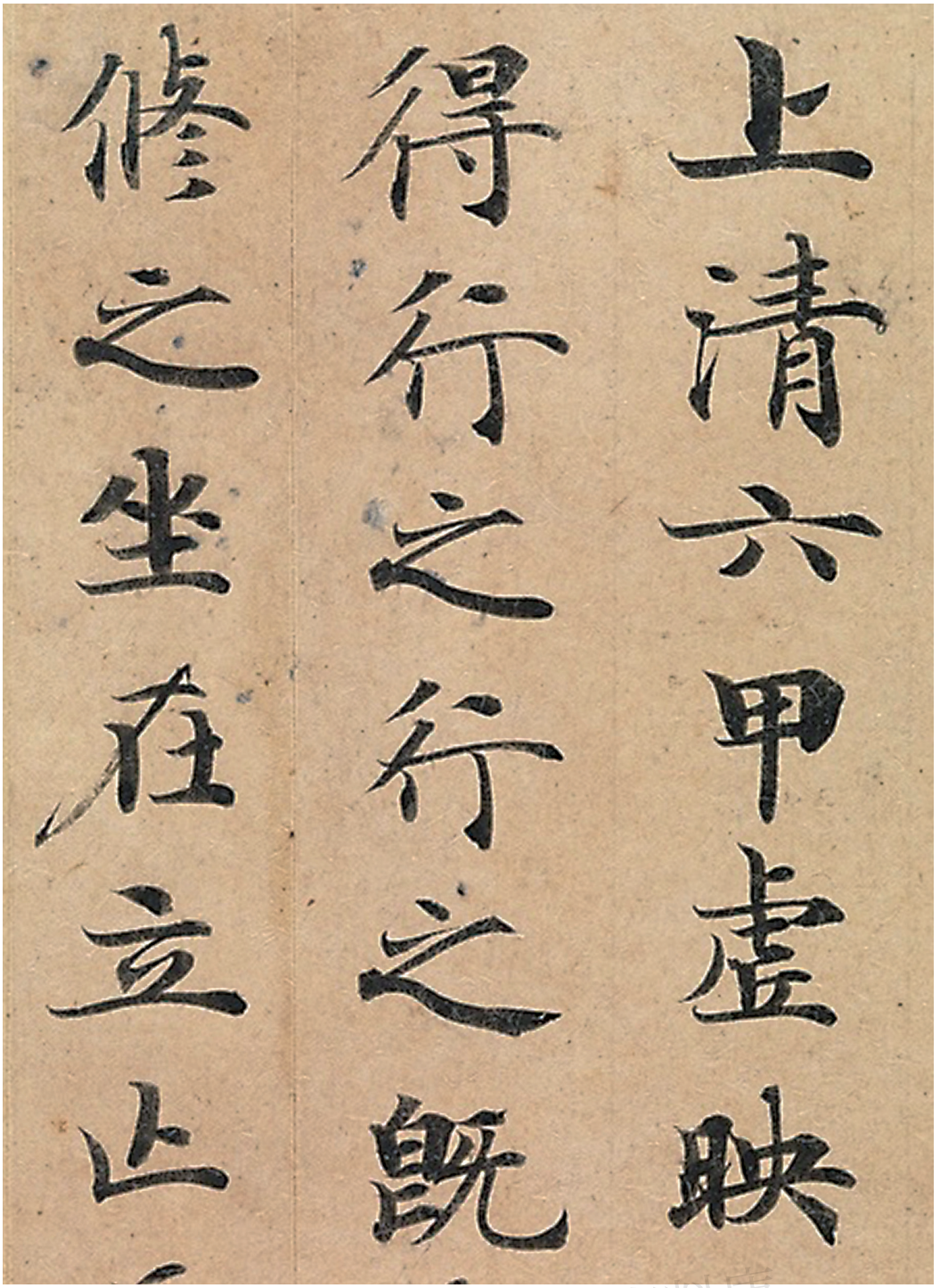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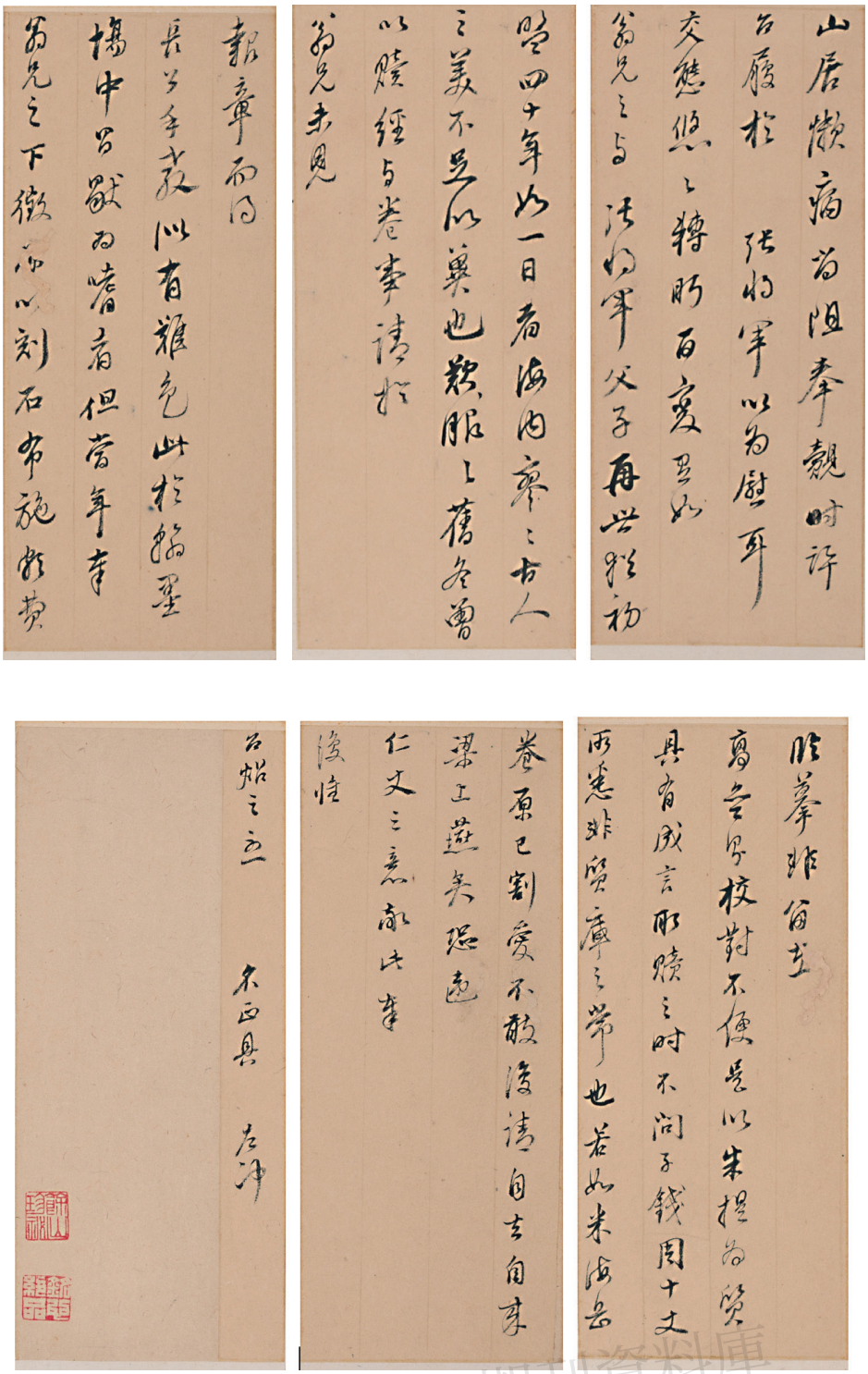


（傳）鍾紹京　《小楷靈飛經》　局部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董其昌札　收在（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後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2003_(48).0001

董其昌與唐人寫經

盧慧紋*

【摘要】晚明書畫家董其昌（1555－1636）對小楷用功甚深，他積極訪求古代作品作為學習對象，也為之進行品評、建立譜系，對時人及後代造成極大影響。董其昌在此過程中，拈出了不少原本不受重視或少為人知的古代小楷作品，這些包括一批珍貴的唐人寫經卷，而其中名聲最大、影響最廣的，當屬傳稱為唐代書家鍾紹京所書的《小楷靈飛經》。此作殘本今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雖因書法精妙而廣為人知，然學界尚未深入探究今收於同冊的董其昌信札與十餘則明清人題跋。這些資料為瞭解董氏和此作的關係提供了相當重要的線索，也有助釐清董氏的小楷書史觀。本文首先考察《小楷靈飛經》的藏傳經歷及與董其昌的深厚淵源，再擴及董氏對其他唐人寫經作品的收藏、臨仿及品評等活動，最後探究此一系列活動在董其昌的書法事業中的地位，及其對晚明與清代書家的影響，期望能略補過去認識之不足。

關鍵詞：董其昌、靈飛經、小楷、寫經、鍾紹京

前言

晚明書畫家董其昌（1555－1636）兼長楷行草各體，自稱最得意者為小楷。他曾積極訪求古代作品以為學習對象，也為歷代小楷名家名作進行品評、建立譜系，對時人及後代造成極大影響。董其昌在漫長的搜羅鑒藏過程中，拈出了不少原本不受重視或少為人知的古代小楷作品，這當中包括一批相當珍貴的唐人寫經卷，它們不僅受董其昌反覆欣賞、臨習、題寫，也在其所建立的小楷系譜中佔據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學界雖然對董其昌的書法習古有不少關注，然就筆者所知尚未深入探討過他與唐人寫經的關係。在董氏鑒藏過的唐人經卷中，名聲最大、影響最廣的當屬（傳）鍾紹京的《小楷靈飛經》，此作殘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今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雖因書法精妙而廣為人知，然較少人知道今天收於同冊的還有董其昌信札與明清人題跋十餘則，為瞭解董氏和它的關係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資料，也有助釐清董氏的小楷書史觀。本文首先考察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小楷靈飛經》的藏傳經歷及其與董其昌的深厚淵源，再擴及董氏對其他唐人寫經作品的收藏、臨仿及品評等活動，最後探究此一系列活動在董其昌書法事業中的地位，及其對晚明與清代書家的影響，期望能略補過去認識之不足。

一、（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的流傳及與董其昌的淵源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小楷靈飛經》墨跡（圖1～3）存四十三行，滿行十七字，共六百八十五字。此作現裝為冊頁，每頁高約二十點八公分，每字字徑約一公分，是極精細的小楷。此冊為翁萬戈（1918－）舊藏，封面有其書簽「唐人靈飛經真跡四十三行」，款署「翁萬戈　戊辰夏日」（1988）（圖1）。今同裝有無款舊題簽四則、董其昌信札一件及十七至二十世紀共七人十二跋（參見附錄一）。晚明至清，此冊主要遞藏於著名的官宦世家海寧陳氏及常熟翁氏，最後傳至翁萬戈，再於1989年入藏大都會博物館。

《靈飛經》的內容與東晉道教古上清經《上清素奏丹符靈飛六甲》的關係密切。根據道教學者許蔚的整理，《上清素奏丹符靈飛六甲》是由六甲符、五帝符、玉精真訣、素奏丹符等許多不同部分構成的，在文本形成過程中漸次增補、融合、擴展，成為以六甲符及相關符法為核心的經群，進而形成一個規模龐大且有眾多異名的靈飛六甲文本。① 大都會博物館藏墨跡為殘本，今僅存四十三行，六百八十五字，是此靈飛六甲文本的一小部分。此殘本今不見書家款識，亦無晚明以前鑒藏印與題跋。②

① 許蔚，〈唐人寫本《靈飛經》與《上清素奏丹符靈飛六甲》的復原〉，《新國學》，第十三卷（2016年01期），頁154-176。

② 關於此帖書法風格分析及其與唐代宮廷的關係，參見廖珮妏，〈《靈飛經》與盛唐楷書風格之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末人陳璸（1565－1626，字元瑞，號增城，浙江海寧人）主持刊刻的《渤海藏真帖》（成於1630年）第一卷中，刻有一件《靈飛經》。若仔細比對《渤海藏真帖》本與現存墨跡殘本的相應段落，可發現兩者不僅書法風格一致，字體的位置、大小等各種形式要素亦相同，是同一本無疑，只是《渤海藏真帖》本保存了一百七十六行（含大唐開元紀年款識小字三行），二千七百多字以及四符（圖4、5），規模約是墨跡殘本的四倍。③《渤海藏真帖》本末尾有三行小字年款「大唐開元廿六年太歲戊寅二月己亥朔一日，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奉敕檢校寫」（圖6），因知是唐睿宗之女、玄宗之妹玉真公主（692－762）書於開元廿六年（738）的二月一日。④ 緊接年款後還有董其昌三跋（圖7、8、9）。

十七世紀末顧復在《平生壯觀錄》中著錄的鍾紹京《五帝靈飛六甲經》應是同一件作品，而篇幅更長、鑒藏印及題跋也更多：⑤

> 《五帝靈飛六甲經》，大唐開元廿六年太歲戊寅二月己亥朔一日，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奉敕（末行右醮六甲飛圖脫一「靈」字，拙筆補之，甚惡）檢校寫，為玉真公主代寫進呈明皇前者。楷書，麻紙三十幅。有史德珪處厚圖書、宋徽宗標題、宣和內府璽印全備。後拖尾袁桷、倪瓚跋，王廓同覽，楊士奇、王英、李時勉、王直、尹直題。董其昌三跋：第一跋小楷書，第二跋小行書，第三跋中楷書。前唐鍾令公墨跡。孔昜、王直跋云：「玉真死於寶應，其後屢遭變故，《經》亦流落，亡失其半。」

此處所記載的卷幅為「麻紙三十幅」，規模約是現存殘本的三十倍左右

③ 在《渤海藏真帖》中，《靈飛六甲內思通靈上法》前尚有《瓊宮五帝內思上法》。圖版見《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唐靈飛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④ 玉真公主字持盈，封崇昌縣主，進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見（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第十二冊，卷八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3657。關於玉真公主生卒年與較詳細的生平活動，見丁放、袁行霈，〈玉真公主考論——以其與盛唐詩壇的關係為歸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1卷第2期（2004年3月），頁41-52。

⑤ 顧復，《平生壯觀錄》，卷一，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頁8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存殘本大約僅有一紙餘，詳後文）。卷上還有北宋徽宗書標題、宣和內府璽印，卷後的元明人題跋亦相當珍貴，惜今已不得見。

由這些線索推測，顧復《平生壯觀錄》本、《渤海藏真帖》本與墨跡殘本為同一本，只是散佚缺損的程度不同。《平生壯觀錄》本最長，《渤海藏真帖》本次之，墨跡殘本最少，而玉真公主原本在開元年間所完成的，應該規模更大，然無史料可復原。

墨跡殘本現裝成冊頁，但原應為長卷，現存第四、五行間及第三十二、三十三行間各鈐有一騎縫印，為舊接紙處（圖10、11）。兩處騎縫印間有二十八行，總長約五十公分，應即原本的一紙長度，後因重裝為冊頁，被裁切成每紙五行、寬八點九公分的現狀。敦煌遺書中的唐人寫經有多種尺寸，但宮廷寫經有一定的規範，每一紙高二十六公分左右（界欄高二十公分左右），長約四十七公分，一行十七字，一紙三十一行。⑥《靈飛經》的紙張尺寸、規格與之相近。

與敦煌經卷不同的是，《靈飛經》在歷代藏家手中流傳有緒。據顧復《平生壯觀錄》記載，此經卷北宋時藏於徽宗內府，上有宋徽宗書標題及內府鑑藏印，再經史德珪藏，有其「處厚圖書」印。元時經袁桷（1266－1327）、倪瓚（1301－1374）跋，王廓（生卒不詳）同覽。明初至晚期有楊士奇（1364－1444）、王英（1376－1450）、⑦ 李時勉（1374－1450）、王直（1379－1462）、尹直（1431－1511）以及董其昌等多人題跋。⑧

⑥ 參見石塚晴通，〈從紙材看敦煌文獻的特徵〉，《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頁118-122。

⑦ 明初有多位同名為王英的官員，因可資佐證的資料太少，難以確認此位王英具體為誰，但或許是與王直同受永樂皇帝命書機密文字，並同修《太祖實錄》者。（清）張廷玉等撰，《明史》，第十四冊，卷一五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4195-4197。

⑧ 顧復，《平生壯觀》，卷一。其他如明初的王直（1379－1462）、明末的董其昌等人也都記載了相同的鑒藏印記及題跋。（明）王直，〈題鍾紹京墨蹟後〉，《抑菴文後集》，卷三十六，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370-371。董其昌，〈臨鍾紹京書跋後〉，《畫禪室隨筆》卷一：「右唐鍾紹京書通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璽、宋徽宗標識。倪元鎮家藏，有元鎮跋語。筆法精妙，迴腕藏鋒，得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余從真跡臨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此可以意求。」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早將此作歸於唐代書家鍾紹京名下的是元人袁桷（1266－1327），他題在經卷上的跋雖已佚失，《清容居士集》中載有〈題唐玉真公主六甲經〉：⑨

>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如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余嘗見《愛州刺史碑》，《黃庭經》無毫髮違越。至開元間從貶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沉著遒正，知非經生輩可到，審定為紹京無疑。

鍾紹京（659－746），字可大，江西人，唐代著名書家，官至中書令、越國公，是三國時期書家鍾繇（151－230）的十七世孫。史書記載鍾紹京善書，初以工書直鳳閣，武則天時期「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牓，皆紹京所題。」⑩ 然今僅存少數作品，如刻於《昇仙太子碑》碑陰的楷書《李旦奉制刊碑記》（706）（圖12）。《李旦奉制刊碑記》也是精嚴的小楷，但與《靈飛經》的書風仍有差距。清代書家王澍（1668－1743）認為《靈飛經》並非鍾紹京所書，也非玉真公主親寫，而是唐經生書，是較為允妥的說法。⑪

袁桷將《靈飛經》歸於鍾名下實無根據，卻很快成為了普遍說法，例如稍晚不久的鄭元祐（1292－1364）有詩讚許此經，即直接稱其為「鍾郎六甲經」：⑫

---

⑨（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7，收入《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第67冊，頁660下。

⑩（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第九冊，卷九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3041-3042。

⑪ 王澍在《虛舟題跋》中根據「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奉敕檢校寫」的款識，將《靈飛經》訂為玉真公主書，但在《竹雲題跋》中將之訂為唐經生書：「余得唐經生書《三彌底部論》於淮陰，與此經字形筆法無毫髮異，其非鍾可大書無疑。」見（清）王澍，〈唐玉真公主靈飛經〉，《虛舟題跋》，卷五，收入王澍著，李文點校，《虛舟題跋 竹雲題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頁130-131；王澍，〈唐經生書靈飛經〉，《竹雲題跋》，卷三，收入王澍著，李文點校，《虛舟題跋 竹雲題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頁321。

⑫（元）鄭元祐，《僑吳集》，卷五，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 元別集類》，第95冊（北京：書目文獻社，1988），頁3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匣裏鍾郎六甲經，虹光夜夜射天星。
使來海上持龍節，駕下雲端拾鳳翎。
金母度祠黃帝錄，玉真按筆紫皇聽。玉真睿宗第四女，為女冠監書此經。
勤修苦練資輕舉，濯足明河上九青。

元人盧熊（活動於十四世紀中後期）與周砥（活動於十四世紀中後期）並有〈和遂昌鄭先生題大尹所藏唐人書經〉詩，所詠皆為此經：⑬

盧熊：
誰授靈飛六甲經，中天夜降女媧星。
霓旌羽從三青鳥，雲篆鸞回五采翎。
仙殿清齋繙秘笈，御題珍錄護神扃。
不堪重省前朝事，宮闕荒涼蔓草青。盧熊再拜。

周砥：
雪鬚龐眉詠玉經，宛然南極老人星。
石壇帚掃青鸞尾，烟隔衣飄白鶴翎。
寶氣虹光輝日角，錦囊瑤軸閟雲扃。
道成騎鹿三山去，瀛海茫茫萬仞青。周砥次韻。

鄭元祐、盧熊、周砥三人的詩或許原亦題於《靈飛經》卷後，然已無從確知。

據顧復《平生壯觀錄》載，此卷還有元末書畫家倪瓚跋及王廓觀款，惜今不見。

明初楊士奇等諸人跋多已不存，僅王直（1379－1462）的《抑菴文後集》中保存有〈題鍾紹京墨蹟後〉，題語中評述鍾紹京生平，批評玉真公主耗損資財寫經造像，但讚賞此經卷書法「清潤遒美」。⑭ 王直並提到此卷曾藏宜興人吳埜之手。吳埜，字景春，江蘇宜興人，活動於十五世紀前半，以茂才官江西泰和知縣，曾受出身泰和的大學士楊士奇之託，約束其子稷在家鄉的行為。吳

⑬（明）趙琦美，《趙氏鐵網珊瑚》，卷八，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506下。

⑭ 王直，《抑菴文後集》，卷三十六，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2冊，頁370-3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埜罷官歸鄉後，求王直作族譜序，以此經卷為見面禮，於是此經卷再轉為王直所有。⑮ 據此，此卷在明初很可能先在楊士奇處，後轉手給吳埜，再入王直收藏。此後，《靈飛經》應該入了權臣嚴嵩（1480－1567）之手，文嘉（1501－1583）於嘉靖乙丑（1565）所見被籍沒的嚴嵩家藏書畫清單中，此作在列。⑯

據沈德符（1578－1642）《萬曆野獲編》記載，此作後來入高濂（1573－1620）收藏，再歸徐桂（字茂吳，餘杭人，活動於十六世紀晚期），之後「為徽人厚募篡去」。⑰「徽人」應指收藏家吳廷（字用卿，號江村、餘清齋主人，安徽歙縣人，活動於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初期），後來董其昌即由其處得《靈飛經》（詳後文）。

雖然晚明以前不乏《靈飛經》的藏傳紀錄，但引起的關注較少，清代書家王澍（1668－1743）就明指：「《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曆中始有名於時。」⑱ 關鍵人物即是董其昌，由於董氏反覆題跋評論，才使得《靈飛經》受到廣泛關注。今四十三行殘本後已無董其昌的三則題跋，幸仍保存在《渤海藏真帖》中（圖7、8、9）。

第一跋（1593）：
萬曆廿一年歲在癸巳（1593）六月念七日，觀于長安旅舍。董其昌。

第二跋（1610）：

⑮「……後又入宜興吳氏，吳氏有景春者，名埜，嘗為泰和令，罷歸求予作族譜序，用是為贄，予喜而受之。」王直，《抑菴文後集》，卷三十六，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2冊，頁370-371。

⑯ 文嘉，〈嚴氏書紀〉，收入（明）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六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⑰「……杭州高瑞南（濂）家有鍾紹京《靈飛六甲經》亦奇，後歸徐司理茂吳，近聞為徽人厚募篡去，直是許高陽女，賣嫁蠻酋，不止昭君和戎已也。」見沈德符，〈晉唐小楷真蹟〉，《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1976），卷二十六，頁657。關於徐桂（茂吳），見（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4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619。

⑱（清）王澍，〈唐經生書靈飛經〉，《竹雲題跋》，卷三，收入王澍著，李文點校，《虛舟題跋 竹雲題跋》，頁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卷余以萬曆廿一年（1593）觀於長安苑西旅邸，竟於萬曆三十五年冬（1607－8）得之吳太學。余自戊戌（1598）冬寫法華經，至己酉（1609）方及第六卷。既獲此卷，每寫經輒先展閱一過，於古人墨法筆法似有所會。趙文敏一生學鍾紹京書，纔十得三四耳。庚戌（1610）元旦，延津公署寫法華法師功德品，至鼻功德偈，因題。董其昌。

第三跋（1610）：
此卷有宋徽宗標題及「大觀」、「政和」小璽。內諱字如「泯」、「泄」二字皆缺其偏，不止「世」、「民」二字避諱已也。開元時，經生皆倣褚河南，此獨宗右軍《黃庭》。袁清容定為鍾紹京，亦以宋思陵於經生書不收入內府，而書家品韻可望而知耳。又觀點定訛字，似為進呈揀本。當時夜光抵鵲，屑越太甚，余獲此卷則如僂人解衣珠矣，書以志幸。次日又題。

根據此三則題跋，可知董其昌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首見此經，十五年後（1607）由吳廷（字用卿，號江村、餘清齋主人，活動於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初期）處得之，從此寫經前都要先展閱一過，例如庚戌（1610）元旦，董按慣例於元旦寫《法華經》，當時《靈飛經》即在他案上，寫經告一段落即書跋。董其昌並評論趙孟頫一生學鍾紹京書，但僅十得三四而已。

董其昌於1607年得《靈飛經》，1610年就質押給浙江海寧陳璸（1565－1626）。⑲ 陳璸初名祖夔，字元瑞，又字季常，號增城；其子之伸（1588－1671）原名甫申，字伸甫，號魯直居士，父子皆與董氏來往密切。陳之伸在四十三行本《靈飛經》後有跋（圖13），講述了《靈飛經》在董、陳兩家間往還、拆割的經過：⑳

⑲ 董其昌與吳廷、陳璸家族之間的古書畫交易之例，尚有北宋米芾的《蜀素帖》（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根據董其昌在《蜀素帖》上的跋，他在萬曆甲辰（1607）向吳廷易得此卷。緊接在董跋後有萬曆乙卯（1615）年陳璸觀款，此時《蜀素帖》已是陳氏曾孫燾的收藏了。《蜀素帖》在三者間的易手的時間與《靈飛經》相近，三方的書畫交易往還值得未來進一步追究。關於米芾《蜀素帖》，參見林柏亭等，《大觀：北宋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頁394-401。

⑳ 錢泳（1759－1844）《履園叢話》卷十亦記載此事，僅細節稍有不同。見錢泳，《履園叢話》，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65-2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神廟庚戌（1610），董玄宰出所書《法華經》七卷來質，是時每卷議值百金，而虞先君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卷輔之。越十六年，董公郎忽索《法華》，而《法華》正在入石，不便遽返，奈往復不已，先君遂將《靈飛》抵《法華》，貼價以塞其意。小子伸請留數行，使後日知和會公案。及戊辰（1628）遇玄宰蕭寺，問《靈飛》無恙？則又作王、謝家燕也矣，嗟哉！神物不久為耳目翫乎？雖然，其全卷已勒貞珉，鍾令公精神尚可想見，未必奪我解衣珠也。崇禎壬申歲（1632）清和日，魯直居士識。

據此，1610年時，董其昌持所書《法華經》七卷與《靈飛經》一卷，以總價七百金質於陳瓚，十六年後（約1626年）董其昌子索還《法華經》，但因陳氏正將之摹刻入石，不便返還，經多次交涉，最後以《靈飛經》代替，再貼價返還。然而，陳氏交付《靈飛經》時私自割裂部分留下，而交付董氏的部分至晚在1628年即已再轉手。

再根據後接康雍時期的海寧陳氏後人元龍（1652－1736，字廣陵，號乾齋、廣野居士，諡文簡）㉑ 跋所說「而經文後『行此道』四段共四十三行，尚留吾家」（圖14），則知今大都會博物館藏四十三行殘本，應即陳氏私自割裂留下的部分，而當年歸還董氏的部分已不知下落。

海寧陳家是十七至十八世紀江南地區最顯赫的仕紳家族之一。海寧位於錢塘江口，明清時期屬杭州府，今隸屬浙江省嘉興市。史學界對這個家族已有較深入的研究。㉒ 晚明時陳家透過販鹽、經營典當與貸放業務、田產買賣等事業獲致雄厚的經濟基礎，並且積極培養子弟透過科舉考試，往仕途發展。陳氏子弟考取功名，位居高官者人數極多，康熙、雍正至乾隆初期是海寧陳氏的鼎盛時期，曾有「一門三閣老，五部六尚書」的隆盛局面。㉓ 陳氏又重藝文活動，

㉑（民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第三十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289，頁10263。

㉒ 見孟森，〈海寧陳氏〉，收入孟森編著、吳相湘校讀，《清代史》（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3），頁527-547。賴惠敏，〈明清浙西士紳家族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8）。

㉓「東武陳氏為一邑鉅族。康熙朝，實齋相國清恪公（詵，1643－1722）以科第起家，其弟文洵、子文勤（世琯，1680－1758），相繼入閣，故時諺有一門三閣老，五部六尚書之稱。」（清）徐珂，《清稗類鈔》，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2010），門閥類，頁2122-2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萬曆時期的陳與郊（1545－1611）是著名劇作家，與董其昌、邢侗（1551－1612）、王穉登（1535－1636）等書家亦有往來。陳與郊子瓚與孫之伸熱衷刻帖，刻有《玉烟堂帖》與《渤海藏真帖》等著名法帖，也與董其昌來往密切，家藏有不少董氏作品，並經常與之交換鑒藏經驗。陳氏家族在清初至中期還出了陳奕禧（1648－1709）、陳元龍（1652－1736）及陳邦彥（1678－1752）等名書家。㉔

活動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的陳氏後人陳其元（1812－1881）在《庸閒齋筆記》卷一也載有董其昌與陳瓚、之伸父子間往還質贖《小楷靈飛經》之事，且提及陳氏藏本「帖後附文敏質帖、贖帖書二通」。㉕ 今大都會博物館藏四十三行本後並無董氏「質帖」，但有翁同龢錄寫董其昌二札，據內容判斷其一應即陳其元所謂董氏「質帖」（圖15）：

> 承許刻石，已延僧起懺迴向。今奉覽止，賞（償）百〔金〕，容弟可取仍得免，且為感。紹京卷與（宇）內所希，其字過一萬。行書十不抵真書一，弟所得之吳生二百五十金，才可十之二估耳。若兄翁欲收藏，即直寘之，不則亦以為質。老眼不能再臨此書，如孫不如子，在兄自可為子，深可慨也！幸裁之。《蓮經》尚有訛遺，即日補來，不過數紙，已識之矣。

此札所述，或即前文提及1610年時，董其昌以所書《法華經》（即董札中之《蓮經》）七卷加《靈飛經》一卷質於陳瓚之事。董氏在札中提到《法華經》已獲陳氏應允刻石，並再詢問對方是否願意收藏全長超過一萬字的「紹京

㉔ 關於海寧陳家的書法世業，參見陳怡君，〈清代海寧陳家的書法世業〉（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㉕ （清）陳其元撰，楊璐點校，《庸閒齋筆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10-11。「文敏貴後，嘗以鍾紹京《靈飛經》真蹟質金八百，已而贖還，既復以質，則不再贖矣。帖後附文敏質帖、贖帖書二通。乾隆乙酉（1765），六飛駐蹕安瀾園，曾以進呈。奉純廟御批，有『永為陳氏傳家之寶』等字。不知此帖何時落于嘉善謝氏，今聞又歸常熟翁氏矣。」根據此段記載，董其昌曾以八百金將《小楷靈飛經》質之陳氏，且先後共兩次質押《小楷靈飛經》，最後一次未再贖回。然此說法與前述陳之伸跋中所載不符（陳跋謂董以七百金質押《法華經》七卷再加《靈飛經》一卷，僅一次質贖往還，且最後歸之董氏），待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卷」（即《靈飛經》），若無意願收藏則希望與《法華經》諸卷一同質押。董氏再言當初是以二百五十金購「紹京卷」自吳生（吳廷），並提及欲轉讓是因自己老眼昏花，無法再臨此書。

陳其元所謂「贖帖」㉖仍幸運地夾附於大都會博物館藏四十三行本後（圖16）：

> 山居懶病，當阻奉覿。時許台履於張將軍以為慰耳。交態悠悠，轉眄百變，即如翁兄之與張將軍父子再世，猶初盟四十年如一日。看海內寥寥，古人之美不足以異也，歎服歎服！舊冬曾以贖《經》與《卷》事，請於翁兄，未見報章，而得長公手教，似有難色，此於翰墨場中間獨為嗜者。但當年奉翁兄之下徵，□以刻石布施，頗費臨摹，非留在高齋則校對不便。是以朱提為質，具有成言，取贖之時，不問子錢。周十丈所悉，非質庫之常也。若如米海岳卷，原已割愛，不敢復請，自去自來，梁上燕矣。恐違仁丈之意，敬此奉復，惟台炤之匡。名正具，左沖。

此札不見上款，但由內容推測，是寫予陳氏家族晚輩。信中提及欲將「《經》與《卷》」贖回，但對方不肯。「《經》與《卷》」可能是董書《法華經》與《靈飛經卷》。依董氏信中所述，最初是陳家主動向董徵求《法華經》以刻石，由於臨摹費時，需留置校對，於是以白銀為質，且約定取贖時不計利息，不依一般質庫慣例。最後董氏再次請求能將二者贖回。晚明時期海寧陳氏的主要經濟事業包括典當與放高利貸，《靈飛經》與董氏書《法華經》七卷在兩家間的質贖情事，應該不單純出於陳氏對董氏書法的仰慕，更可能是董氏有實際的現金急用。兩方約定不計利息，顯示陳氏對董氏還是較為禮遇。兩家交情不淺，但亦牽涉利益甚深。

此外，北京故宮藏國詮《善見律卷》（圖17、18）後有櫟社老人題跋（圖19），內容亦涉及《靈飛經》與董其昌：㉗

㉖ 此即吳餘山目次中所稱「董其昌索經札」，參見附錄一。

㉗ 此卷著錄於《祕殿珠林續編》，卷二（乾清宮藏），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秘殿珠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56-57。全卷圖版見施安昌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晉唐五代書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頁163-1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啟甲子（1624）仲春之月，董宗伯訪余擁翠山房，出此《善見律》相示。爾時余方與宗伯和會《靈飛經》，未暇及也。崇禎戊辰（1628），宗伯乃以此律來易《靈飛經》以去，余旋以此《律》質之吾家仲因，不意仲因又以之投質庫也。壬午（1642）十月，余從都門還，纔向質庫贖回，計終始所費已參百金矣。噫！三十年間，夷險變換，指不勝屈，而此《律》仍歸吾笥，洵神物原有呵護，不止物聚於所好也，後之人善寶之。丙申（1656）閏五月，櫟社老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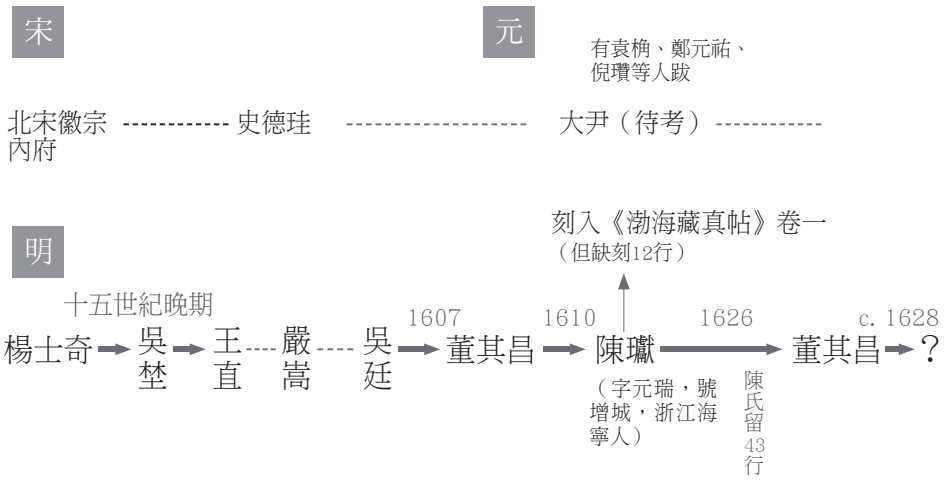
最後一行款識「丙申閏五月櫟社老人識」下方有「魯植」白文方印（圖20），此「櫟社老人」很可能就是號「魯直/植」的陳之伸。《海寧州志稿》卷十二中「陳之伸」條目下，亦有「櫟社老人」輯《學稼餘譚》三卷條目（圖21），[28] 應是陳之伸的另一個號無誤。櫟社老人（陳之伸）此跋說與董其昌和會《靈飛經》於1624年仲春，1628年董又以《善見律》來換《靈飛經》，事件發生時間與他在題跋《靈飛經》中所述有些微出入，具體情形待考。但簡言之，《靈飛經》在1607年由吳廷轉予董其昌，1610年董氏將之質予海寧陳璸、之伸父子，1620年代陳氏割留部分（今四十三行本），餘卷再歸董氏，1628年左右又再易手，下落不明。值得一提的是，大都會博物館藏四十三行本的裱邊上有項元汴（1525－1590）的「墨林」及「子京父印」二印（圖22），然陳之伸割裂經卷於1620年代，項元汴早已過世，不可能再鈐印於割裂後的新裱邊上，此二印的真偽待考。

《靈飛經》卷在北宋至晚明的藏傳經歷如表一。

[28]（民國）許傳霈等原纂，朱錫恩等續纂，《海寧州志稿》，卷12，收入《中國方志叢書》（據民國11年排印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華中地方，第562號，第4冊，頁1371。《海寧州志稿》中此條目列於「陳之伸」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 《靈飛經》北宋至晚明的藏傳



陳之伸在《靈飛經》題跋中說「全卷已勒貞珉」，今可見成於崇禎三年（1630）、由陳氏主持刊刻的《渤海藏真帖》卷一。然而《渤海藏真帖》所刻其實不全，四十三行本中有十二行在《渤海藏真帖》中被遺漏。渤海藏真本與四十三行本《靈飛經》的關係如表二所示，現存墨跡與著錄諸本關係如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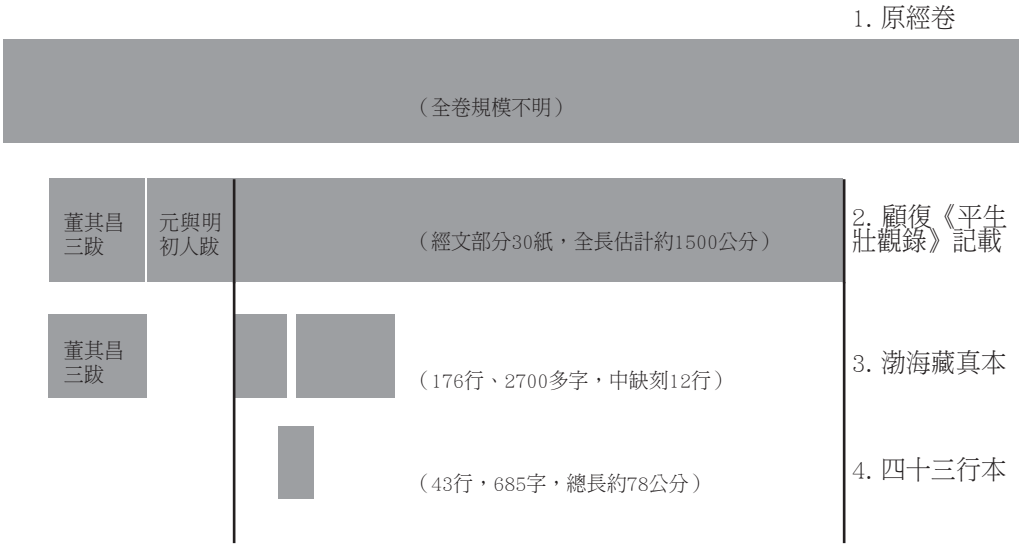
表二 渤海藏真本與四十三行本《靈飛經》關係

上：渤海藏真本
下：四十三行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三 《靈飛經》現存墨跡與著錄各本關係



今所存四十三行本僅為明清時期得見的數十分之一，較之規模可能更為宏大的八世紀原經，更是渺小而珍貴。然而在明中後期，此種寫經經常被文人士大夫視為職業性質過強而受到貶抑。例如明末汪珂玉（1587－？）的《珊瑚網》載有李日華（1565－1635）論小楷一則，最可為代表：㉙

> 竹懶論小楷
> 古人不貴小楷，謂之隸書，為胥隸所書耳。梁武敕臣下書疏皆用行押筆，自書唯署名稍謹耳。唐文皇令三館諸生寫道釋諸經，以其楷正，名經生體，士大夫不為也。竹雨屢要予作楷，予目昏，甚苦之，為作一絕，以冷其意，然實書家正論也：
> 鴨頭狸骨擅雄奇，不數銀鉤蠆尾齊。
> 請看貞觀寫經手，品流虞褚隔雲泥。

李日華毫不掩飾對唐代「經生體」的輕蔑，認為與虞、褚等初唐名家有雲泥之別，無法相提並論；而且強調「士大夫不為」，他本人也極力求免。其他

㉙（明）汪珂玉，《珊瑚網》，卷二十三下（法書題跋），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第五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頁9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似的例子如張丑（1577－1643）的《真蹟日錄》記載，有人評論華學士家藏徐浩小楷《道德經》「屬唐人寫經手」，張丑不以為然，評其「過矣」。㉚ 由於對職業經生的身份及技能的負面評價，歷來多強將名書家的名號冠諸作品上，這也是鍾紹京之名被加之於《靈飛經》的原因。而即使已被冠以名書家的名號，這類長篇經卷的地位仍遠不如王羲之《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畫贊》及王獻之《洛神十三行》等具典範意義的小楷作品。㉛ 就這樣的背景來看，董其昌對《靈飛經》及《善見律》的重視就顯得頗為特殊。這一方面是由於董其昌主張學書應學古人墨跡（而非刻帖）的觀念，董其昌就明白表示得《靈飛經》後，「每寫經輒先展閱一過，於古人墨法筆法似有所會」；另一方面是他認為唐人寫經是元代大書家趙孟頫（1254－1322）的小楷書學淵源，第二節與第三節將就此二點分別進行討論。

二、「需參活句，不參死句」——董其昌對前人小楷墨跡的搜羅與學習

今所見董其昌小楷作品主要用於書畫題跋、臨古人書及寫經等三大類，時代橫跨數十年，學習對象也歷經數變，與他自身的收藏經歷密切相關。

董其昌自青年時期起即與諸多收藏家往來密切，得以親炙古人名作。董其昌最早接觸的藏家是嘉興項元汴（1525－1590）家族，他在大約二十歲（1574）左右即透過同學項德純的關係出入項家，結識其父項元汴，縱覽其收藏並經常一同品評古代書畫。㉜ 萬曆十七年（1589）董其昌中進士後，選為翰

㉚（明）張丑，《真蹟日錄》，卷一，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頁392。

㉛ 明中期文徵明編次的《停雲館帖》首卷所收小楷皆為宋代以來認知的晉唐名家小楷名作，可為代表，董其昌的《戲鴻堂帖》所選則展現出非常不同的書史觀，詳後文。

㉜ 董其昌於崇禎八年（1635）曾作〈明故墨林項公墓誌銘〉，述及彼此結識與往來經過，見董其昌，邵海清點校，《容臺集》（杭州：西泠印社，2012），文集卷八，頁479-482。此作稿本墨跡今仍存世，藏東京國立博物館。關於董其昌與項氏的往來，論者不少，李玉珉有綜合整理，見李玉珉，〈董其昌的書畫鑒藏〉，收入李玉珉等編，《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292-2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林院庶吉士，在京師結識許多書畫同好，眼界大開，對其影響最深遠包括翰林院館師韓世能（1528－1598）與其子韓逢禧（約1578－1653後）、同為館選的王肯堂（活動於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初）及「餘清齋」古玩舖主人吳廷等。㉝ 此後董其昌在南北往來的任官歷程中，入藏了許多古代書畫，也利用旅途之便觀賞各地藏家的收藏。根據學者的研究，董氏參與書畫鑑賞活動的時間長達六十年，收藏的時間超過四十年，過眼作品數量驚人。㉞

董其昌特別強調學書須學真迹（墨迹），而非刻帖，他在書於戊辰年（1628）的《墨禪軒說寄吳周生卷》（圖23）中就以禪理譬喻前者為「活句」，後者為「死句」：㉟

> 莊子述齊侯讀書，有訶以為古人之糟粕，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真迹具是三昧。其鐫石鋟版流傳於世者，所謂死句也。學書者既從真迹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仿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詒之誚，方契合斲輪之意。

董其昌的學書歷程也就是他追尋古人用筆用墨之法的過程，他在同一篇文字中接著自述由學刻帖轉向學墨跡的四個階段：

㉝ 見李玉珉，〈董其昌的書畫鑒藏〉，頁298-305。汪世清，〈董其昌的交游〉，收入Wai-kam Ho, ed.,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Volume II* (Kansas City, Mo.: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pp. 461-483.

㉞ 李玉珉，〈董其昌的書畫鑒藏〉，頁288-318。關於董氏的生平經歷與交遊，參見Celia C. Riely, "Tung Ch'i-ch'ang's Life (1555-1636)," in Wai-kam Ho, ed.,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Volume II* (Kansas City, Mo.: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pp. 387-457. 汪世清，〈董其昌的交游〉， pp. 461-483. Nelson Wu, "Tung Ch'i-ch'ang: Apathy in Government and Fervor in Art,"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60-293; 【中譯】吳納遜，〈淡於政治而熱衷藝術的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收入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編譯，《中國歷史人物論集》（臺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1973），頁355-408。

㉟ 董其昌，《墨禪軒說寄吳周生卷》，現藏廣州藝術博物院。見何海林編，《董其昌書墨禪軒說》（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此段內容並收入董其昌，邵海清點校，《容臺集》，卷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余事此道五十餘年矣，初於虞、顏入，已而學右軍（王羲之），學鍾太傅（繇），煞有肖似《蘭亭》、《丙舍》、《宣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為踞唐人之上。

三五年間游學就〔檇〕李，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蹟，始知從前苦心，徒費年月。昔香巖在溈山會下，參「父母未生前」一句機語不契，遂已息心願作長年粥飯僧，正余爾時境界也。

金門大隱十年多暇，又長安官邸收藏鑑賞之家不時集聚，復於項氏所見之外，日有所增益，如韓館師之《內景黃庭》，楊義和書；殷司空之《西昇經》，褚登善書；楊侍御之《絕交書》，王右軍書（停雲館定為李懷琳者有誤）；王奉常之《汝南公主誌》，虞永興書；王司寇之《太宗哀冊》，褚河南書；米元章之《西園雅集》小楷，楊凝式之《韭花帖》正書，更僕不數，皆得盤旋玩味，稍有悟入。

還山以來，損其負郭，收一二種，如徐浩所書《道德》二千五百言；唐文皇時國詮所書《善見律》一萬字，備具楷法，人間鮮見。

董其昌明白指出早年主要由刻帖學習，不論是最初的虞世南、顏真卿等唐代名家，或後來的鍾繇、王羲之等魏晉典範，包括《蘭亭》、《丙舍》、《宣示》等作品皆為刻帖，非真迹，直到後來得見項元汴家藏晉、唐墨迹，才體悟到過去學習刻帖的侷限。他在北京任官時進一步結識了眾多藏家，得以接觸賞玩大量墨迹；後更購入徐浩《道德經》及國詮《善見律》兩件長篇唐人經卷，讚其「備具楷法」。對照董其昌的生平經歷，這裡所說的收藏四大階段大約是以1574年左右（得識項氏收藏）、1589年中進士（入京）及1599年請辭回鄉作為分界線。

今天得見之董其昌作品多作於1589年中進士入京以後，尤以1600年以後為多，可清楚看見他熱切學習不同的古人典範。根據現存作品，朱惠良將董其昌的小楷風格發展分成三個階段：㊱ 第一階段是1604年以前：初以米芾，《女史

㊱ 朱惠良，〈董其昌書法藝術〉，收入《董其昌法書特展研究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12-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箴》與《洛神賦》之風格為主，後漸受虞世南影響，例如1596年《跋趙令穰江鄉清夏圖卷》的小楷書（圖24）用筆緊飭，重壓收筆，結字瘦長並向內緊縮，與《女史箴圖卷》題記（圖25）的書風十分接近；書於同年稍晚的《題黃公富春山居圖卷》（圖26）則展現出不同的風貌，這裡筆畫有細膩的粗細變化，字型結構張弛有致，則明顯師法王獻之的《小楷洛神十三行》（圖27）。第二階段是1604至1624年：兼採諸家，初以虞世南、智永為宗，後偶參用顏法，個人風格逐漸成形，例如1620年的《臨樂毅論》（圖28）。第三階段是1624至1636年：多用顏法，並兼採張旭、徐浩風格，自成一家，例如1624年的《小楷陰符經》（圖29）及1636年的《跋五星廿八宿卷》（圖30）等。

而刊成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的《戲鴻堂法書》更能清楚看到董其昌廣蒐古人書跡的成果以及他的書史觀。董其昌審定編次的《戲鴻堂法帖》共十六卷，收晉、唐、宋、元歷代書跡及舊刻本鐫成。[37] 首卷收歷代小楷，卷二至十六按書家時代先後編次，各書體皆有。小楷作品不止見於首卷，然首卷所收是特別罕見、或首次被董其昌拈出者，共十九件作品，除去唐人《惟識論註》為草書外，餘皆為小楷：

（1）楊羲《黃庭內景經》
（2）王羲之《樂毅論》
（3）王羲之《東方朔畫象贊》
（4）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
（5）又第二本
（6）又唐搨本

---

[37] 《戲鴻堂帖》經常因鑑定不精、拼湊失誤、摹刻粗率等原因受到後世批評，相關討論可參見啟功，〈從〈戲鴻堂帖〉看董其昌對法書的鑑定〉，收入同氏，《啟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26-135。汪慶正認為不能單以摹刻失真來貶低此帖，因它的選件、編排以及董跋中的鑑定與考證意見，仍有許多正面價值，見汪慶正，〈董其昌法書刻帖簡述〉，收入Wai-kam Ho, ed.,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Volume II* (Kansas City, Mo.: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頁337-339. 尹一梅，〈《戲鴻堂法書》考略〉，收入陳浩星主編，《南宗北斗：董其昌書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8），頁212-2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顧愷之《女史箴》
（8）裴耀卿《請刊石紀功德狀》
（9）鍾紹京《佛經》
（10）顏真卿《尚書吏部下小楷》五行
（11）薛稷《杳冥君銘》
（12）徐浩《道德經二章》
（13）柳公權《常清靜經》
（14）唐人《惟識論註》（此為草書）
（15）米芾《王羲之辭世帖》
（16）米芾《九歌湘夫人》
（17）米芾《西園雅集圖記》
（18）李公麟《孝經》節本
（19）趙孟頫《過秦論並跋》

以小楷置於帖首的作法最早見於《停雲館帖》，這是由文徵明（1470－1559）主持纂集，文彭、文嘉摹勒，歷時二十餘年刻成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名帖。《停雲館帖》首卷「晉唐小字」收小楷十八件：

（1）王羲之《黃庭經》
（2）又殘缺本（倪瓚跋）
（3）王羲之《樂毅論》
（4）又殘缺本
（5）王羲之《東方朔畫象讚》
（6）王羲之《曹娥碑》（唐人觀款）
（7）王羲之《臨鍾繇墓田帖》
（8）王羲之《宣示帖》
（9）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柳公權跋、柳璨觀款）
（10）陶弘景《元帝帖》
（11）虞世南《破邪論序》
（12）歐陽詢《心經》
（13）歐陽詢《尊勝咒》
（14）褚遂良《草書陰符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褚遂良《陰符經》

（16）褚遂良《度人經》

（17）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18）柳公權《消災經》

雖然兩帖皆有明確提倡楷書的意圖，但選件原則頗不相同。《停雲館帖》卷一所收大多翻刻自舊集拓，並無由墨蹟摹刻者，也因書法風格太過一致而受批評，例如王世貞（1526－1590）跋《停雲館帖》：㊳

> 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黃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搨之工，然不離文氏故步。

孫鑛（1543－1613）很贊同王世貞「不離文氏故步」的評語，並進一步解釋是因文氏以己意潤色所致：㊴

> 蓋字真而小，摹手無所著力，即游絲筆亦猶粗，若純付之鉤填，恐失真處或不美觀，不得不稍以己意潤之耳。

相反的，《戲鴻堂帖》所選，二王作品一部分是舊刻、一部分是墨跡，非二王作品則多是墨跡，且風格各異，與《停雲館帖》的編輯方針及重點迥然有別。這些墨跡許多來自前述與董氏密切往來的收藏家，例如楊羲《黃庭內景經》為韓世能所藏，第一本《洛神十三行》（墨跡）及顧愷之《女史箴卷》為項元汴藏，徐浩《道德經》為無錫華氏藏等。董其昌此處所選作品除名家名作，還包括畫作上的題記（如顧愷之《女史箴卷》、李公麟《孝經圖卷》）、公文書（裴耀卿《請刊石紀功德狀》、顏真卿《尚書吏部下小楷》五行）及寫經（如楊羲《黃庭內景經》、鍾紹京《佛經》、徐浩《道德經》等），都是過去較少人關注者。董其昌愛這些墨跡筆畫自然靈動，他對自己將之拈出也十分

㊳ 容庚，《叢帖目》，第一冊（臺北：華正書局，1984），頁229。

㊴ （明）孫鑛，《書畫跋跋》，卷二上，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冊，頁9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得意，他跋墨跡本《洛神十三行》（圖31）：

……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視世所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霄壤耶？其昌。

跋顧愷之《女史箴題記》（圖32）：

虎頭與栢靈寶論書，晝夜不寐，此女史箴風神俊朗，欲與感甄賦抗衡，自余始為拈出，千載快事也。其昌。

他題在李公麟《孝經圖卷》上的跋，除點出李公麟書法學鍾繇《薦季直表》，也特別強調已將之摹刻《戲鴻堂帖》首卷（圖33）：

李龍眠書宗魏晉，《宣和譜》所載此卷乃學鍾元常《薦季直表》，卷末有公麟名款，他卷無是也，余摹刻《戲鴻堂》首卷。若其畫法之妙，直追虎頭，足稱二絕。董其昌題于戲鴻堂。

董其昌著眼處即這些都是墨跡，即所謂「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真跡具是三昧」，也就是禪家「活句」。學書者從此處得用筆用墨之法後，則即使臨仿刻帖「死句」，也能「死句亦活」。這可以說是董其昌最重要的書學觀，也是他與前人最關鍵的不同。

比起畫上題記及公文書，唐人寫經卷由於傳世數量大，字數多，楷法謹嚴迺美，加之董其昌本身亦好抄寫佛經，形成董氏銳意搜羅的前人小楷墨跡中，頗為突出的一群。除《靈飛經》外，還有其他傳世的唐人寫經作品曾受董其昌特別關注或可能對他形成影響。

（一）國詮《善見律卷》（北京故宮藏）

董其昌在《墨禪軒說寄吳周生卷》中，特別提及1599年請辭回鄉後「損其負郭，收一二種，如徐浩所書《道德》二千五百言；唐文皇時國詮所書《善見律》一萬字，備具楷法，人間鮮見。」這裡所說的徐浩《道德經》及國詮《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見律》事實上都被刻進了《戲鴻堂帖》卷一中。前者即無錫華氏舊藏徐浩《道德經》（圖34）。後者是標題「鍾紹京書」的佛經，以「尒時世尊遊舍衛城」始，以「故名多有」終，共170餘字（圖35），很可能是現藏北京故宮的國詮《善見律卷》長卷（圖17）前十行，兩者的書法字形結構、運筆特徵極相近，只是摹刻時遷就版式，改成了滿行20-23字。㊵ 北京故宮的《善見律卷》高22.6公分，長468.8公分，全文260餘行，滿行17-20字，共4千4百多字，書法整齊勻淨，且首尾俱全，末尾有「貞觀廿二年（648）十二月十日 國詮寫」款，並記載用紙數及初校、二校、裝潢手、監、總監等人姓名（圖18），是相當難得的初唐宮廷寫經傑作。

《善見律卷》流傳有緒，曾入南宋內府，元時經趙孟頫及皇姊大長公主收藏，明代華夏（活動於十六世紀中期）、汪宗孝（活動於十六世紀後半）、董其昌、陳之伸曾藏，清初入王鴻緒（1645－1723）之手，後入清宮。卷後有元人趙孟頫、馮子振、倪瓚、趙巖及晚明人邢侗、徐霞、董其昌及陳之伸等人題跋（圖36、37），著錄於《祕殿珠林續編》。㊶ 卷後董其昌八十歲，即崇禎七年（1634）的跋，述明了他收藏此卷的始末（圖38）：

> 余為史官時，友人以此卷求題。愛其楷法迺媚，與和會不可得。已於黃坐師學士碩寬堂再見之，流傳入新安汪宗孝手三十年，始收之篋笥。觀其行筆結構，皆褚河南冢嫡，非宋以後書家所敢望也。以趙文敏正書校之，當有古今之隔者，識者不昧斯語。董其昌跋時八十。

㊵ 《戲鴻堂帖》上的「鍾紹京書」標題書風近董其昌，且與帖中其他作品的標題格式相仿，有可能是董氏編次《戲鴻堂帖》時所書。鑒藏家經常將經生作品歸到名書家的名下，以提高作品的價值。董其昌在《墨禪軒說寄吳周生卷》中分明提到：「……唐文皇時國詮所書《善見律》一萬字」，並非不知卷後有國詮署名，但1603年將之刻入《戲鴻堂帖》時可能即遵照此原則將之歸於鍾紹京名下？又或者兩件並非同一件？待進一步詳考。

㊶ 《祕殿珠林續編》，卷二（乾清宮藏），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秘殿珠林》，頁56-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官」指的應是董其昌1593至1597年左右在翰林院任職，參與編修國朝正史的時期；㊷ 據此跋，當時曾有友人以此卷求題，董氏愛其楷法迺媚，然無緣入手。後董又再見之於座師黃洪憲（1541－1600）的碩寬堂中，終將之納入收藏。再配合董在《墨禪軒說寄吳周生卷》所述，1599年辭官還山後收《善見律卷》，則他實際入手時間應在1599年至黃洪憲過世的1600年之間。據緊接其後的櫟社老人（陳之伸）跋（圖19），1624年仲春董其昌訪陳之伸的擁翠山房，董出《善見律卷》相示，1628年再以之與陳交換《靈飛經》。由董其昌收藏此經於1599至1600年間，到1628年交付陳之伸為止，前後約二十八年（董氏書跋於1634年，其時此卷已不是他的收藏，應是受人所託書跋）。《善見律》於1628年入陳家後，曾被投之質庫，直到1642年陳之伸再以三百金贖回。

（二）其他

如同《靈飛經》及《善見律卷》這樣流傳有緒的唐人寫經卷，在明清著錄中還有不少，例如《準提經咒》㊸ 及歸在鍾紹京名下的《遁甲神經》和《轉輪聖王經卷》（現藏天津博物館）（圖39）等。《轉輪聖王經卷》卷末有「貞觀廿二年（648）十二月十日」紀年，與國詮《善見律卷》完成於同一年，書法風格亦相近。此卷晚明時為韓逢禧（1578－1653）收藏，董其昌很可能亦曾寓目，後隔水有韓逢禧行草書跋（圖40）：

> 此為唐相鍾紹京手蹟，書法悉宗右軍《樂毅論》，時兼有歐、虞、褚體，正見其集大成也。紙為硬黃，爛漫七千餘言，神采燁然，真世之罕物。相傳鮮于困學公珍藏此卷於室中，夜有神光燭人者，非此其何物耶？長洲韓逢禧識。

㊷ Celia C. Riely, “Tung Ch’i-ch’ang’s Life (1555-1636),” pp. 402-406.

㊸ 「鍾紹京小楷《靈飛六甲經》，楮紙真跡，與《準提經咒》在董玄宰家。」（明）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法書卷七，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六冊，頁1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卷雖不如《靈飛經》及《善見律卷》有宋代內府藏印，但有南宋乾道五年（1169）浙江崇德縣令吳道夫題記，並有多個元、明人觀款及題跋：首先是至元甲午（1294）二月十一日，興中石郁、括蒼鄭桂高、釣臺姜楙、虎林盛彪、錢唐仇遠（1247－1326）、曹良史（活動於十三世紀晚期至十四世紀初）等人同觀於鮮于樞（1246－1302）的困學齋（圖41）；其次是至元庚辰（1340）八月九日，番陽蔡儒琺偕程士與同觀於開元貞居道室——可能是道士張雨（1283－1350）的居處；再來是永樂三年（1405）金幼孜（1368－1432）跋，記其得永樂皇帝賜此卷。㊹

前述這些唐人經卷與《靈飛經》在歷代藏傳經歷上有一相近的特點，即在元代時受到藏家與書家較高的關注，入明後逐漸降低，十六世紀初、中期最低，到了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期又再度受到重視，影響力持續增強並延續到十九世紀中晚期。唐人經卷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低潮時期，適與吳派書家推崇鍾、王等名家小楷的時期相重合；它們不受吳派書家青睞應該是相當重要的原因。吳派書家重視風格樸拙、富隸書古意的晉唐名家小楷。鍾繇《薦季直表》（圖43）的古拙書風尤其造成極大的迴響，祝允明及王寵（1494－1533）的小楷風格都深受影響。㊺ 唐人經卷的小楷則不論結字或用筆皆技巧純熟、精嚴妍美，展現出完全不同的美感，它們能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期再崛起，董其昌扮演了最關鍵的角色。董氏一方面愛其為墨跡，另一方面認為此即趙孟頫小楷之所出，為小楷書史發展歷程中的關鍵環節。

㊹ 此卷曾經吳榮光的《辛丑銷夏記》著錄，元人觀款、金幼孜跋及韓逢禧跋見載。（清）吳榮光，《辛丑銷夏記》，卷一，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三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頁834。此卷還經十九世紀中晚期潘祖蔭、吳大澂、趙之謙、張之洞、李文田、樊增祥等多人觀覽題記，完整的藏傳經歷待進一步研究。

㊺ 關於《薦季直表》的歷代流傳與鑑定意見，朱惠良曾作過整理與討論，見Hui-liang J. Chu, “The Chung Yu (A.D. 151-230) Tradition: Pivotal Development in Sung Calligraphy,”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0), pp. 169-191. 關於明代中葉吳中書家的小楷風尚，參見朱書萱，《復古與超越—祝允明與鍾繇典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董其昌建立的小楷系譜與唐人寫經在其中的地位

《戲鴻堂帖》首卷的歷代小楷作品中，近半附有董其昌的跋語，是瞭解其小楷書史觀的重要資料：

1.跋楊羲《黃庭內景經》：

右晉上清真人楊羲字羲和書

黃素黃庭經，陶穀跋以為右軍換鵝書；米芾跋以為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為飄飄有仙氣，乃楊許舊跡；而張雨題吳興《過秦論》，直以為學楊羲和書，吳興精鑑，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真誥》稱楊書祖效郗法，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圓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其為書家所重若此。顧唐時止存帶書六行，今此經行楷數千字，神采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奇遘耶？元時在鮮于樞家，余昔從館師韓宗伯借摹數行，茲勒以冠諸帖。楊在右軍後，以是神仙之跡，不復係以時代耳。

2.跋王羲之《樂毅論》：

貞觀時命褚遂良定右軍書，以《樂毅論》為正書第一，遂摹六本賜魏徵等，此其一。

3.跋王獻之《洛神十三行》：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晉時麻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裝於後，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不？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吳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所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霄壤耶？其昌。

4.跋顧愷之書《女史箴》真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虎頭與栢靈寶論書，夜分不寐。此《女史箴》風神俊朗，欲與《感甄賦》抗衡，自余始為拈出，千載快事也。其昌。

5.跋徐浩《道德經》

徐浩《道經》上卷，黃花素書，在無錫華學士家。

6.跋柳公權《太上老君常清靜經》

余曾見柳誠懸小楷《度人經》，遒勁有致，蔡君謨《茶錄》頗倣之，世未有傳者。此《清靜經》似永興《破邪論》，海上潘氏所藏宋帖也。其昌。

7.跋米芾《九歌》、李公麟《孝經》

米海嶽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古字」，今觀《九歌》良然。左方有「伯時畫」，《書史》所稱與伯時經營《九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謂書逼魏晉，不虛耳。二帖皆節文。其昌。

8.跋趙孟頫《過秦論》

吳興此書學《黃庭內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為善者機也。成名以後隤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贋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論》三篇，止勒其一。

董其昌的跋語除考證作品來歷與流傳，還非常關注書法風格來源及書家間的傳承關係。置於卷首的《黃庭內景經》（圖44），歷來藏家對它的書者有不同意見：五代陶穀（903－970）（以及北宋徽宗）認為是王羲之；米芾認為是六朝人書，無唐代虞、褚習氣；趙孟頫認為其書法「飄飄有仙氣」，是楊羲、許謐、許翽等道士手跡；而董其昌則直指其為《真誥》所稱「祖效郗法，筆力規矩並于二王，而名不顯著，當以地微，兼為二王所抑故也」的楊羲（活動於四世紀）。㊻ 又雖然楊羲晚於王羲之，但因其為道士的「神仙之跡」，因此刻

㊻ 陶弘景，《真誥》，卷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置於王羲之之前。事實上，董其昌推崇此件作品的原因不止於此，更是看重它的書法風格。此件《黃庭內景經》曾入北宋徽宗內府，卷首原有徽宗行書標題「晉王羲之黃庭經」，今仍能見於晚明王肯堂（活動於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前期）所刻的《鬱岡齋墨妙》卷二（圖45）。[47] 它的挑、趯、轉折、迴鋒等楷書筆法尚未完全成熟，撇、捺等筆畫多飛揚的挑勢，結字也偏寬，仍保有八分隸書的特點；但用筆有靈活的提按動作，線條不僅具粗細變化還有豐富的彎弧俯仰姿態，靈動有致，確是佳作。董其昌將之置於第一，當亦著眼於它是筆筆清晰的墨跡，加之書風符合六朝的時代特點，在王羲之作品已乏可靠墨跡存世的情形下，可作為當時小楷的代表。

董其昌也為其他作品找尋書風傳承關係，例如他認為顧愷之的《女史箴》題記與王獻之的《洛神賦》不僅時代相近，風神俊朗的書風亦可相抗衡；晚唐柳公權上承初唐虞世南，向下又影響了北宋初的蔡襄；北宋李公麟力追鍾繇古法，書逼魏晉等例子，都可見董氏極力想為書家與作品找出關聯。此外，他跋楊羲《黃庭內景經》中引張雨題記，說趙孟頫《過秦論》學自楊羲，而卷尾最後一件作品即是趙孟頫《過秦論》，董跋再直指「此書學《黃庭內景經》」，使得這兩件作品一首一尾遙相呼應。

對於趙氏的小楷來源，董其昌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是承繼自王羲之，例如《渤海藏真帖》卷六陳甫伸（即陳之伸）跋趙孟頫小楷《黃庭內景經》（圖46），董、陳二人皆認為趙的小楷得右軍之神：

> 己丑（1629）春仲，謁董思翁于昭慶禪林，商榷古來書法，謂近代入山陰者唯趙文敏最，其小楷更得右軍之神，恨不多見。思翁頗然余言，因出此《內景經》相示，沉雄秀美，求之文敏得意書中，亦所罕覯。……庚午（1630）花朝，渤海陳甫伸識之舞鶴軒中。

二是承繼自東晉道士楊羲（330－386），就如同《戲鴻堂帖》首卷的安排

---

[47] 《戲鴻堂帖》中所刻僅是節本，《鬱岡齋墨妙》卷二所刻為全卷，長度是《戲鴻堂帖》的十餘倍。此卷亦見載於《宣和書譜》卷十五，稱為《黃庭經》，是徽宗內府所收七件王羲之正書之一，見《宣和書譜》，卷十五（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頁121。《經訓堂帖》卷一亦刻有此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跋語所示；三是承繼自唐人寫經，如《靈飛經》後董氏第二跋中就說「趙文敏一生學鍾紹京書，纔十得三四耳。」

今傳世還有不少趙孟頫的小楷經卷，筆法完善、結字遒美，且通篇穩定無懈筆，確能與前代的小楷名家相提並論。趙的用筆爽利細勁，如《常清靜經》（佛利爾美術館）（圖47）及《道德經》（北京故宮）等，與《黃庭內景經》有相近之處，然楷法成熟，結字挺拔、偏窄長，已無八分隸書的意味，實際上更接近《靈飛經》等唐人經卷。

如同董其昌雜糅史實與大膽聯想，為中國畫史劃分出南北兩宗的發展，他也運用靈活策略及寬泛定義，串連起小楷發展史。在董其昌的概念中，東晉、唐以及元代是小楷的三個發展階段，可分別以一、王羲之與楊羲，二、鍾紹京，及三、趙孟頫為代表人物，一脈相承。因此，董其昌說趙孟頫「得右軍之神」、「學（楊羲）《黃庭內景經》」，還有「一生學鍾紹京書」的三種說法，彼此並沒有矛盾，因為它們只是一脈相承體系中的不同面相。而如此一來，唐人寫經（多歸在鍾紹京名下）成為上承東晉（楊羲與王羲之）、踵繼初唐名家（褚遂良）、下開元代（趙孟頫）的重要環節。

這樣的看法也逐漸為董其昌周邊的人所接受，例如韓逢禧跋《轉輪聖王經》（圖40）：

> 此為唐相鍾紹京手蹟，書法悉宗右軍《樂毅論》，時兼有歐、虞、褚體，正見其集大成也。……相傳鮮于困學公珍藏此卷於室中，夜有神光燭人者，非此其何物耶。

此時對於唐人寫經似乎已經形成一套固定的說法：歸在鍾紹京名下，風格上承東晉右軍，時兼有初唐名家體，並在元時受文人書家珍藏、學習——這也正是董其昌以降，晚明人對《靈飛經》、《善見律卷》等其他唐人經卷的共同論述模式。如此一來，十六世紀時不受重視的唐人寫經獲得了顯著的地位提升，而董其昌可以說扮演了最關鍵的提倡角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董其昌的小楷寫經與《靈飛經》在清代的翻刻與影響

董其昌本人好抄寫佛經，今著錄及各種記載可見有二十餘件。[48] 董其昌經常提到自己寫經的情形，例如他在《靈飛經》第二跋（1610）中就提到自己「自戊戌（1598）冬寫《法華經》，至己酉（1609）方及第六卷。既獲此卷，每寫經輒先展閱一過，於古人墨法、筆法，似有所會。」他自稱1598至1609年，超過十年期間才寫《法華經》五卷有餘，而得《靈飛經》後似乎的確大有助益，1610年時，董其昌即持所書《法華經》七卷（以及《靈飛經》一卷）質於陳之伸的父親陳瓚，後來陳氏並將董其昌的《法華經》摹刻入石（見前文），可惜今不見。但在陳氏所刻的《海寧陳氏藏真帖》中收有董氏所書《妙法蓮華經》卷四及七；[49] 而據《海寧州志稿》記載，當時還有董氏書《陳氏妙法蓮華經》共七卷的單刻帖，顯見董氏的小楷經卷在當時頗受歡迎。[50]

今由著錄及傳世作品可知的董其昌寫經中，年代最早的是他四十歲以前的作品，最晚的書於七十歲以後，以《金剛經》和《心經》最多。今仍可見的作品不多，包括萬曆二十年（1592）三十八歲時，董其昌為亡父母寫小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奉杭州雲栖寺的蓮池和上，墨跡今仍存，並有刻本傳世（圖48、49）；[51] 以及藏於臺北故宮，未紀年的金粟箋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冊》（圖50），就風格來看，結合各家，並有顏體，應是較晚年所書。[52]

---

[48] 朱惠良曾考察董其昌的寫經活動與藏於臺北故宮的寫經作品：朱惠良，〈文字般若流布世間——台北故宮藏董其昌寫經研究〉，發表於上海博物館主辦之「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國際研討會」（2019年1月22日）。

[49] 容庚，《叢帖目》，第一冊，頁325-326。

[50] （民國）許傳霈等原纂，朱錫恩等續纂，《海寧州志稿》，卷18，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62號，第6冊，頁1998。

[51] 墨跡現存杭州靈隱寺，有乾隆皇帝大字行書引首及小行書題識。關於此經卷的討論，可參見顏曉軍，《董其昌杭州諸問題綜考》（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2），頁7-15。

[52]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明董其昌書金剛經般若波羅蜜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晚明時期居士佛教盛行，士大夫信奉者眾，思想上出入於儒道釋三教之間。董氏也熱中此道，他所親近的雲栖寺蓮池和上（袾宏蓮池，1535－1615）就是最有影響力、受最多居士追隨的大師。[53] 董其昌信仰虔誠，自少至老寫經不輟，經常在元日、四月八日佛誕日或每月初一十五發願書經，而這可能也是促使董其昌關注前代寫經的重要原因之一。寫經不僅要求字體易識易讀，書法好壞也是講究的重點，董其昌書《金剛經冊》（1624）後的題識中即說：[54]

寫經必論書法，書法可傳則誦讀受持者眾，是為在處有塔佛廟也。

他的寫經以楷書為多：[55]

寫經俱用正書，以歐、顏為法，欲觀者起莊敬想。

但也融匯歷代名家風格：[56]

余此卷始發願於壬戌浴佛日，每當清暇及朔望之辰時，書數行，出入鍾太傅、王右軍、大令、顏平原、楊少師、米海岳諸家。蓋余行筆無定跡，故爾如此。若趙文敏則千行一轍，余故不能也，然蕭散錯落之致，較之文敏又不無少優耳！

---

[53] 關於晚明的居士佛教，參見潘桂明，《中國居士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54] 《秘殿珠林初編》，卷三，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64。同樣的說法也出現在董氏崇禎七年（1634）時，為天啓二年（1622）所書《金剛經》卷的跋語中，見《秘殿珠林初編》，卷三，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頁64。

[55] 董其昌跋《心經》冊（1627），見《秘殿珠林初編》，卷二，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頁53。

[56] 崇禎七年（1634）跋天啓二年（1622）所書《金剛經》卷，見《秘殿珠林初編》，卷三，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頁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又因歷時數年完成，以致書風、字體、字形大小不一：[57]

> 余書此《金剛經》一卷，凡歷三寒暑乃成，蓋仿前代名家法，所以字形大小，行楷不一，議其不莊，然亦不足怪也。

雖然董其昌師法的對象非常廣泛，而且態度自由，不受限於傳統寫經的書風與格式，但如國詮《善見律卷》、《轉輪聖王經卷》及《靈飛經》這類作品依然是他小楷的最重要養分。此外，唐人寫經不論結字或用筆都技法純熟，法度謹嚴，穩定而無絲毫鬆懈，卻通篇保持從容優雅的氣度和姿態，同時達成了功能、技法及審美上的多重高度，不負董氏所說「寫經必論書法，書法可傳則誦讀受持者眾」的期許。寫經不僅是他個人的宗教修持，也是重要的書法鍛鍊和養成。

另一方面，隨著董其昌的提倡，眾人逐漸認識到觀察墨跡的重要性以及唐人小楷寫經的價值，例如清中期揚州的著名徽商鮑漱芳纂集《安素軒石刻》（集於1796年，成於1824年），集唐至晚明名人書六十餘種，全採墨跡，不參以石本：[58]

> 先生嗜書成癖，尤愛墨寶，尺幅寸楮，購藏不惜資，鑑賞家多出其珍祕投贈，審之又審，去其贋鼎，乃為此刻。唐臨晉帖，則仍唐人書，唐帖臨本及前人石刻本不復捃入，重墨寶也。

鮑氏也看重小楷、喜愛唐人寫經。《安素軒石刻》收唐人書八種中，有六種是寫經，包括《鬱單越經》、《七寶轉輪聖王經》、[59]《心經》三種、以及《妙法蓮華經第十卷》，最後全帖並以董其昌的《妙法蓮華經序品》為壓卷之

---

[57] 董其昌跋天啓四年（1624）書《金剛經》冊，見《秘殿珠林初編》，卷三，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頁64。

[58] 馮燨跋《安素軒石刻》，見容庚，《叢帖目》，第二冊（臺北：華正書局，1984），頁662。

[59] 根據《叢帖目》著錄，此卷書於貞觀廿二年十月十日，有宋代吳道夫及元、明人觀款和題跋，應即天津博物館藏《轉輪聖王經》。容庚，《叢帖目》，第二冊，頁6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鮑氏在這裡所展現的對寫經的重視程度，似乎又超過了董其昌的時代。

同時，各種唐人經卷受藏家珍視自不在話下，例如《靈飛經》的四十三行殘本在海寧陳家被視為傳家之寶，流傳數代百餘年，今卷後存有陳之伸（1588－1671）、陳元龍（1652－1736）、陳世倌（1680－1758）等人分別書於崇禎五年（1632）、雍正十二年（1734）及乾隆十四年（1749）的題跋。據跋中所述以及錢泳《履園叢話》卷十記載，可知此本在陳之伸後，入陳煥若（活動於十八世紀初）、陳用敷（字正誼，號錫民、體齋，活動於十八世紀後半，1760年進士）手中。陳用敷的老師秦蕙田（字樹峰，號味經，1702－1764）曾巧取，過世後又被陳以計取回。[60]

十九世紀以後，此本為常熟翁氏寶藏。道光十五年（1835），翁心存（1791－1862）由謝蘭生（活動於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初期）處得此作，咸豐十年（1860）畀予其子翁同龢（1830－1904）。翁心存是道光二年（1822）進士，咸豐、同治兩朝大學士與帝師。[61] 翁心存三子翁同龢為咸豐六年（1856）狀元，經歷晚清的戰爭、動亂、運動與變法，政治生涯大起大落。他持有此作最久，前後三十餘年，書數段跋語（圖51），跋中除陳述家族藏傳此作的經過、抄錄相關文獻，也對它倖存於兵火流離之間多發感慨。光緒二十年（1894）冬甲午戰爭之時，翁同龢將此作交付從孫翁斌孫（活動於十九世紀前半，光緒三年〔1877〕進士）。京師庚子（1900）拳亂起，翁家將此經携還江南，免於劫火。光緒癸卯（1903）三月間，翁斌孫赴闕，翁同龢病臥山中，因恐此生再難有機會欣賞，於是率子孫開篋敬觀，並留題，隔年即去世。此作最後傳入翁萬戈（1918－）手中，1989年才入藏大都會博物館，結束在翁家逾一百五十年的收藏史。《靈飛經》四十三行本在晚明到清的藏傳經歷如表四：

[60] 錢泳，《履園叢話》，卷十，頁265-266。

[61] （民國）不著撰人，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四十五，頁42b-48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四 《靈飛經》晚明至近代的藏傳

明末－清 （43行本）

十八世紀前半　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

陳之伸 → 陳煥若 → 陳用敷（字錫民，號體齋） → 秦蕙田（字樹峰，號味經，1702－1764） → 陳用敷 → 吳餘山 →

晚清-近代

1835　1860　1894　1989

翁心存（1791－1862） → 翁心存（1791－1862） → 翁同龢（1830－1904） → 翁斌孫（1860－1922） → 翁萬戈（1918－） → 大都會博物館

咸豐庚申（1860），翁心存交付此冊時，正當英法聯軍攻陷天津與北京，焚毀圓明園，咸豐帝逃往熱河之時，他對翁同龢說：

以畀汝，它日子姓有登甲科者，汝亦畀之。

但翁同龢甚寶愛此冊，一再拖延交付給登甲科後輩的承諾，最終在中日甲午戰爭，國事紛亂之際才交付給翁斌孫：

迨兄子曾源登第，不及畀而卒。曾源之子斌孫登第，余又因循，終未予之，蓋慎鑿楹，重手澤也。今者倭奴犯順，畿疆震驚，大憩倉卒填溝壑，乃付斌孫收藏，而識其緣起如此。嗚呼！後之人其能終守此也？否耶？光緒二十年十月初五夜亥初，同龢謹記。

這個交付予「登甲科」子孫的原則令人不禁揣想，對翁家來說，《靈飛經》是否具有書法以外的象徵意義？再看海寧陳氏與常熟翁氏都是子孫登第者極眾的名門望族，或許靈飛「六甲」帶有中甲科的吉祥意涵？對於這兩者的關係，筆者尚未掌握直接的證據，但嘉慶、道光年間的畫家曾衍東（1750－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30）曾繪有《六甲圖》，上繪六隻蟹甲，題署「六甲靈飛上乘」（圖52）。[62]蟹甲畫在晚明及清較為流行，有祝福考生科甲及第的意涵，或許筆者的揣想並非完全無據。

至於四十三行以外的《靈飛經》下落何處，翁同龢在跋中記述了兩則傳聞，但無從追蹤：

> 憶周容齋丈云：「此四十三行外，尚有十餘葉在嘉善鄉里人某姓家。」東南兵燹，無從物色矣。

> 邑子趙仲簡以微秩在嘉興，識其鄉人郭君以壎，其家有《靈飛經》半本，趙君親見之，惟起訖不能詳，最後符書細字未全也，延津合否不能豫料。姑識之。

另一方面，繼《渤海藏真帖》後，《靈飛經》在清代歷經多次翻刻，流傳最廣的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曾恆德（活動於十八世紀中期）的《滋蕙堂帖》。活躍於嘉慶、道光年間的書法家錢泳（1759－1844）曾於嘉慶十七年（1812）為四十三行本書跋，記載此冊流傳經歷、描述得見真蹟的喜悅心情，並明指《滋蕙堂帖》本《靈飛經》翻刻自《渤海藏真帖》本，並添趙孟頫二偽跋（圖53）：[63]

> ……是細麻紙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計六百八十五字。較諸全本，雖僅吉光片羽，而與石本對勘，則結體用筆，毫髮不爽，至于精神奕奕，自

---

[62] Wen C. Fong, and Alfreda Murck, Shou-chien Shih, Pao-chen Ch'en, and Jan Stuart, *Images of the Mind: Selections from the Edward L. Elliott Family and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t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p. 481.

[63] 此段文字也收入錢泳，《履園叢話》，卷十，頁266。另外，哈佛大學的燕京圖書館還別藏有一部《靈飛經》，其風貌不同於前二者，學者由部分細節推測是《渤海藏真帖》本在清代的種種翻刻本之一。關於《靈飛經》在明清的翻刻情形及各本差別，可參見啟功，〈記《靈飛經》四十三行本〉，《藝苑掇英》，第34期（1987），頁47。胡迪軍，〈唐人小楷《靈飛經》的前世今生〉，《書法》，2016年12月，頁140-146。獻唐編，《小楷靈飛經五種》（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遊行，又非石本所能幾及也。余年來奔走衣食， 不獲一見為恨，後見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即從《藏真》翻刻，故亦闕此十二行，並作趙松雪偽跋於後，則較《藏真》有霄壤之別矣。余前年冬在邗上，知為吳餘山文學所購，今翰林編修謝君若農借以上石。嘉慶辛未（1811）十月廿日偶過楓涇鎮，始獲觀於編修齋中。摩挲石刻幾三十年，一朝得見真蹟，喜不自勝。他日尚擬從餘山再乞一觀，僅模此十二行，以補陳、曾兩家之闕，不亦大快事耶？次年（1812）五月，雨牕獨坐，偶憶及之，聊志數語。楳華溪居士。

錢泳跋中提到嘉慶辛未（1811）十月廿日獲觀四十三行真蹟於翰林編修謝若農（恭銘）齋中。謝恭銘（1754－1820），字壽紳，號若農，浙江嘉善縣楓涇鎮人，出身書香官宦之家，父親謝墉（1719－1795）是乾隆朝著名學者與官員。[64] 謝恭銘亦是進士出身，曾任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翰林院庶吉士，有「望雲樓」藏書樓，晚年匯集歷代書家作品，刻成《望雲樓集帖》。謝恭銘向吳餘山借《靈飛經》四十三行真蹟，連同帖後的董其昌題跋以及紫芝老人、陳氏家族成員諸跋皆刻入了《望雲樓集帖》第一冊。[65]

《靈飛經》在清代的流傳廣，名聲大，學習者遍及各地區、各階層。錢泳本人的小楷即由《靈飛經》汲取了相當多的養分，著名書家劉墉（1715－1809）也曾臨寫。[66] 一般文人士子亦學《靈飛經》，例如清中期官員王培荀（1783－？）在《聽雨樓隨筆》中記述嘉慶、道光年間有四川涪州人陳昉（號午垣）：[67]

詩文俱佳，字學《靈飛經》，尤為川中之冠。……庚辰（1820）進士，果

---

[64]（民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列傳九十二，頁10521-10522。

[65] 圖版見何福安編著，《寶晉齋碑帖集釋》（合肥：黃山書社，2009），頁4-15。惜此書作者對題跋書者身分考證有許多錯誤。

[66]《劉文清臨諸名家真蹟冊》中有臨靈飛經十二行一百六十七字，見（清）方濬頤，《夢園書畫錄》，卷二十四，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08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767。

[67]（清）王培荀，魏堯西點校，《聽雨樓隨筆》（成都：巴蜀書社，1987），卷二，頁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入詞林。……午垣以字名京師，院中諸翰林爭臨其字為楷式。

晚清文學家史夢蘭（1812－1898）在《爾爾書屋文鈔》中，記直隸樂亭（今屬河北省）當地以書聞名的武舉人張履安有《臨靈飛經小楷冊》：[68]

此冊六葉，乃其盛年所臨，鐵畫銀鉤，豆許大字而有尋丈之勢，洵傑作也。

許起（活動於十九世紀晚期）在《珊瑚舌雕談初筆》中記一位落難世家子，浙東人葛祿，能詩善書：[69]

書法喜習鍾紹京《靈飛經》，點畫頗工。

還有不少女性書家，亦以習《靈飛經》聞名。齊學裘（1803－？）《見聞隨筆》記載江蘇無錫女道士清微道人工詩詞書畫：[70]

無錫縣女冠子清微道人，名嶽蓮，號韻香，自幼出家，住持雙脩菴。工詩詞，善畫蘭，尤精楷書。初學《靈飛經》，中歲習劉石菴相國楷法，古雅異常。才貌雙絕，海內聞名。

丁紹儀（1815－1884）的《聽秋聲館詞話》記有芝仙姑能詩、多才藝：[71]

---

[68]（清）史夢蘭，《爾爾書屋文鈔》，卷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4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536。

[69]（清）許初，《珊瑚舌雕談初筆》，卷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26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608。

[70]（清）齊學裘，《見聞隨筆》，卷十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8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269。

[71]（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1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姑工書、嫻繪事，有三絕稱。所臨《靈飛經》，見者謂長洲曹墨琴夫人不得擅美於前。

張鳴珂（1829－1908）的《寒松閣談藝瑣錄》記載，乾隆朝著名學者錢載（1708－1793）的後人，浙江嘉興秀水人錢餐霞能詩詞、善書畫：⑫

……又擅小楷，學《靈飛經》。作花卉超逸有致，論者謂有南樓老人之遺風。

潘衍桐（1841－1899）在《兩浙輶軒續錄》中則載錄了江蘇吳縣人文靜玉（錢塘陳文述的妾）有〈兩窗玩帖各一絕〉，為《孝女曹娥碑》、《洛神賦玉版十三行》、《玉枕蘭亭》及《靈飛經》等四件書法名帖各書一絕。⑬

《靈飛經》在晚清更參與了小說人物的塑造。李寶嘉（1867－1906）《官場現形記》卷五十六描述一位候補知府每日臨《靈飛經》：⑭

目下已經六十三歲，然而精神還健，目力還好，每日清晨起來，定要臨摹《靈飛經》，寫白摺子兩開，方吃早點。

韓邦慶（1856－1894）《海上花列傳》第五十三回，講到齊韻叟的僕人小贊以《靈飛經》風格小楷謄抄海上群芳譜：⑮

……又令小贊齎這群芳譜四座傳觀，葛仲英看是一筆《靈飛經》小楷，妍秀可愛，把小贊打量一眼。

---

⑫（清）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卷六「閨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0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383。

⑬（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錄》，卷五十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8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182。

⑭（清）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第五十六回（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頁618。

⑮（清）韓邦慶著，焦裕銀、郭筠修校點，《海上花列傳》，第五十三回（濟南：齊魯書社，1993），頁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時《靈飛經》似乎已完全成為精嚴秀美小楷的代名詞。

結論

本文首節考察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小楷《靈飛經》四十三行殘本的原貌、在晚明以前的鑒藏史以及它與董其昌的深厚淵源，指出董氏藉由臨習及書跋等手段，大力提昇《靈飛經》的地位，使得此作在晚明以後的鑒藏圈中享有極高關注與重大影響。第二節追究董其昌提倡《靈飛經》的最主要原因，即董氏主張學書如修禪，「需參活句，不參死句」，也就是學書應學古人墨跡（而非刻帖）。他的《戲鴻堂帖》首卷所收小楷作品大多為墨跡，且除名家名作，還包括畫上題記、公文書及寫經等過去較少人關注者，也是此書學觀的反映。董其昌提倡唐人寫經還有另一重要原因，即他認為其是小楷書史承上啟下的關鍵階段，本文第三節即利用董氏跋語，分析他所建立的小楷系譜以及唐人寫經在其中的地位。在董其昌的概念中，東晉、唐及元代是小楷的三個發展階段，而唐人寫經（多歸在鍾紹京名下）是上承東晉（王羲之與楊羲）、踵繼初唐名家（褚遂良等）、下開元代（趙孟頫）的重要環節。第四節考察董其昌本人篤信佛教且勤於抄經，對促使他關注前代寫經的可能作用，另外並探討其書學觀念對後代的影響以及《靈飛經》在清代的流傳。《靈飛經》墨跡長期收藏於海寧陳氏及常熟翁氏家族手中，但因有各種翻刻本流傳於世，學習者極眾，涵蓋各地區與各階層，到了晚清則成為精美小楷的代名詞，幾乎人人皆知，甚至參與了《官場現形記》及《海上花列傳》等小說人物的塑造，這個發展應該是董其昌當時也難以想像的。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小楷靈飛經》冊歷代題簽與題跋

（據大都會博物館網站提供資料整理、考訂與修正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題簽/題跋	年代	書者
封面題簽	唐人靈飛經真跡四十三行 翁萬戈戊辰夏日 〔印〕：翁萬戈藏	1988	翁萬戈（1918－）
內頁舊題簽 1	宇內小楷第一	？	？
2	靈飛真跡	？	？
3	靈飛墨跡，共四十三行，計五頁，又題跋四頁	？	？
4	董文敏書致隅陽公索墨蹟靈飛經、蓮華經，共三頁	？	？
目次	靈飛經剩本，「行此道」起，共四十三行，五頁 紫芝老人跋五行一頁 魯直居士跋八行一頁 陳文簡公（陳元龍）跋七行二頁 陳文勤公（陳世倌）跋十四行二頁 董文敏索經札廿一行三頁 庚午七月初七日餘山記	1810	吳餘山（活動於十八世紀晚期－十九世紀初期）
董其昌索經札（贖帖）	山居懶病，當阻奉覿。時許台履於張將軍以為慰耳。交態悠悠，轉眄百變，即如翁兄之與張將軍父子再世，猶初盟四十年如一日。看海內寥寥，古人之美不足以異也，歎服歎服！舊冬曾以贖經與卷事，請於翁兄，未見報章，而得長公手教，似有難色，此於翰墨場中間獨為嗜者。但當年奉翁兄之下徵，□以刻石布施，頗費臨摹，非留在高齋則校對不便。是以朱提為質，具有成言，取贖之時，不問子錢。周十丈所悉，非質庫之常也。若如米海岳卷，原已割愛，不敢復請，自去自來，梁上燕矣。恐違仁丈之意，敬此奉復，惟台炤之匡。名正具，左沖。	？	董其昌（1555－1636）
題跋 1	（鍾）越公進中書令薛稷有言：「紹京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按此則知唐世書學洋溢朝野，不必盡瀛洲選也。然越公佐平內難，光輔明皇，亦不在薛參知後矣。紫芝老人題。〔印〕：靜思室	？	紫芝老人（身分待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神廟庚戌（1610），董玄宰出所書《法華經》七卷來質，是時每卷議值百金，而虞先君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卷輔之。越十六年，董公郎忽索《法華》，而《法華》正在入石，不便遽返，奈往復不已，先君遂將《靈飛》抵《法華》，貼價以塞其意。小子伸請留數行，使後日知和會公案。及戊辰（1628）遇玄宰蕭寺，問《靈飛》無恙？則又作王、謝家燕也矣，嗟哉！神物不久為耳目翫乎？雖然，其全卷已勒貞珉，鍾令公精神尚可想見，未必奪我解衣珠也。崇禎壬申歲（1632）清和日，魯直居士識。	1632	陳之伸（1588－1671），原名甫申，字伸甫，號魯直居士
3	吾從祖增城公（陳璸）善書好古，賞鑑極精，此鍾紹京《靈飛經》一卷，從董宗伯得之，摹勒上石，寶藏旋歸趙璧。而經文後「行此道」四段共四十三行，尚留吾家，伯父魯直公（陳之伸）詳識之。雖全經不可復見，而唐人小楷真蹟，吉光片羽，皆神物也。今為煥若姪孫世守勿替，歸老暇日，摹眼借觀，附識於末。雍正甲寅八（1734）月二日，八十三老人乾齋書。〔印〕：八十三翁、元龍乾齋、林央	1734	陳元龍（1652－1736），字廣陵，號乾齋、廣野居士，謚文簡
4	余幼時見曾伯祖增城公（陳璸）所刻《藏真帖》，以鍾越公《靈飛經》弁首。竊愛其楷法謹嚴，如端人正士，對之生敬。丙午（1726）冬，自京師歸，於小阮煥若案頭得見真蹟四十三行。甲子（1744）歸，復見之，皆但喜其遒勁無懈筆。今夏歸里，閑居無事，從容展玩，則見其嚴謹之中復饒宕逸之態，正如唐太宗之謂鄭公「但覺其嫵媚」。乃嘆前此所見之，尚屬皮毛耳。煥若索題，辭之不獲，聊誌數語歸之，是何異夏蟲之語冰也夫。乾隆己巳（1749）九月望日，蓮宇居士世倌漫題，時年七十。〔印〕：世倌私印、蓮宇居士	1749	陳世倌（1680－1758），字秉之，號蓮宇，謚文勤
5	唐宮六甲佩真符，四十三行世更無。辟得鍾離僊子筆，好參朱鳳見元都。元都，玉真公主賜號。嘉慶乙丑（1805）冬至日，得觀玉箴主人藏《靈飛》真蹟剩本，謹題半格。吳騫。〔印〕：吳、槎客、萬雪庵	1805	吳騫（1733－18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	《靈飛經》四十三行墨蹟在「上清瓊宮陰陽通真祕符」之前，即海昌陳氏《藏真帖》祖本。其最後十二行即（此字點去）是《藏真》之所闕也。按《靈飛經》為唐開元廿六年（644）玉真長公主奉敕寫，元袁清容（桷）始定為鍾紹京書，其說蓋本「思陵於經生書不收入內府」一語，然亦未能斷定為鍾書也。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冬，董思翁得之吳用卿（吳廷）家，後思翁寫《蓮華經》必展閱一過，珍如球璧。庚戌（1610）歲思翁出所寫《蓮華》七卷，質于太常陳公增城（陳璸）所，每卷議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卷輔之。越十六年，思翁遣其子持金來索《蓮華》甚急，而陳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復不已。太常之子湖廣參政名之伸者，遂將《靈飛》抵《蓮華》，以塞其意。參政私將《靈飛》割留四十三行藏于家，意作「雷煥留劍」公案，而思翁竟未檢及也。至戊辰歲（1628），參政遇思翁於西湖昭慶寺，問《靈飛》無恙否？則已作王、謝家燕矣。自此四十三行藏于陳氏，傳至體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鄉秦味經司寇（秦蕙田）素聞《靈飛》名，從中丞借觀。中丞故為司寇門生，不得已乃贈之。司寇既得，祕不示人。歿後，其子靜軒太史稍稍誇于人間。中丞任安徽布政時，偶過錫山，以計賺歸，仍為陳氏所有，真藝林佳話也。余老友陳無軒（焯）學博曾載入《寓賞編》，與余備述甚詳。是細麻紙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計六百八十五字。較諸全本，雖僅吉光片羽，而與石本對勘，則結體用筆毫髮不爽，至於精神奕奕，自在游行，又非石本所能幾及也。余年來奔走衣食，以不獲一見為恨。後見曾氏（恆德）《滋蕙堂帖》，乃知即從《藏真》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並作趙松雪偽跋於後，則較《藏真》有霄壤之隔別矣。余前年冬在邗江（此字點去）上，知為吳餘山文學所購，今中書舍人謝君若農（恭銘）借以上石。嘉慶辛未（1811）十月廿日過楓涇鎮，始觀于若農齋中。摩挲石刻幾三十年，一朝得見真蹟，喜不自勝。他日尚擬從餘山再乞一觀，僅模此十二行以補陳、曾兩家之闕，不亦大快事耶！錢梅溪泳《履園叢話》一則。	？	翁心存（1791－18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	此先公手蹟，宜裝入冊，以當跋尾。第六男同龢謹記。	？	翁同龢（1830－1904）
8	昔我先君子於道光乙未（1835）之歲典浙江試，有故人謝蘭生者，金圃先生（謝墉）之後也，持此《六甲經》，侑以宋槧蔡節《論語集說》、祝京兆書《佛圖澄傳》質銀五百兩。先君子歸養，謝君時時來請贖價，與當日董、陳事極相類也。先君子孤介無所好，惟此冊常以自隨。咸豐庚申（1860）鑾輿出狩，先君子致政已久，避地房山，同龢挾此与宋本書不忍釋。先君子曰：「以畀汝，它日子姓有登甲科者，汝亦畀之。」迨兄子曾源登第，不及畀而卒。曾源之子斌孫登第，余又因循，終未予之，蓋慎鑿楹，重手澤也。今者倭奴犯順，畿疆震驚，大憩倉卒填溝壑，乃付斌孫收藏，而識其緣起如此。嗚呼！後之人其能終守此也？否耶？光緒二十年（1894）十月初五夜亥初，同龢謹記。〔印〕：翁同龢印	1894	翁同龢（1830－1904）
9	憶周容齋丈云：「此四十三行外，尚有十餘葉在嘉善鄉里人某姓家。」東南兵燹，無從物色矣。又近人陳自元《庸閒齋筆記》載此頗詳。〔印〕：龢	？	翁同龢（1830－1904）
10	自甲午（1894）冬，以此經手授斌孫後，越五年戊戌（1898），余獲罪放歸。是歲斌孫亦丁承重憂，伏處里門。楚囚相對，不復問筆墨事矣。今斌孫赴闕，余則病臥山中。念此生恐難再覲，因開篋，率子姓敬觀，復書數字以記歲月。光緒癸卯三月松禪老人同龢。〔印〕：松禪老人、龢	1903	翁同龢（1830－1904）
11	庚子（1900）五月京師拳匪事起，七月洋兵入城。聖駕奉慈輿西狩，而都中圖書金石掃地盡矣。此經以携還江南，免於劫火，豈非厚幸。然士大夫立身不能濟天下之變，徒以苟免為幸，亦可耻矣。漫賦一詩，次槎客（吳騫）韻：「狐鳴篝火眩妖符，巨石風刀事有無。敢道過江衣褶在，烽煙頌洞滿皇都。」邑子趙仲簡以微秩在嘉興，識其鄉人郭君以壎，其家有《靈飛經》半本，趙君親見之，惟起訖不能詳，最後符書細字未全也，延津合否不能豫料。姑識之。〔印〕：叔平、翁同龢印	？	翁同龢（1830－19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	承許刻石，已延僧起懺迴向。今奉覽止，賞（償）百〔金〕，容弟可取仍得免，且為感。紹京卷與（宇）內所希，其字過一萬。行書十不抵真書一，弟所得之吳生二百五十金，纔可十之二佔耳。若兄翁欲收藏，即直寘之，不則亦以為質。老眼不能再臨此書，如孫不如子，在兄自可為子，深可嘅也！幸裁之。《蓮經》尚有訛遺，即日補來，不過數紙，已識之矣。向有八行附，永嘉黃翁以李北海跡奉覽。此碑實奇絕，弟已摹刻一通矣。念兄翁帖中，惟北海《牡丹詩》未真，此石可易，即以奉摹何如？弟更欲刻鍾紹京正書，配北海帖，仍屬吳生雙鈎，今以唐麻《蘭亭》易出。《蘭亭》有元文宗璽及宋景濂跋，跋在《景濂集》中，亦希世之寶也。長夏消暑，意嘗不惡。五月中，弟至西湖送周使君，能一出，晤於孤山放鶴處否？ 兩札從董尺牘中錄出，皆與此經有關涉者也。〔印〕：[肖形印]	？	翁同龢 （1830－19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清）丁紹儀
《聽秋聲館詞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宋）不著撰人
《宣和書譜》，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4。
（民國）不著撰人，王鍾翰點校
《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清）卞永譽
《式古堂書畫彙考》，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六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清）方濬頤
《夢園書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08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明）王直
《抑菴文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王培荀，魏堯西點校
《聽雨樓隨筆》，成都：巴蜀書社，1987。
（清）王澍
《虛舟題跋》，收入王澍著，李文點校，《虛舟題跋 竹雲題跋》，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
（清）史夢蘭
《爾爾書屋文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4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清）吳榮光
《辛丑銷夏記》，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三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
（清）李寶嘉
《官場現形記》，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明）汪珂玉
《珊瑚網》，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五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明）沈德符
《萬曆野獲編》，臺北：新興書局，1976。
（清）孫鑛
《書畫跋跋》，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清）徐珂
《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徐象梅
《兩浙名賢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4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元）袁桷
《清容居士集》，收入《原式精印大本四部叢刊正編》，第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
《秘殿珠林初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祕殿珠林續編》，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清）張丑
《真蹟日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清）張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清）張鳴珂
《寒松閣談藝瑣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0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許初
《珊瑚舌雕談初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26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許傳霈等原纂，朱錫恩等續纂
《海寧州志稿》，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62號，據民國十一年排印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清）陳其元撰，楊璐點校
《庸閒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
（南朝梁）陶弘景
《真誥》，北京：中華書局，1985。
（明）董其昌
《畫禪室隨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董其昌，邵海清點校
《容臺集》，杭州：西泠印社，2012。
（明）趙琦美
《趙氏鐵網珊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民國）趙爾巽等撰
《清史稿》，第34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齊學裘
《見聞隨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8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五代）劉昫等撰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宋）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清）潘衍桐
《兩浙輶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8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元）鄭元祐
《僑吳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集部 元別集類》，第95冊，北京：書目文獻社，1988。
（清）錢泳
《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清）韓邦慶著，焦裕銀、郭筠修校點
《海上花列傳》，濟南：齊魯書社，1993。
（清）顧復
《平生壯觀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第4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近人論著

丁放、袁行霈
2004〈玉真公主考論——以其與盛唐詩壇的關係為歸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1卷第2期，頁41-52。
Ding, Fang, and Xing-pei Yuan
2004 “Yuzhen gongzhu kaolun- yi qi yu shengtang shitan de guanxi wei guijie (A Critical Study on Princess Yuzhen and 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terary Circles in High Tang),”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1, no. 2, pp. 41-52.
中田勇次郎、傅申編集
1981《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第3卷，東京：中央公論社。
Nakata, Yūjirō, and Shen Fu, eds.
1981 *Ō-Bei shūzō Chūgoku hōsho meisekishū*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llections), vol. 3, Tokyo: Chuo Koronsha.
尹一梅
2008〈《戲鴻堂法書》考略〉，收入陳浩星主編，《南宗北斗：董其昌書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頁212-223。
Yin, Yi-mei
2008 “*Xihongtangfashu* kaolue (A Critical Study on Xihongtangfashu),” in Hao-xing Che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d., *Nanzong beidou: Dong Qichang shuhu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The Light of the Southern School: Theses on Dong Qi Chang'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Macao: Macao Museum of Art, pp. 212-223.

石塚晴通

2014 〈從紙材看敦煌文獻的特徵〉,《敦煌研究》,第3期,頁118-112。

Ishizuka, Harumichi

2014 "Cong zhicai kan Dunhuang wenxian de tezheng (A Study on the Properties of Dunhuang Documents Based on Paper Materials)," *Dunhuang yanjiu* (Dunhuang Research), no. 3, pp. 118-122.

古原宏伸、傅申編

1981 《董其昌の書畫》,東京:二玄社。

Kohara, Hironobu, and Shen Fu, eds.

1981 *Tō Kishō no shoga*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of Dong Qichang), Tokyo: Nigensha.

朱書萱

2019 《復古與超越—祝允明與鍾繇典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Chu, Shu-hsuan

2019 *Fugu yu chaoyue: Zhu Yunming yu Zhong You dianfan* (A Return to Antiquity and Beyond: Paradigms of Zhu Yunming and Zhong Yao), Taipei: Xin Wen Feng Publishing House.

朱惠良

1993〈董其昌書法藝術〉,收入《董其昌法書特展研究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12-21。

2019 〈文字般若流布世間——台北故宮藏董其昌寫經研究〉,發表於上海博物館主辦之「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國際研討會」(2019年1月22日)。

Chu, Hui-liang

1993 "Dong Qichang shufa yishu (Tung Ch'i-ch'ang's Calligraphic Art)," in *Dong Qichang fashu tezhan yanjiu tulu* (Special Exhibition of Tung Ch'i-ch'ang's Calligraphy),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p. 12-21.

2019 "Wenzi bore liubu shijian: Taipei gugong cang Dong Qichang xiejing yanjiu (The Circulation of Prajna in Characters: A Study on Dong Qichang's Calligraphy of the Sutra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Ferryman of Ink World: Dong Qichang'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 in Shanghai Museum (January 22, 2019).

江西美術出版社編

2013 《明董其昌小楷精選》,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

Jiangxi meishu chubanshe (Jiangx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rse), ed.

2013 *Ming Dong Qichang xiaokai jingxuan* (Works in Small-Sized Standard Script by Do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Qichang of the Ming Dynasty), Nanchang: Jiangxi Meishu Press.

何海林編

2011 《董其昌書墨禪軒說》，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He, Hai-lin, ed.

2011 *Dong Qichang shu Mochanxuanshuo* (Dong Qichang's Mochanxuanshuo),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何福安編著

2009 《寶晉齋碑帖集釋》，合肥：黃山書社。

He, Fu-an, ed.

2009 *Baojinzhai beitie jishi* (Transcriptions and Annotations for the Calligraphy Compendium of the Baojin Studio),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李玉珉

2016 〈董其昌的書畫鑒藏〉，收入李玉珉等編，《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288-319。

Li, Yu-min

2016 "Dong Qichang de shuhuajiancang (Dong Qichang's Appreciation and Collection of Ancie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Yu-min Li, et al., eds., *Miaohe shenli: Dong Qichang shuhua tezhan* (Synthesis and Departure in Tradition: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Dong Qichang [1555-1636]),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p. 288-319.

汪世清

1992 〈董其昌的交游〉，收入Wai-kam Ho, ed.,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Volume II*, Kansas City, Mo.: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461-483.

Wang, Shi-qing

1992 "Tung Ch'i-ch'ang's Circle," in Wai-kam Ho, ed.,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Volume II*, Kansas City, Mo.: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461-483.

吳納遜

1973 〈淡於政治而熱衷藝術的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收入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編譯，《中國歷史人物論集》，臺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頁355-408。

Wu, Nelson

1973 "Tung Ch'i-ch'ang: Apathy in Government and Fervor in Art," in The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Committe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rans. and ed.,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Taipei: Sun Yat-Sen Academic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pp. 355-408.

汪慶正

1992 〈董其昌法書刻帖簡述〉，收入Wai-kam Ho, ed.,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55-1636), Volume II, Kansas City, Mo.: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337-339.

Wang, Qing-zheng

1992 "Ink Rubbings of Tung Ch'i-ch'ang's Calligraphy," in Wai-kam Ho, ed.,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Volume II*, Kansas City, Mo.: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337-339.

林柏亭等

2006 《大觀：北宋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394-401。

Lin, Po-t'ing, et al., eds.

2006 *Daguan: Beisong shuhua tezhan* (Grand View: Special Exhibition of Northern Sung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p. 394-401.

孟森編著、吳相湘校讀

2013 《清代史》，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Meng, Sen, ed.; Xiang-xiang Wu, annot.

2013 *Qingdai shi*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Taipei: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胡迪軍

2016 〈唐人小楷《靈飛經》的前世今生〉，《書法》，頁140-146。

Hu, Di-jun

2016 "Tangren xiaokai Lingfeijing de qianshi jinsheng (The Past and Present Lives of the Scripture of Spiritual Flight)," *Shufa* (Calligraphy), pp. 140-146.

神田喜一郎等編，戴村蘭譯

1989 《書道全集》，臺北：大陸書店，第八卷。

Kanda, Kiichirō, et al., eds.; Cun-lan Dai, trans.

1989 *Shudao Quanji*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alligraphy), vol. 8, Taipei: Talubook.

施安昌主編

2001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晉唐五代書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Shi, An-chang, ed.

2001 *Gugong bowuyuan cang wenwu zhenpin daxi: Jin Tang Wudai shufa*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Museum: Calligraphy of the J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ical Publishers.

容庚

1984 《叢帖目》，臺北：華正書局。

Rong, Geng

1984 *Congtie mu* (Catalogue of Rubbings), Taipei: Huazheng Books.

啟功

1987 〈記《靈飛經》四十三行本〉，《藝苑掇英》，第34期，頁47。

1999 《啟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Qi, Gong
1987 "Ji *Lingfeijing* sishisanhang ben (A Study on the 43 Straights Version of Spiritual Flight Sutra)," *Yiyuan Duoying,* no. 34, p. 47.
1999 *Qi gong conggao lunwen juan* (Anthology of Qi Gong: Volume of Research Essay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啟功、王靖憲編
2002《中國法帖全集・第十三冊》，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
Qi, Gong, and Jing-xian Wang, eds.
2002 *Zhongguo fatie quanji* (Complete Book of Chinese Calligraphic Models), vol. 13, Wuhan: Hube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許蔚
2016〈唐人寫本《靈飛經》與《上清素奏丹符靈飛六甲》的復原〉,《新國學》，第十三卷（2016年01期），頁154-176。
Xu, Wei
2016 "Tangren xieben *Lingfeijing* yu *Shangqing suzou danfu lingfei liujia* de fuyaun, (The Tang Scripture of Spiritual Fligh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hangqing suzou danfu lingfei liujia)" Xinguoxue* (New National Studies), vol. 13, no. 1 (2016), pp. 154-17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
1991《明董其昌書金剛經般若波羅蜜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Editorial Board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1991 *Ming Dong Qichang shu Jingangjing boreboluomi jing* (The Diamond Sutra Written by Dong Qichang),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陳怡君
2004〈清代海寧陳家的書法世業〉，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Chen, Yi-chun
2004 "Qingdai Haining Chenjia de shufa shiye (Undertakings in Calligraphy of the Chen Family of Hai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Taipei: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楊少峰、王海明編
2012《小楷洛神賦十三行五種》，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Yang, Shao-feng, and Hai-ming Wang, eds.
2012 *Xiaokai Luoshenfu shisanhang wuzhong* (Rhapsody on the Luo River Goddess: Five Versions),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廖珮妏
2019〈《靈飛經》與盛唐宮廷楷書風格之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iao, Pei-wen
2019 "*Lingfeijing* yu sheng Tang kaishu fengge zhi fazhan (Spiritual Flight Sut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urt Regular Script in the High Tang Period)," Taipei: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潘桂明
2000《中國居士佛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Pan, Gui-ming
2000 *Zhongguo jushi fojiaoshi* (A History of Chinese Lay Buddhi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歷代碑帖法書選》編輯組編
1984《唐靈飛經》，北京：文物出版社。
Editorial Board of Lidai beitie fashu xuan, ed.
1984 *Tang Lingfeijing* (Tang Scripture of Spiritual Flight),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賴惠敏
1988〈明清浙西士紳家族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Lai, Hui-min
1988 "Ming Qing Zhexi shishen jiazu de yanjiu (A Study on the Gentry Clans in Western Zhejia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ipei: Ph.D. Diss.,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顏曉軍
2012《董其昌杭州諸問題綜考》，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Yan, Xiao-jun
2012 *Dong Qichang Hangzhou zhu wenti zonhgkao*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Dong Qichang in Hangzhou), Hangzhou: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獻唐編
2016《小楷靈飛經五種》，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Xian, Tang, ed.
2016 *Xiaokai Lingfeijing wuzhong* (Five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 of *Spiritual Flight*),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3《靈隱書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香港：中華佛教出版社、百通（香港）出版社。
2003 *Lingyun shucang: Jingang boruo boluomi jing* (Collection of the Lingyin Temple: The Diamond Sutra), Hong Kong: Zhonghua fojiao Press, Baitong Press.
Chu, Hui-liang J.
1990 "The Chung Yu (A.D. 151-230) Tradition: Pivotal Development in Sung Calligraphy,"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p. 169-191.
Fong, Wen C., Alfreda Murck, Shou-chien Shih, Pao-chen Ch'en, and Jan Stua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4 *Images of the Mind: Selections from the Edward L. Elliott Family and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t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Riely, Celia C.

1992 "Tung Ch'i-ch'ang's Life (1555-1636)," in Wai-kam Ho, ed., *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 (1555-1636), Volume II*, Kansas City, Mo.: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p. 387-457.

Wu, Nelson

1962 "Tung Ch'i-ch'ang: Apathy in Government and Fervor in Art,"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60-293.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NPM Selections)

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0975（最近檢索日期last accessed on：2020.03.16）

East Asian Scroll Paint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East Asia)

https://scrolls.uchicago.edu/view-scroll/54（最近檢索日期last accessed on：2020.03.16）

https://scrolls.uchicago.edu/view-scroll/132（最近檢索日期last accessed on：2020.03.16）

https://scrolls.uchicago.edu/view-scroll/212（最近檢索日期last accessed on：2020.03.16）

Harvard Library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4160439$1i（最近檢索日期last accessed on：2020.03.16）

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4765199$1i（最近檢索日期last accessed on：2020.03.16）

https://digitalcollections.library.harvard.edu/catalog/990095538710203941（最近檢索日期last accessed on：2020.03.16）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last accessed on：2020.03.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封面，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2 （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3 （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局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4 （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收入陳璸主持刊刻，《渤海藏真帖》（1630年），拓本，局部。獻唐編，《小楷靈飛經五種》（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頁46-47。

圖5 （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收入陳璸主持刊刻，《渤海藏真帖》（1630年），拓本，局部。獻唐編，《小楷靈飛經五種》，頁72-73。

圖6 （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收入陳璸主持刊刻，《渤海藏真帖》（1630年），拓本，局部（年款）。獻唐編，《小楷靈飛經五種》，頁75。

圖7 董其昌跋《小楷靈飛經》，第一段（1593年），收入《渤海藏真帖》（1630年），拓本。獻唐編，《小楷靈飛經五種》，頁75。

圖8 董其昌跋《小楷靈飛經》，第二段（1610年），收入《渤海藏真帖》（1630年），拓本。獻唐編，《小楷靈飛經五種》，頁75-78。

圖9 董其昌跋《小楷靈飛經》，第三段，收入《渤海藏真帖》（1630年），拓本。獻唐編，《小楷靈飛經五種》，頁78-80。

圖10 （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第四、五行間騎縫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11 （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第三十二、三十三行間騎縫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12 鍾紹京，《李旦奉制刊碑記》，706年，局部。神田喜一郎等編，戴村蘭譯，《書道全集》（臺北：大陸書店，1989），第八卷，圖68。

圖13 陳之伸跋《小楷靈飛經》，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14 陳元龍跋《小楷靈飛經》，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5 翁同龢錄寫董其昌二札，收在（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16 董其昌札，收在（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17 國詮，《善見律卷》，648年，北京故宮藏，局部。施安昌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晉唐五代書法》（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頁165。

圖18 國詮，《善見律卷》，648年，北京故宮藏，局部。施安昌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晉唐五代書法》，頁168。

圖19 櫟社老人（陳之伸）跋國詮，《善見律卷》，北京故宮藏。筆者拍攝。

圖20 櫟社老人（陳之伸）款識與「魯植」白文方印，收在國詮，《善見律卷》後，北京故宮藏。筆者拍攝。

圖21 「陳之伸」條目，（民國）許傳霈等原纂，朱錫恩等續纂，《海寧州志稿》，第4冊，卷十二（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1371。

圖22 項元汴「墨林」及「子京父印」二鑑藏印，在（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裱邊，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23 董其昌，《墨禪軒說寄吳周生卷》，1628年，廣州藝術博物館藏，局部。何海林編，《董其昌書墨禪軒說》（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頁2-4。

圖24 董其昌，《跋趙令穰江鄉清夏圖卷》，1596年，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East Asian Scroll Paint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East Asia): https://scrolls.uchicago.edu/view-scroll/54（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25 《女史箴圖卷題記》，大英博物館藏，局部。East Asian Scroll Paint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East Asia): https://scrolls.uchicago.edu/view-scroll/132（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26 董其昌，《題黃公富春山居圖卷》，1596年，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網頁：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0975（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27 王獻之，《小楷洛神十三行》（碧玉版），拓本，局部。楊少峰、王海明編，《小楷洛神賦十三行五種》（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無頁碼。

圖28 董其昌，《臨樂毅論》，1620年，廣東省博物館藏，局部。江西美術出版社編，《明董其昌小楷精選》（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13），無頁碼。

圖29 董其昌，《小楷陰符經》，1624年，上海博物館藏，局部。江西美術出版社編，《明董其昌小楷精選》，無頁碼。

圖30 董其昌，《跋五星廿八宿卷》，1636年，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古原宏伸、傅申編，《董其昌の書畫》（東京：二玄社，1981），圖版篇，頁2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1 董其昌，《跋墨跡本洛神十三行》，收入《戲鴻堂法帖》卷一（1603年），拓本，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哈佛大學圖書館網頁：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4160439$1i（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32 董其昌，《跋女史箴題記》，收入《戲鴻堂法帖》卷一（1603年），拓本，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哈佛大學圖書館網頁：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4160439$1i（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33 董其昌，《跋李公麟圖卷》，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East Asian Scroll Paintings (University of Chicago Center for East Asia): https://scrolls.uchicago.edu/view-scroll/212（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34 徐浩，《道德經》，收入《戲鴻堂法帖》卷一（1603年），拓本，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哈佛大學圖書館網頁：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4160439$1i（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35 （傳）鍾紹京，《佛經》，收入《戲鴻堂法帖》卷一（1603年），拓本，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哈佛大學圖書館網頁：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4160439$1i（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36 趙孟頫跋國詮《善見律卷》，1313年，北京故宮藏。筆者拍攝。

圖37 馮子振跋國詮《善見律卷》，無紀年，北京故宮藏。筆者拍攝。

圖38 董其昌跋國詮《善見律卷》，1634年，北京故宮藏。筆者拍攝。

圖39 （傳）鍾紹京，《轉輪聖王經卷》，648年，天津博物館藏，局部。筆者拍攝。

圖40 韓逢禧行草書跋（傳）鍾紹京，《轉輪聖王經卷》，天津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圖41 元人石郁、鄭桂高、姜楙、盛彪、仇遠、曹良史等觀款，1294年，在（傳）鍾紹京，《轉輪聖王經卷》後，天津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圖42 元人蔡儒琺、程士與等觀款（1340）與明初人金幼孜跋（1405），在（傳）鍾紹京，《轉輪聖王經卷》後，天津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圖43 鍾繇，《薦季直表》，真賞齋帖本，拓本，局部。啟功、王靖憲編，《中國法帖全集・第十三冊》（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5。

圖44 （傳）楊羲，《黃庭內景經》，收入《戲鴻堂法帖》卷一（1603年），拓本，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局部。哈佛大學圖書館網頁：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4160439$1i（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45 （傳）楊羲，《黃庭內景經》，收入《鬱岡齋墨妙》卷二（1611年），拓本，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局部。哈佛大學圖書館網頁：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14765199$1i（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46 陳之伸，《跋趙孟頫小楷黃庭內景經》，1630年，收入《渤海藏真帖》卷六，拓本，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哈佛大學圖書館網頁：https://digitalcollections.library.harvard.edu/catalog/990095538710203941（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47 趙孟頫，《小楷常清靜經卷》，約1292年，佛利爾美術館藏，局部。中田勇次郎、傅申編集，《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第3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頁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8　董其昌，《小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592年，杭州雲棲寺藏，局部。《靈隱書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香港：中華佛教出版社、百通〔香港〕出版社，2003）。

圖49　董其昌，《小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1592年，杭州雲棲寺藏，局部。《靈隱書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圖50　董其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明董其昌書金剛經般若波羅蜜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

圖51　翁同龢跋《小楷靈飛經》，1894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網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36439（最近檢索日期：2020.03.16）

圖52　曾衍東，《六甲靈飛上乘圖軸》，Elliott家族舊藏，見Wen C. Fong, and Alfreda Murck, Shou-chien Shih, Pao-chen Ch'en, and Jan Stuart, *Images of the Mind: Selections from the Edward L. Elliott Family and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t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p. 481.

圖53　趙孟頫二偽跋，（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後，收入《滋蕙堂帖》，卷三，臺南私人收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傳）鍾紹京　《小楷靈飛經》封面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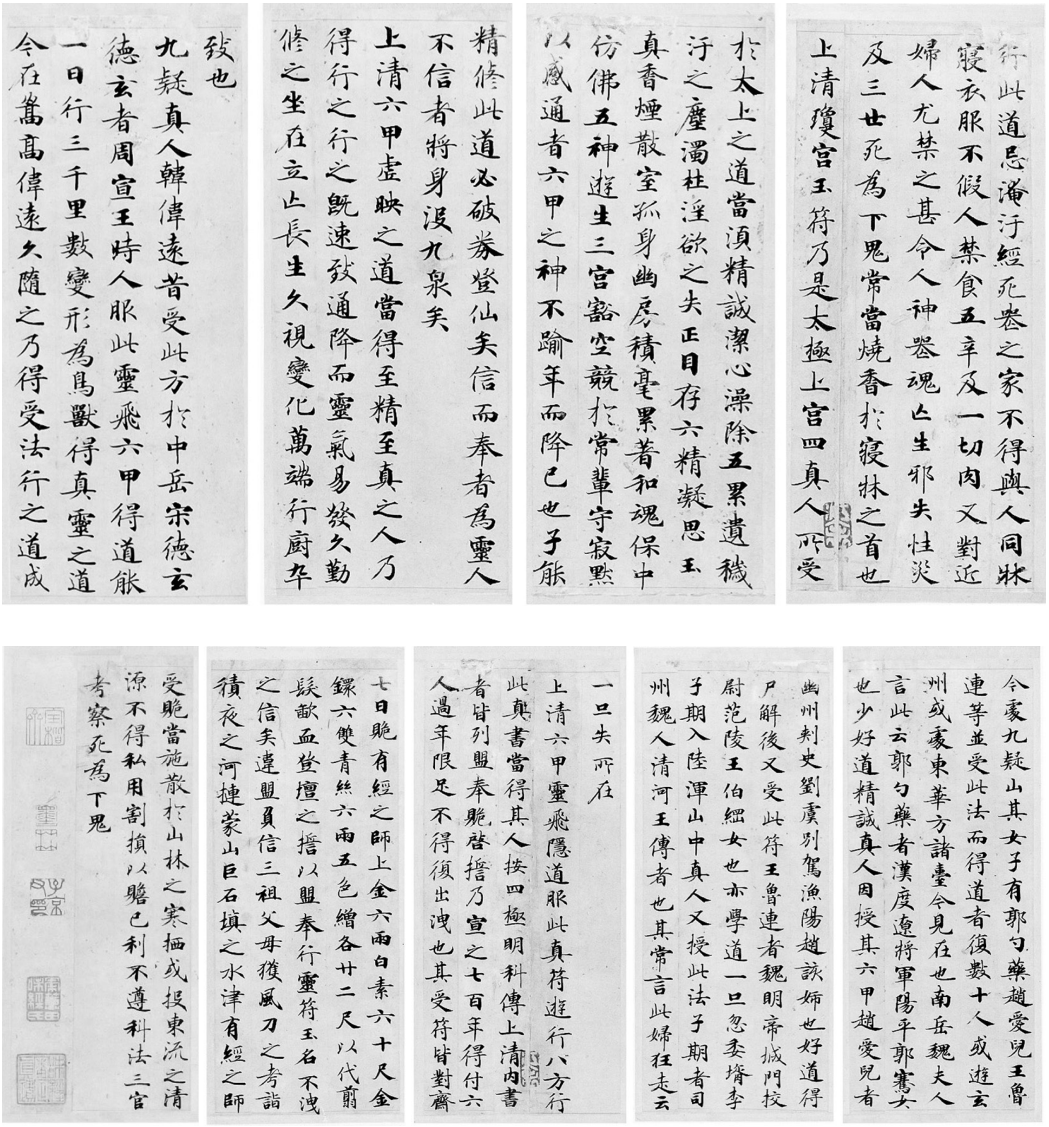


圖2 （傳）鍾紹京 《小楷靈飛經》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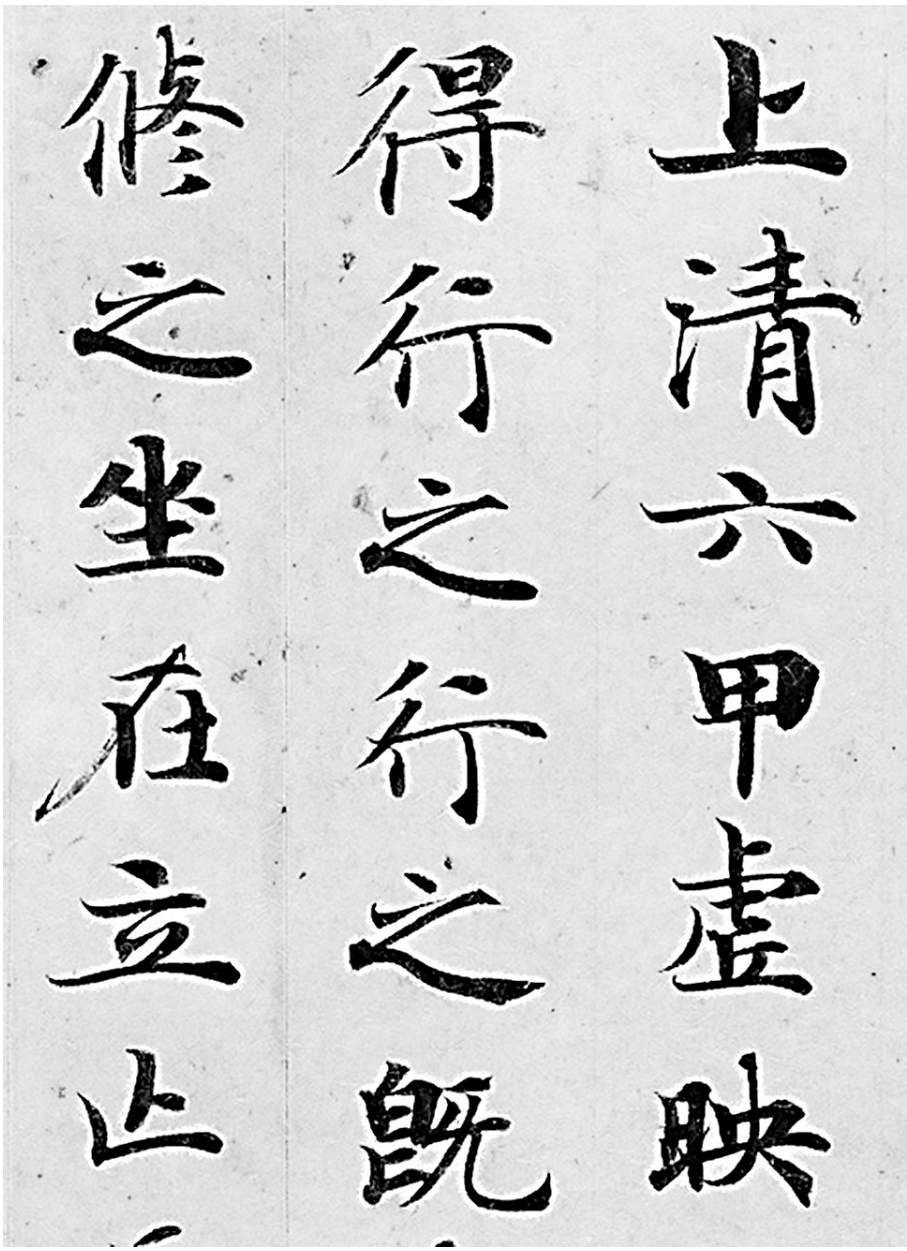


圖3　（傳）鍾紹京　《小楷靈飛經》　局部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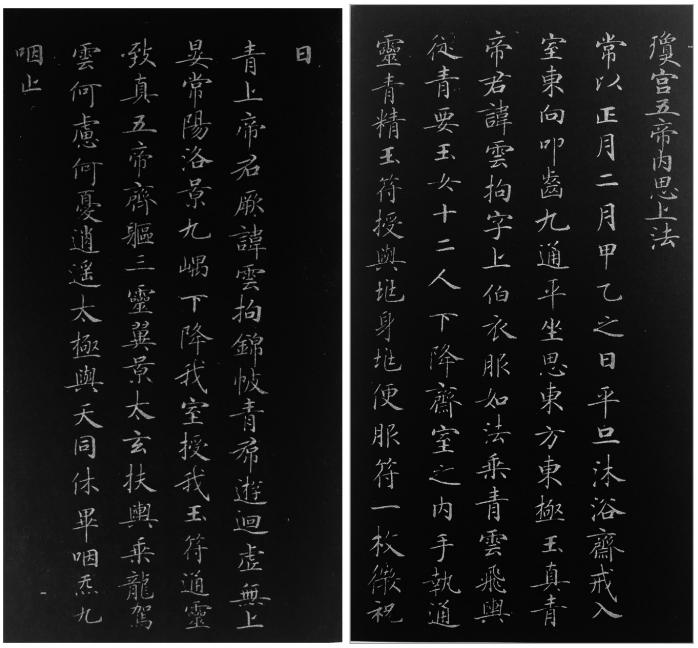


圖4 （傳）鍾紹京 《小楷靈飛經》 收入陳璸主持刊刻，《渤海藏真帖》（1630年） 拓本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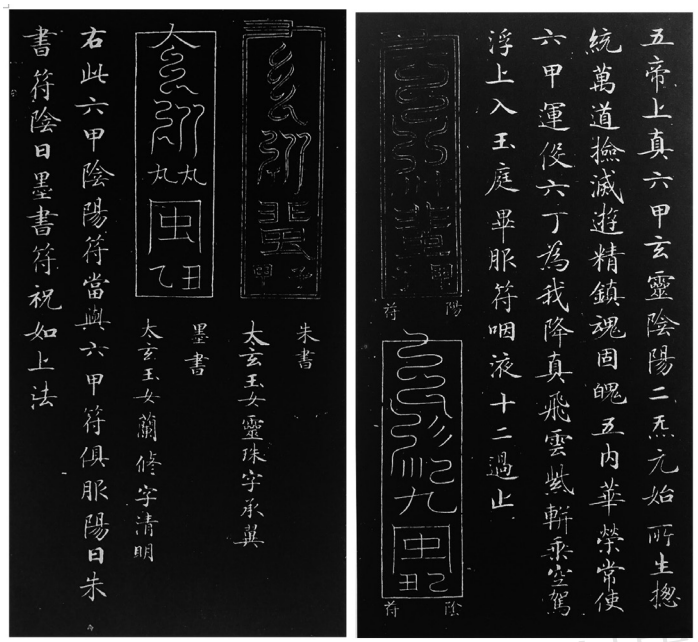


圖5 （傳）鍾紹京 《小楷靈飛經》 收入陳璸主持刊刻，《渤海藏真帖》（1630年） 拓本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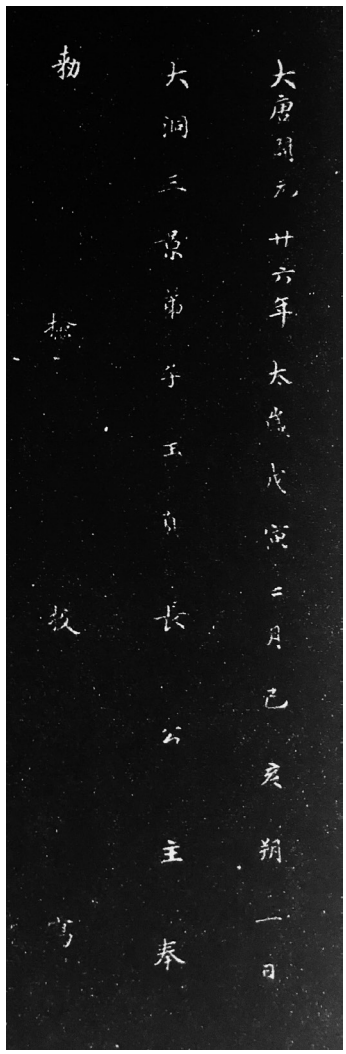

大唐開元廿六年太歲戊寅二月己亥朔一日
大洞三景弟子玉京長公主奉
敕
寫

圖6　（傳）鍾紹京　《小楷靈飛經》　收入陳璸主持刊刻，《渤海藏真帖》（1630年）　拓本　局部（年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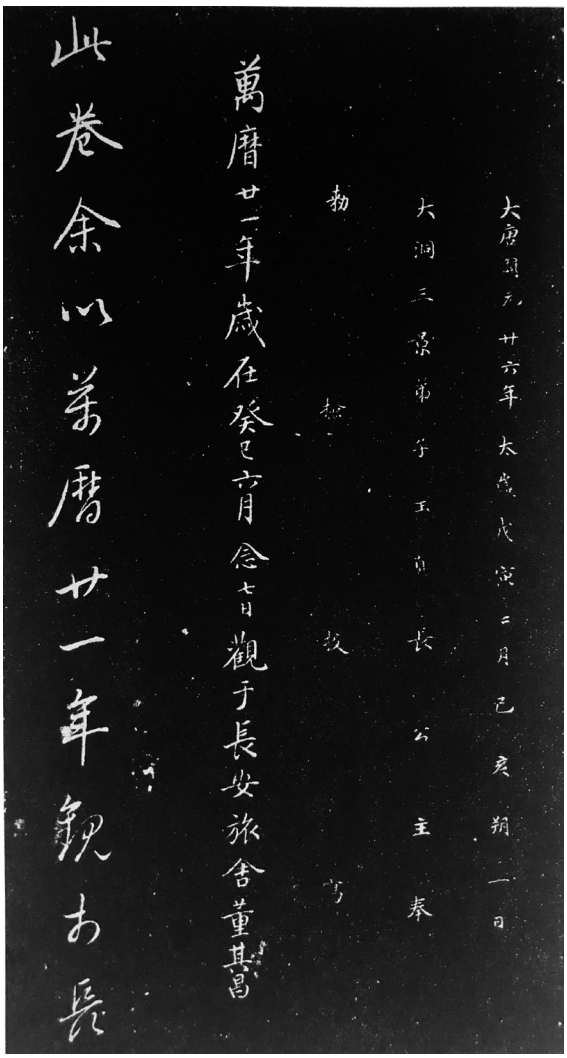

大唐開元廿六年太歲戊寅二月己亥朔一日
大洞三景弟子玉京長公主奉
敕
寫
萬曆廿一年歲在癸巳六月念七日觀于長安旅舍董其昌
此卷余以萬曆廿一年觀于長

圖7　董其昌跋《小楷靈飛經》　第一段（1593年）收入《渤海藏真帖》（1630年）　拓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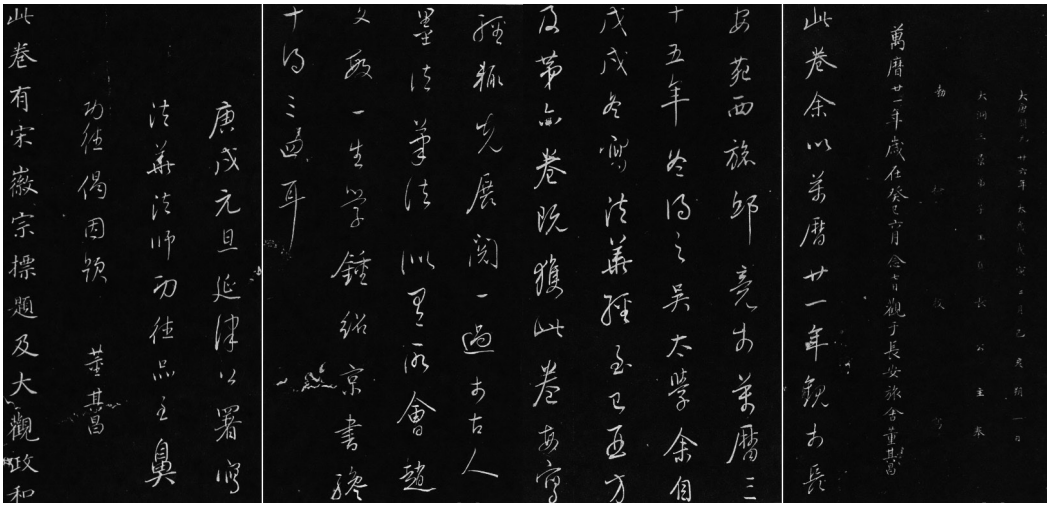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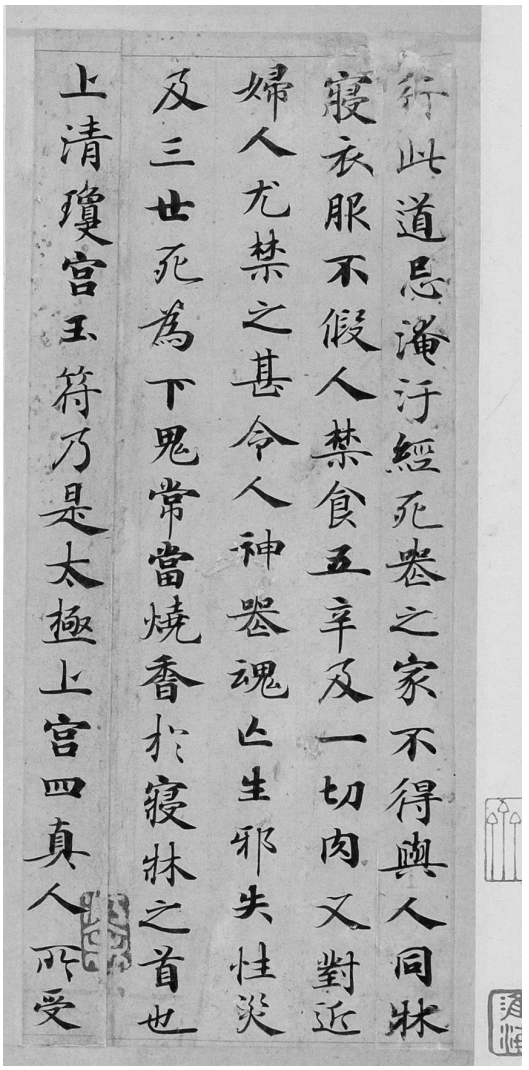


圖8 董其昌跋《小楷靈飛經》 第二段（1610年） 收入《渤海藏真帖》（1630年） 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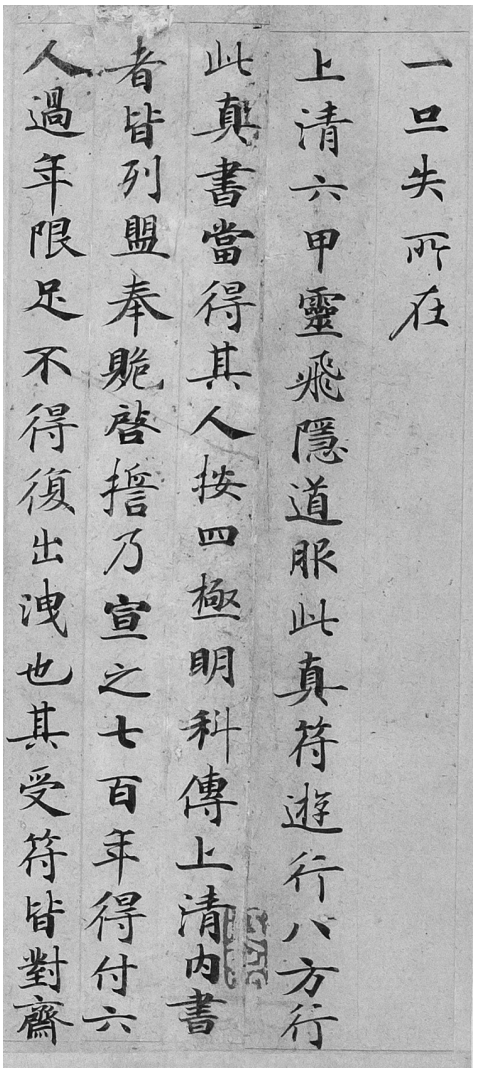
圖9 董其昌跋《小楷靈飛經》 第三段 收入《渤海藏真帖》（1630年） 拓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行此道忌淹汙經死喪之家不得與人同牀寢衣服不假人禁食五辛及一切肉又對近婦人尤禁之甚令人神器魂亡生邪失性災及三世死為下鬼常當燒香於寢牀之首也上清瓊宮玉符乃是太極上宮四真人所受

圖10　（傳）鍾紹京　《小楷靈飛經》　第四、五行間騎縫印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一旦失所在
上清六甲靈飛隱道服此真符遊行八方行此真書當得其人按四極明科傳上清內書者皆列盟奉脆啓擔乃宣之七百年得付六人過年限足不得復出洩也其受符皆對齋

圖11　（傳）鍾紹京　《小楷靈飛經》　第三十二、三十三行間騎縫印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2 鍾紹京 《李旦奉制刊碑記》 706年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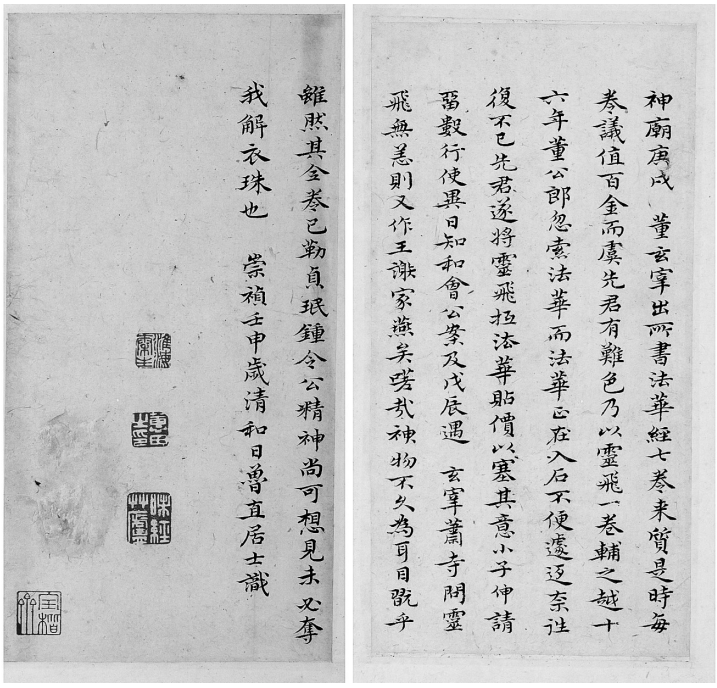

神廟庚戌　董玄宰出所書法華經七卷來質是時每
卷議值百金而虞先君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卷輔之越十
六年董公郎忽索法華而法華已在入石不便遽返余往
復不已先君遂將靈飛扯法華貼償以塞其意小子伸請
留數行使異日知和會公寖及戊辰遇　玄宰蕭寺問靈
飛無恙則又作王謝家燕矣嗟哉神物不久為可目覩乎
雖然其全卷已勒貞珉鍾令公精神尚可想見未必專
我解衣珠也　崇禎壬申歲清和日曾直居士識

圖13　陳之伸跋《小楷靈飛經》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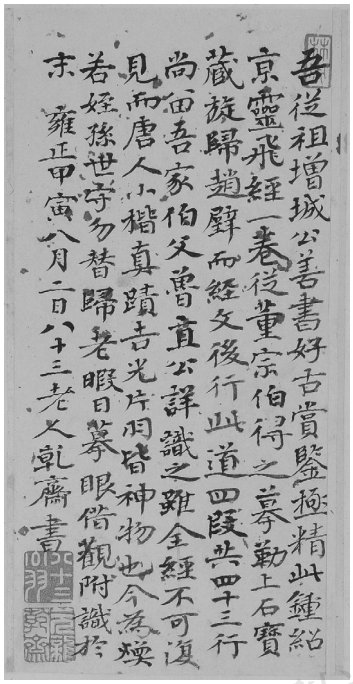

吾從祖增城公善書好古賞鑒極精此經紹
京靈飛經一卷從董宗伯得之募勒上石寶
藏旋歸趙壁而經又後行此道四段共四十三行
尚留吾家伯父曾直公詳識之雖全經不可復
見而唐人小楷真蹟古光片羽皆神物也今燕燕
若姪孫世守勿替歸老暇日摹眼倍覩附識於
末　雍正甲寅八月二日八十三老人乾齋書

圖14　陳元龍跋《小楷靈飛經》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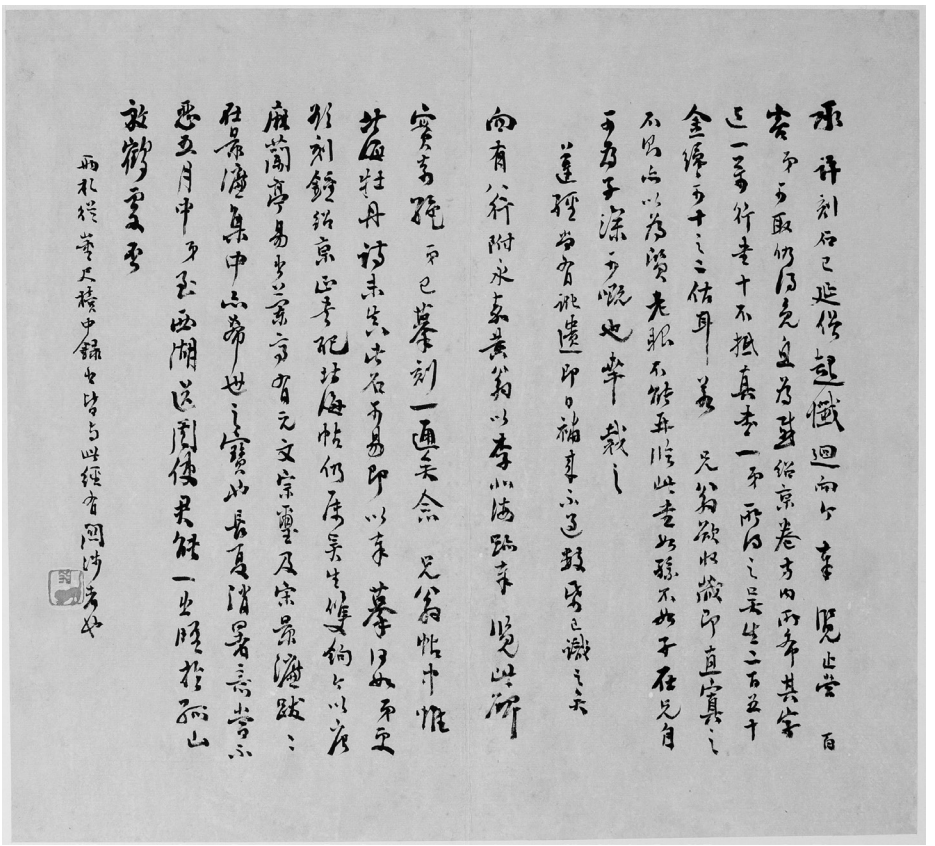


圖15 翁同龢錄寫董其昌二札 收在（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後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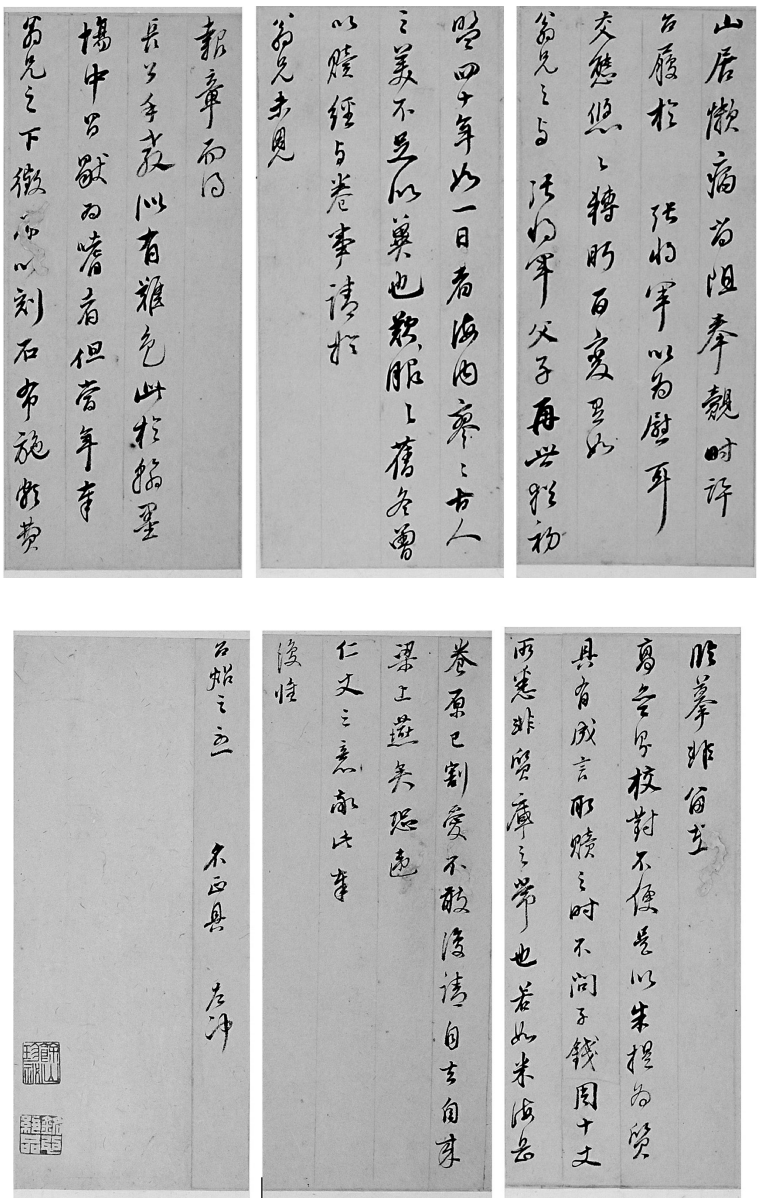


圖16　董其昌札　收在（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後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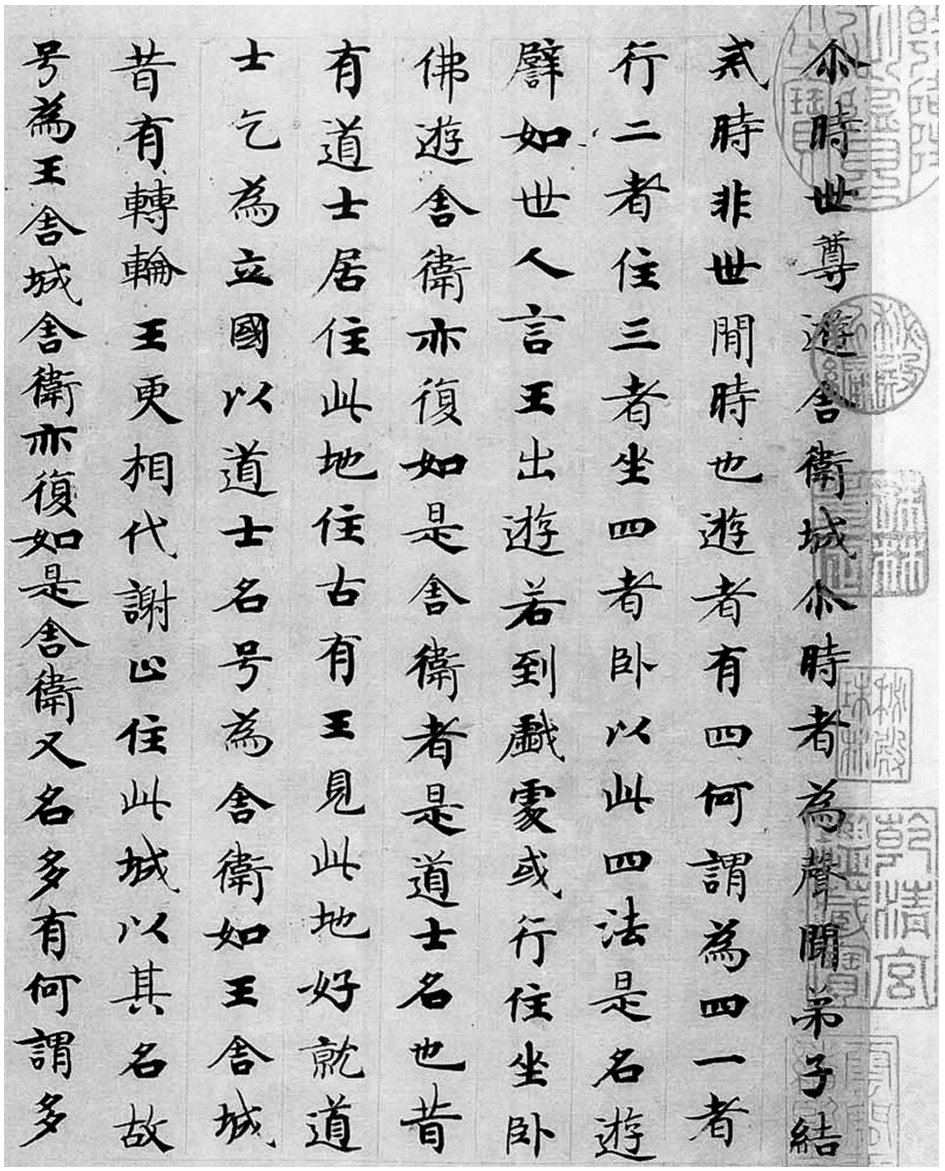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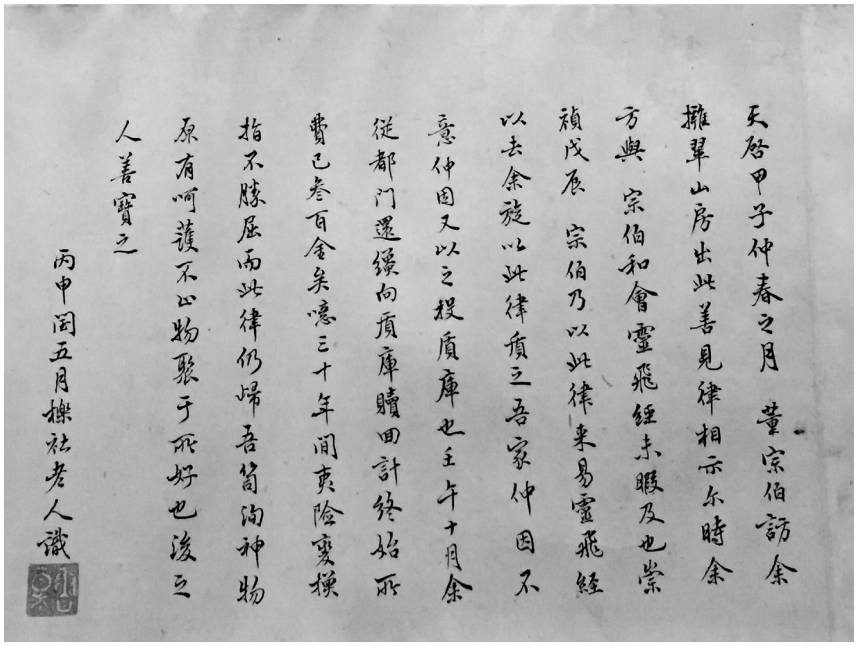
圖17 國詮 《善見律卷》 648年 北京故宮藏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8　國詮　《善見律卷》　648年　北京故宮藏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啓甲子仲春之月 董宗伯訪余
攜翠山房出此善見律相示尔時余
方與 宗伯和會靈飛經未暇及也崇
禎戊辰 宗伯乃以此律來易靈飛經
以去余旋以此律質之吾家仲因不
意仲因又以之投質庫也壬午十月余
從都門還緩向質庫贖回計終始所
費已叁百金矣噫三十年間真險變換
指不勝屈而此律仍歸吾笥洵神物
原有呵護不以物聚于所好也後之
人善寶之

丙申閏五月櫟社老人識

圖19 櫟社老人（陳之伸）跋國詮《善見律卷》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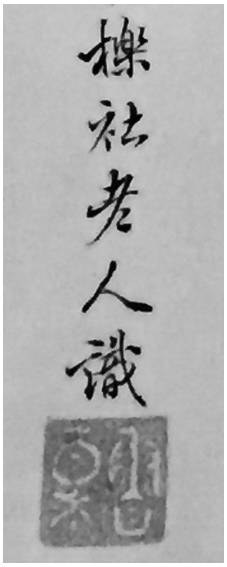


圖20 櫟社老人（陳之伸）款識與「魯植」白文方印
收在國詮，《善見律卷》後 北京故宮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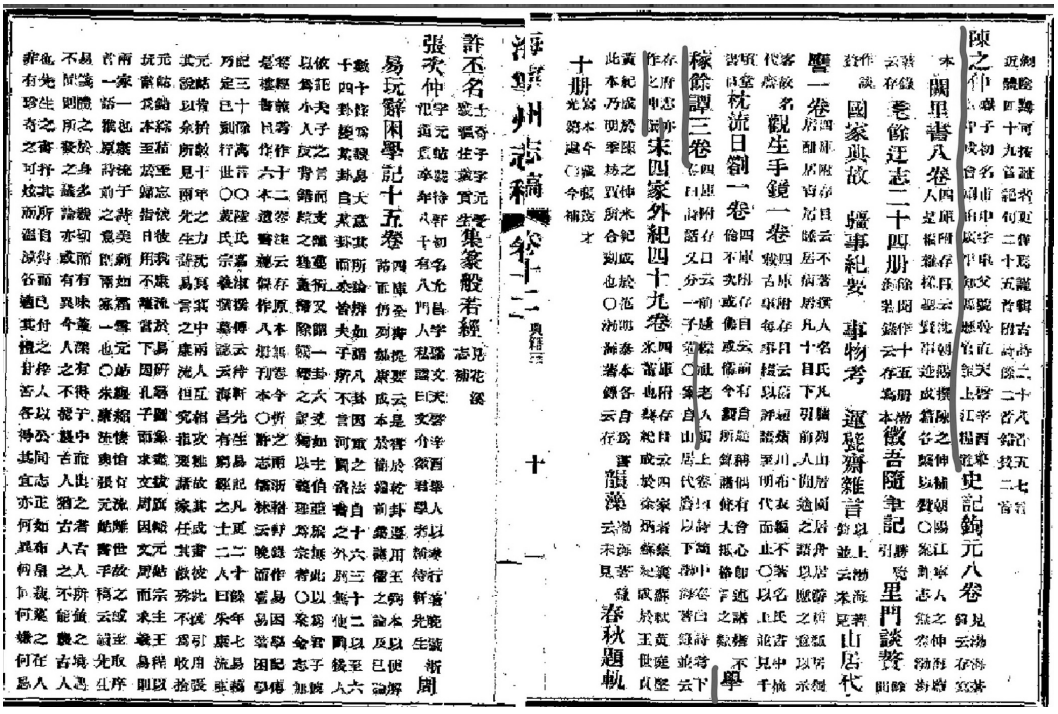


圖21　「陳之伸」條目　（民國）許傅霈等原纂，朱錫恩等續纂，《海寧州志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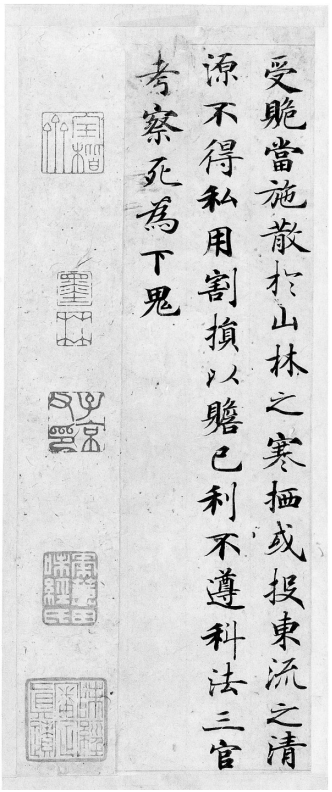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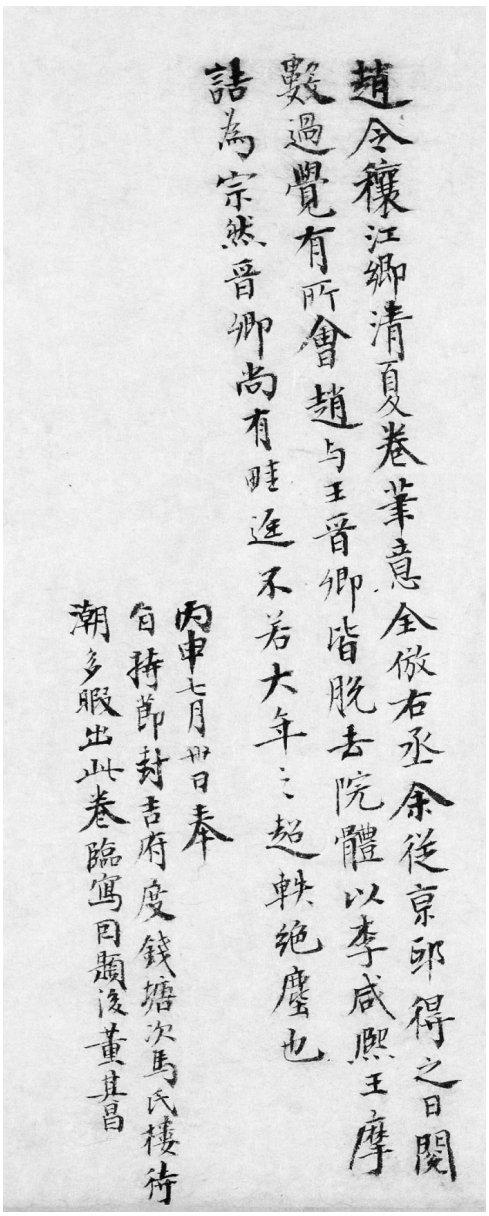


圖22　項元汴「墨林」及「子京父印」二鑑藏印　在（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裱邊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23　董其昌　《墨禪軒說寄吳周生卷》　1628年　廣州藝術博物館藏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与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咸熙王摩詰為宗然晉卿尚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絶塵也

丙申七月廿日奉

旬持節封吉府度錢塘次馬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董其昌

圖24　董其昌　《跋趙令穰江鄉清夏圖卷》　1596年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25　《女史箴圖卷題記》　大英博物館藏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6 董其昌 《題黃公富春山居圖卷》 1596年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王獻之 《小楷洛神十三行》（碧玉版） 拓本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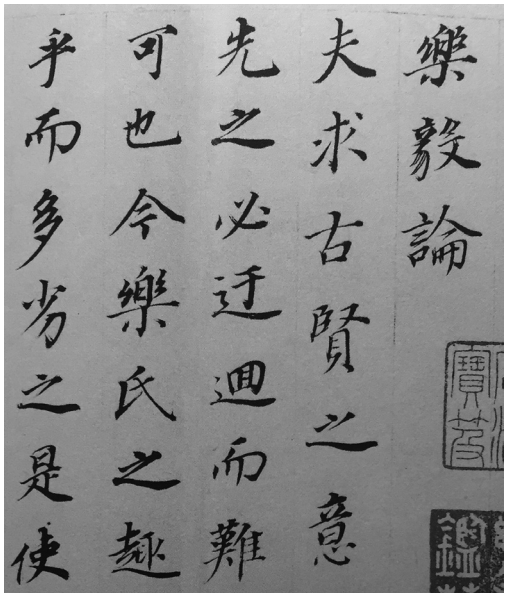

樂毅論
夫求古賢之意
先之必迂迴而難
可也今樂氏之趣
乎而多岁之是使

圖28　董其昌　《臨樂毅論》　1620年　廣東省博物館藏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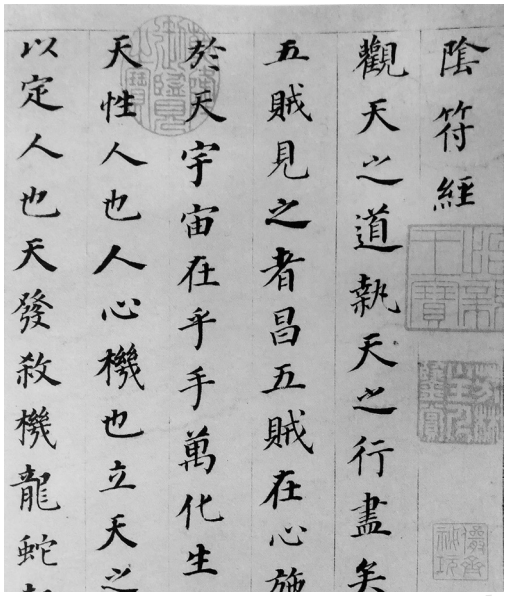

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
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
以定人也天發殺機龍蛇

圖29　董其昌　《小楷陰符經》　1624年　上海博物館藏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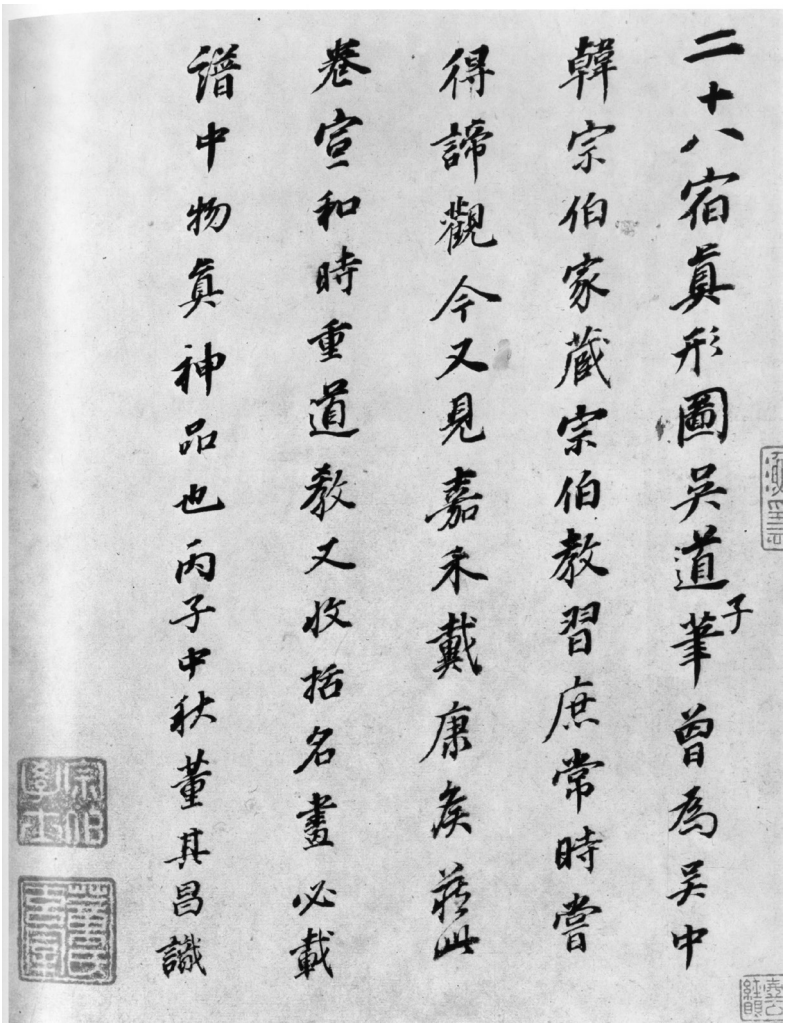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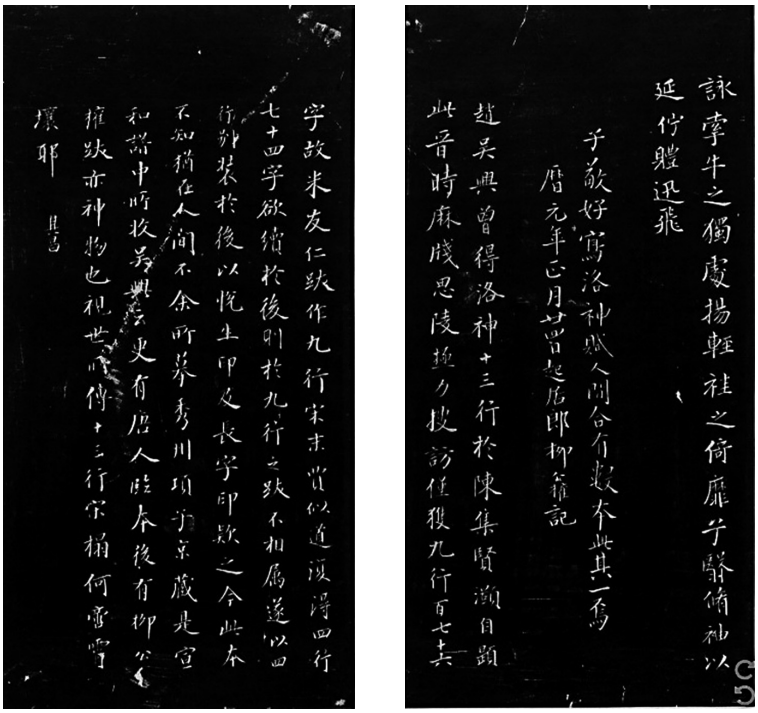


圖30　董其昌　《跋五星廿八宿卷》　1636年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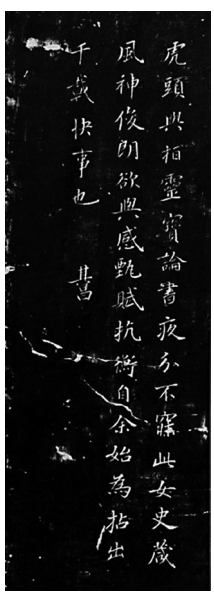


詠孳牛之獨處揚輕袿之倚靡于縣脩袖以延佇體迅飛

于歙好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爲曆元年三月廿日起居郎柳公記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觀自題此晉時麻牋思陵摹刻仅得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粘裝於後以悅生卬之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不余所藏秀川項子京藏是宣和諸中所收爲甲乙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祝世之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雲壤耶　昌

圖31　董其昌　《跋墨跡本洛神十三行》　收入《戲鴻堂法帖》卷一（1603年）　拓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虎頭與拓靈寶論書疾劣不窺此女史箴風神俊朗欲與顧虎抗衡自余始爲拓出千載快事也　昌

圖32　董其昌　《跋女史箴題記》　收入《戲鴻堂法帖》卷一（1603年）　拓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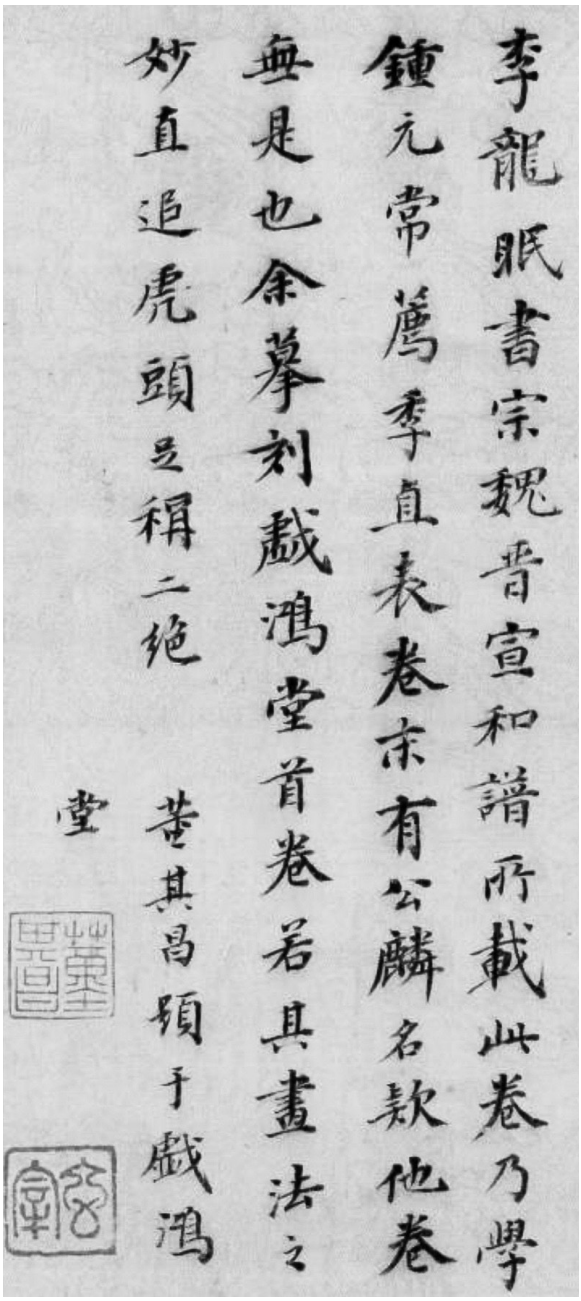


圖33 董其昌 《跋李公麟圖卷》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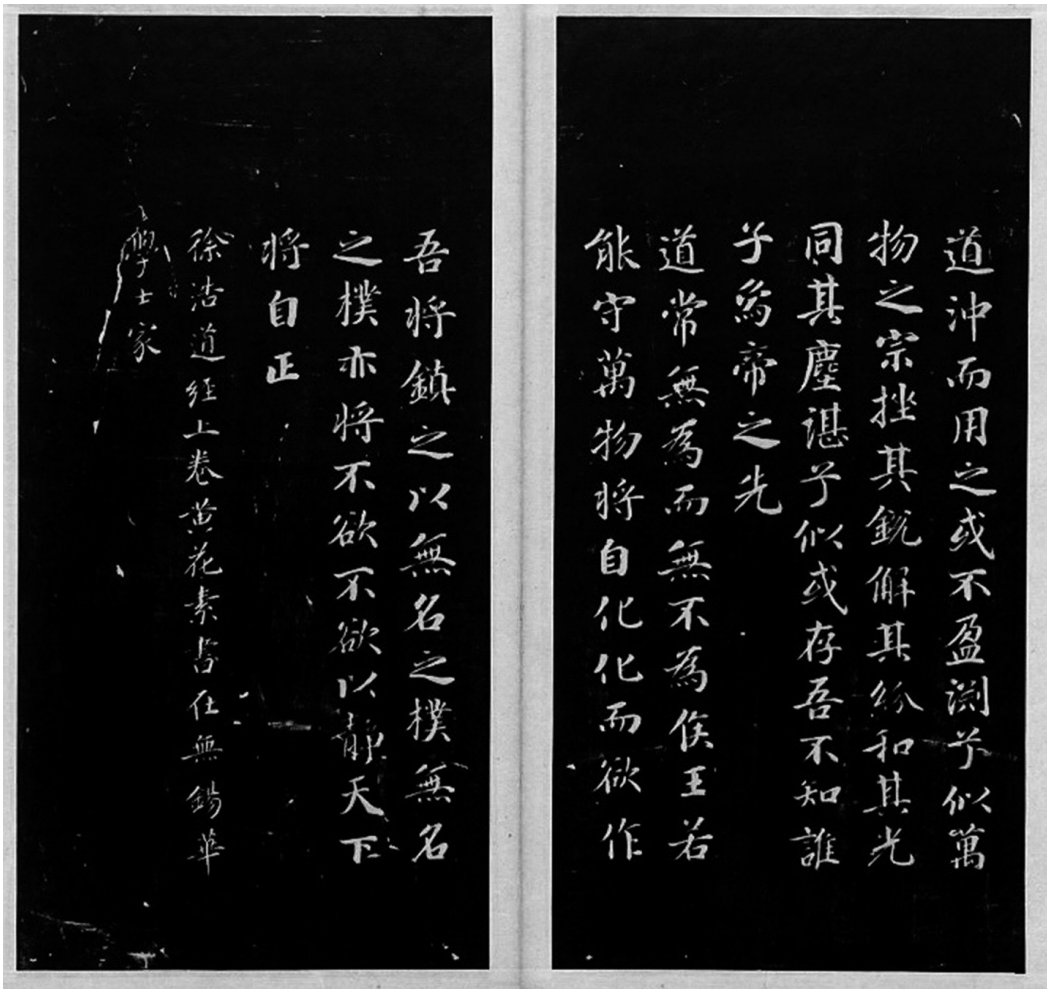


圖34　徐浩　《道德經》　收入《戲鴻堂法帖》卷一（1603年）　拓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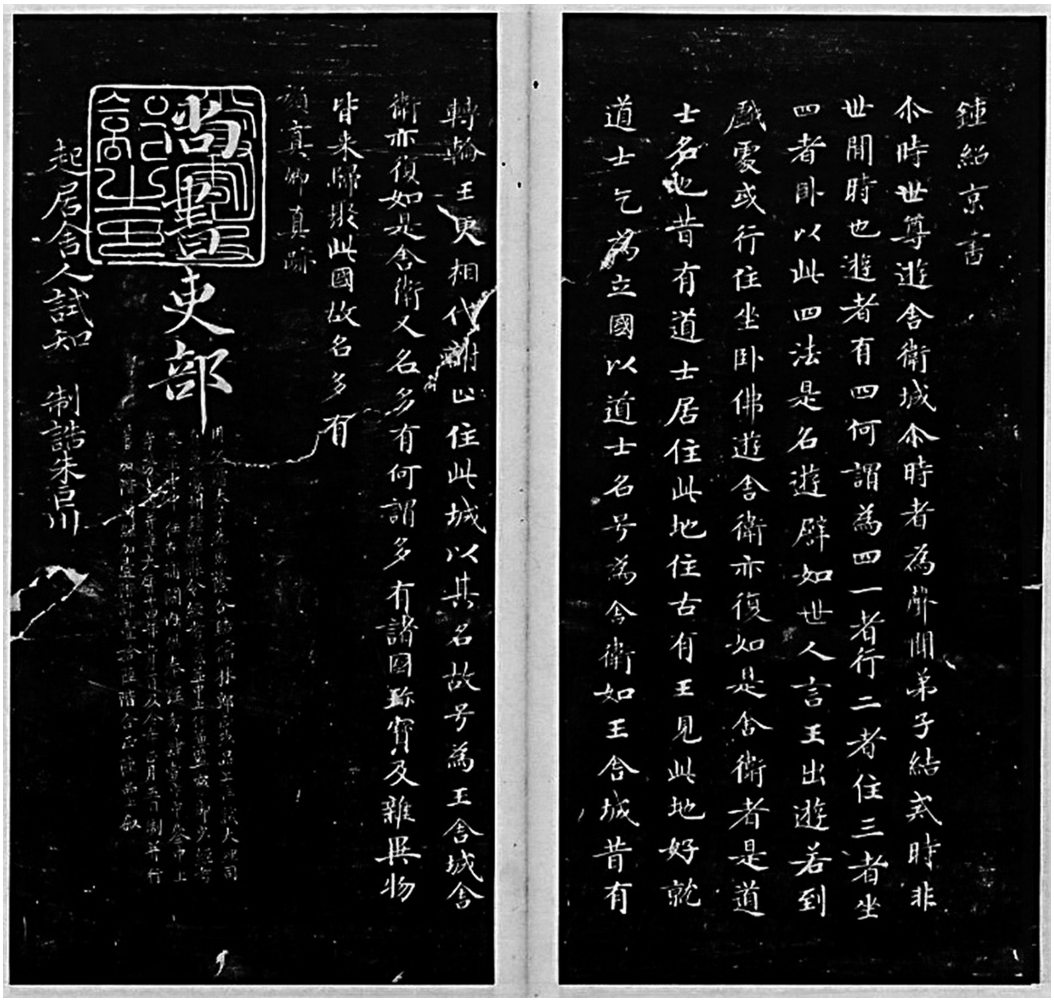


圖35 （傳）鍾紹京 《佛經》 收入《戲鴻堂法帖》卷一（1603年） 拓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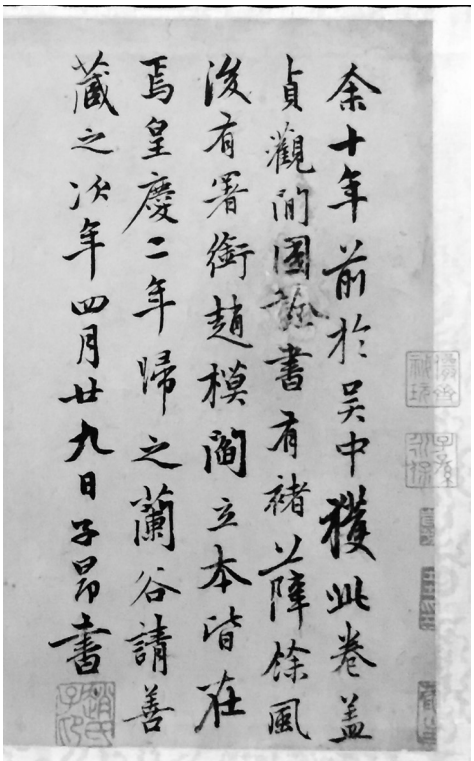


圖36　趙孟頫跋國詮《善見律卷》　1313年　北京故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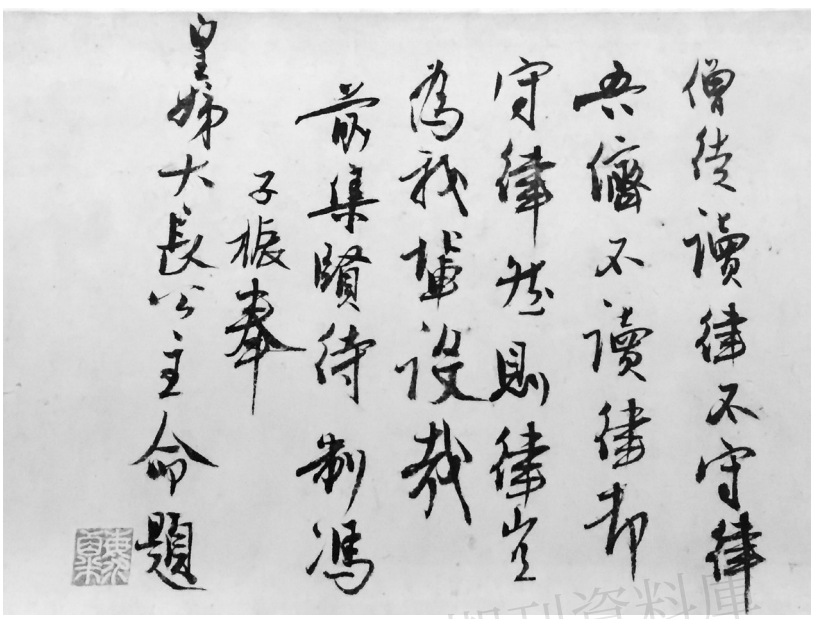


圖37　馮子振跋國詮《善見律卷》　無紀年　北京故宮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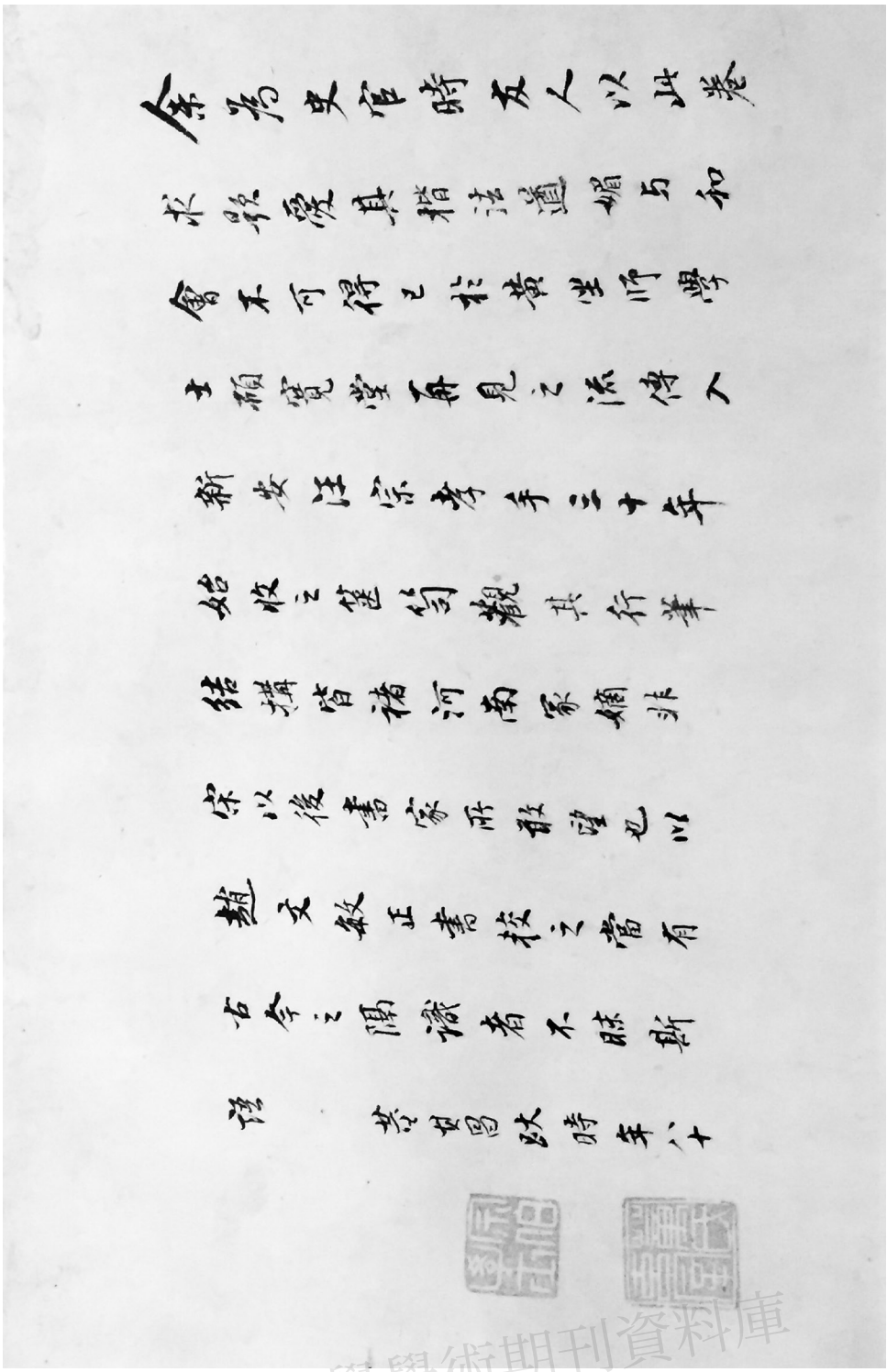


圖38 董其昌跋國詮《善見律卷》 1634年 北京故宮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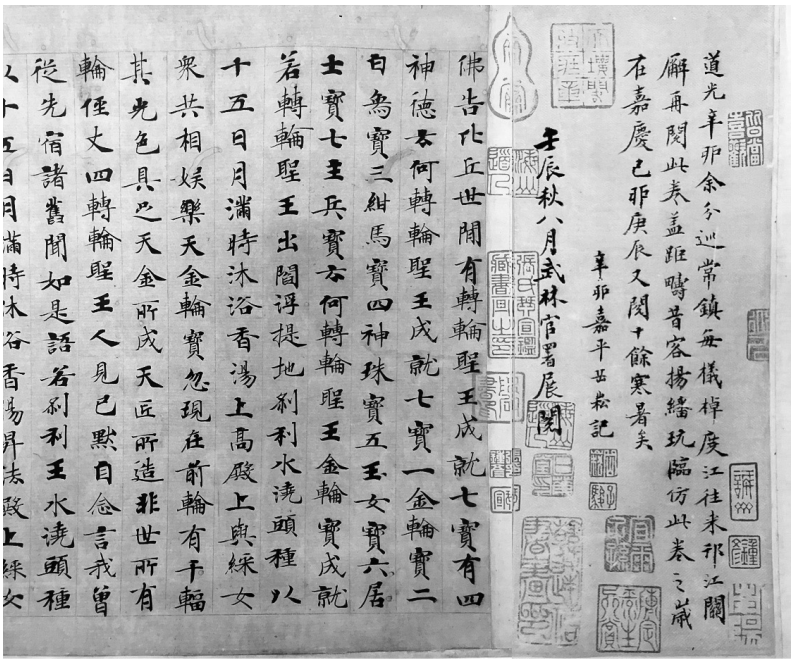


圖39　（傳）鍾紹京　《轉輪聖王經卷》　648年　天津博物館藏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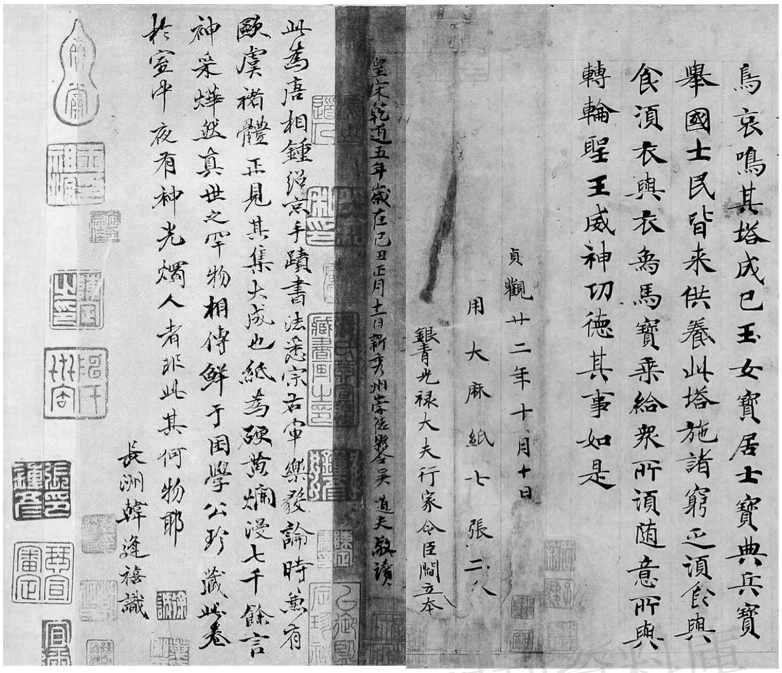


圖40　韓逢禧行草書跋（傳）鍾紹京，《轉輪聖王經卷》　天津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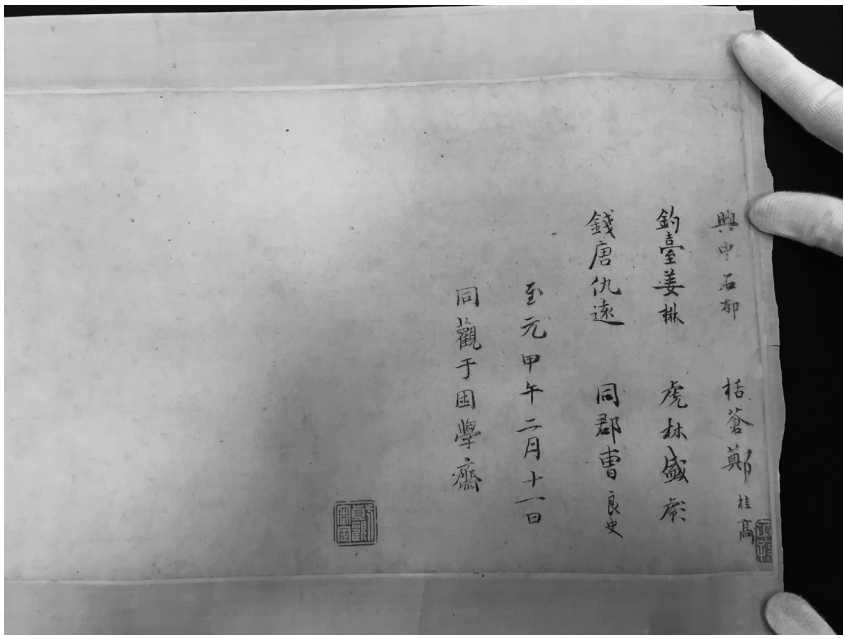


圖41　元人石郁、鄭桂高、姜楙、盛彪、仇遠、曹良史等觀款　1294年　在（傳）鍾紹京，《轉輪聖王經卷》後　天津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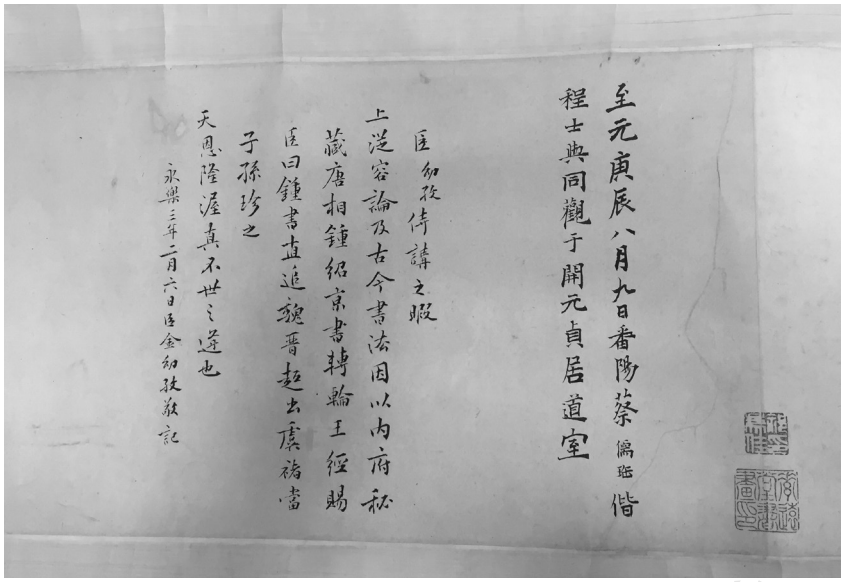


圖42　元人蔡儒琀、程士與等觀款（1340）與明初人金幼孜跋（1405）　在（傳）鍾紹京，《轉輪聖王經卷》後　天津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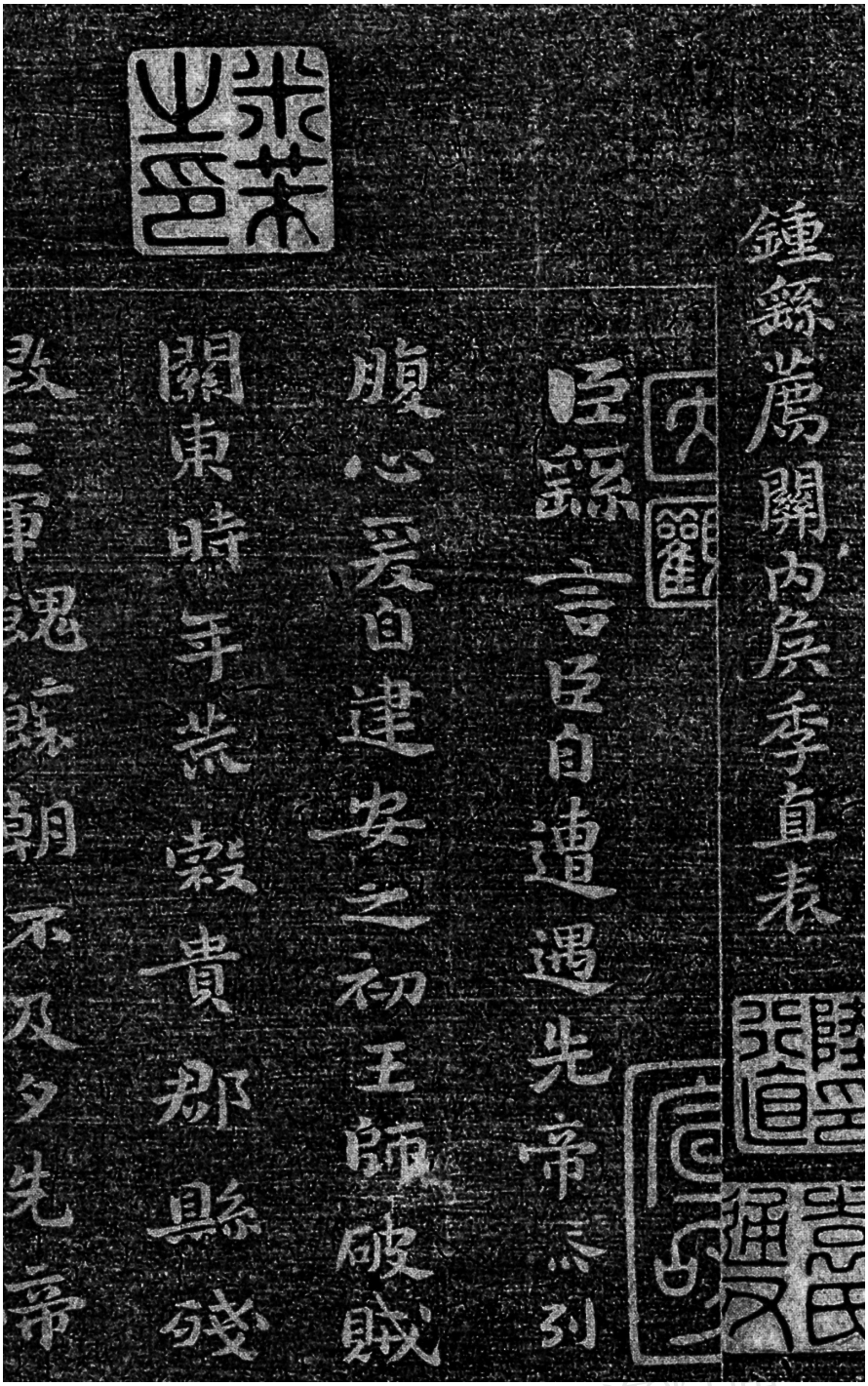


圖43　鍾繇　《薦季直表》　真賞齋帖本　拓本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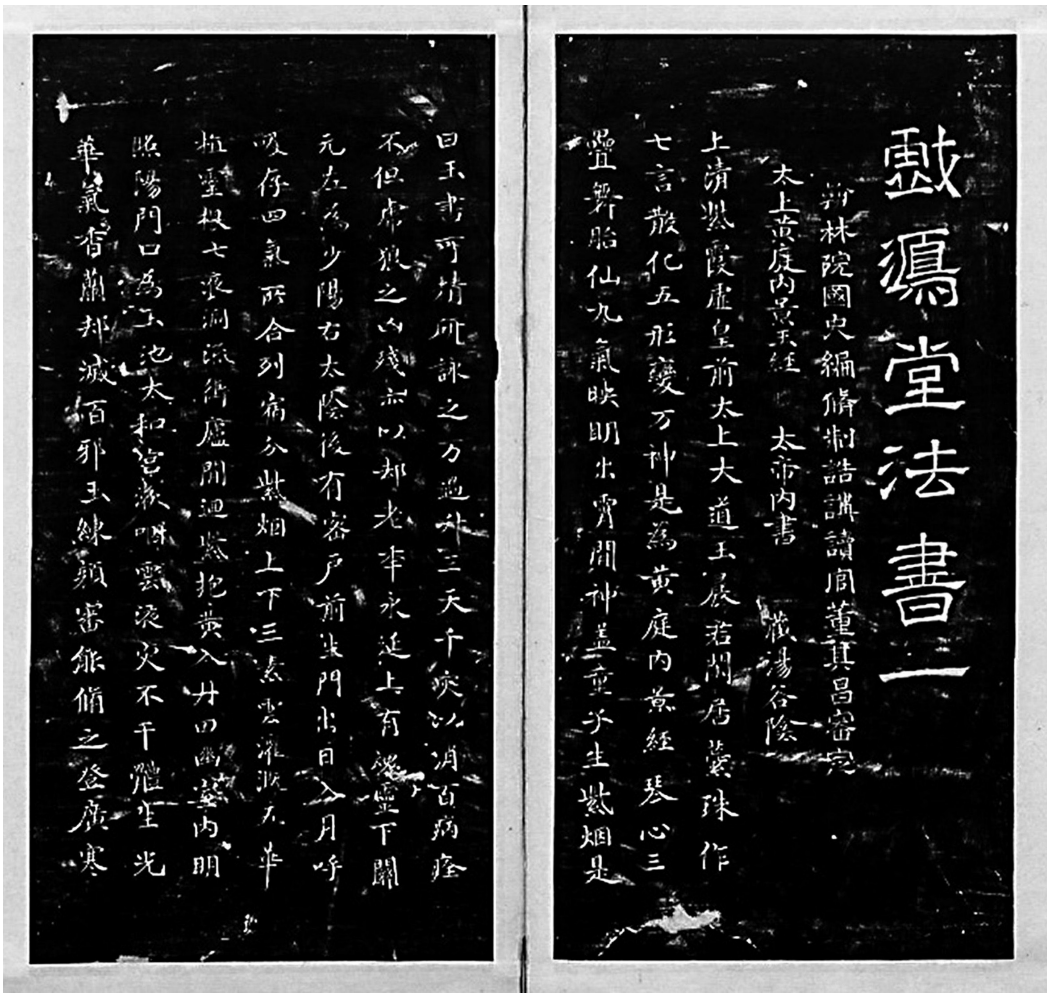


圖44 （傳）楊羲 《黃庭內景經》 收入《戲鴻堂法帖》卷一（1603年） 拓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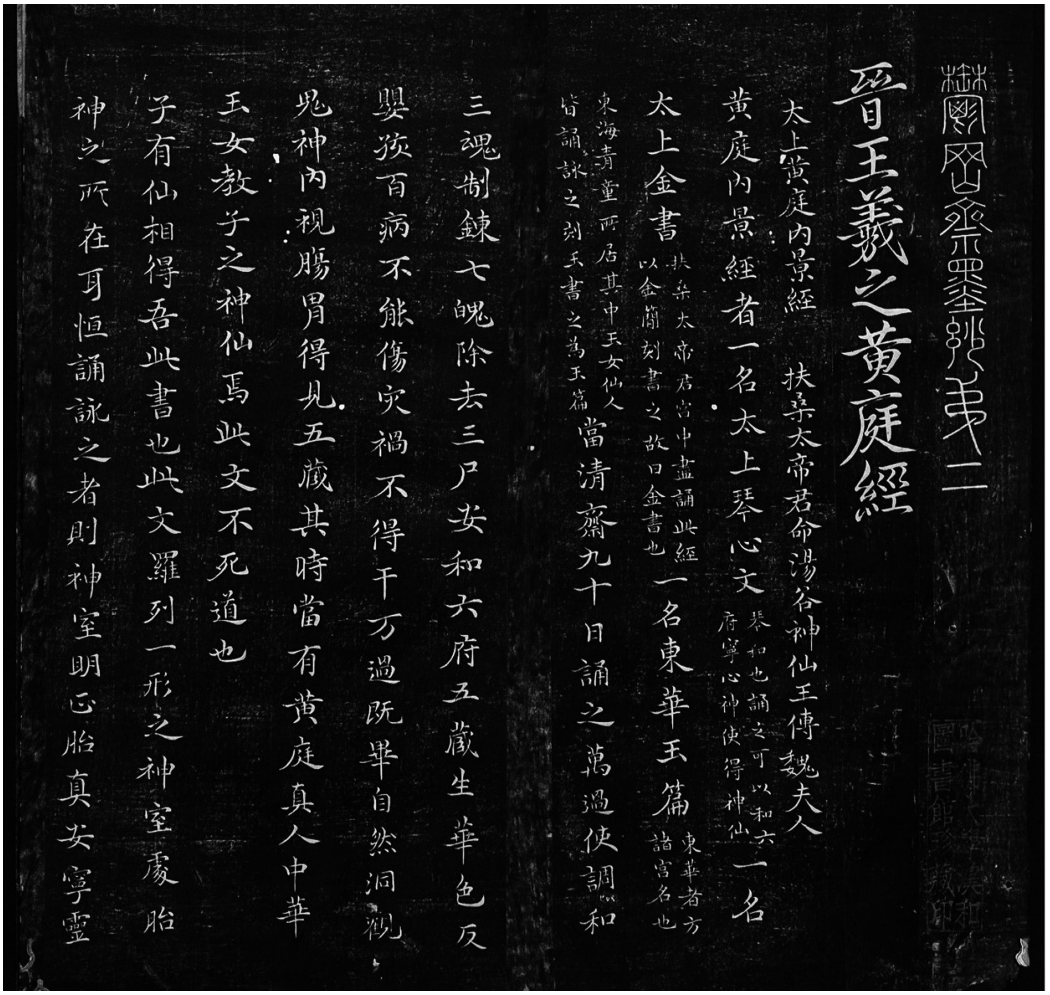


圖45　（傳）楊羲　《黃庭內景經》　收入《鬱岡齋墨妙》卷二（1611年）　拓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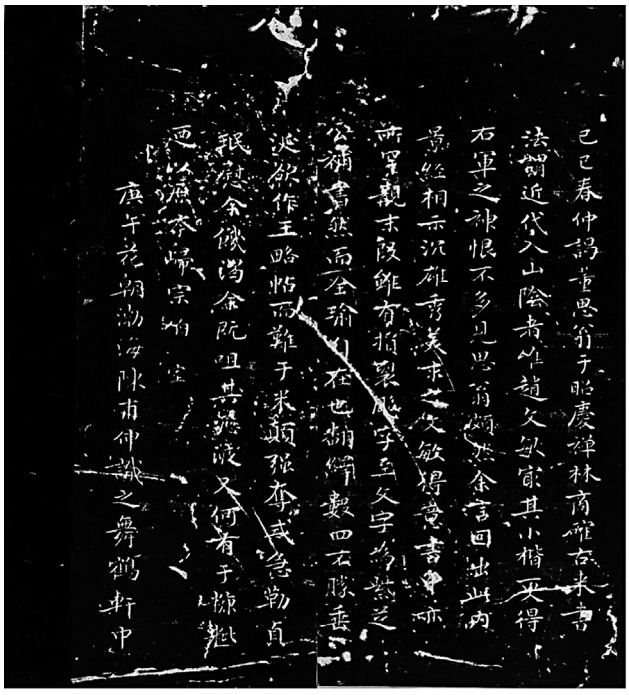


圖46 陳之伸 《跋趙孟頫小楷黃庭內景經》 1630年
收入《渤海藏真帖》卷六 拓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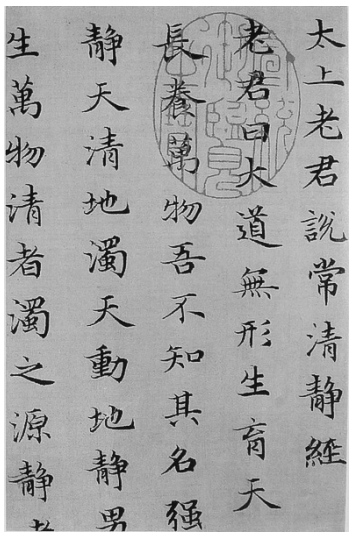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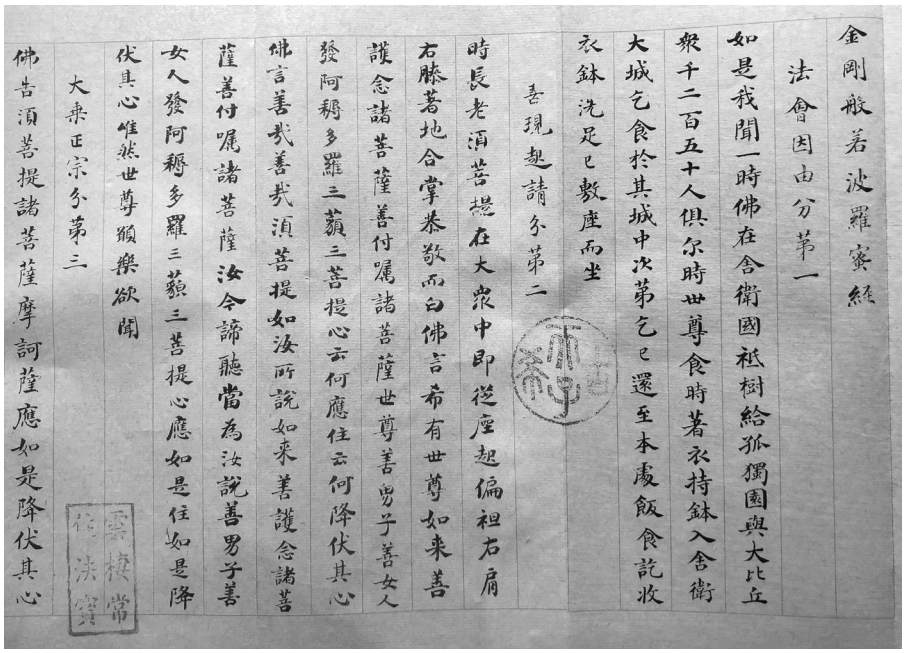


圖47 趙孟頫 《小楷常清靜經卷》 約1292年 佛利爾美術館藏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
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
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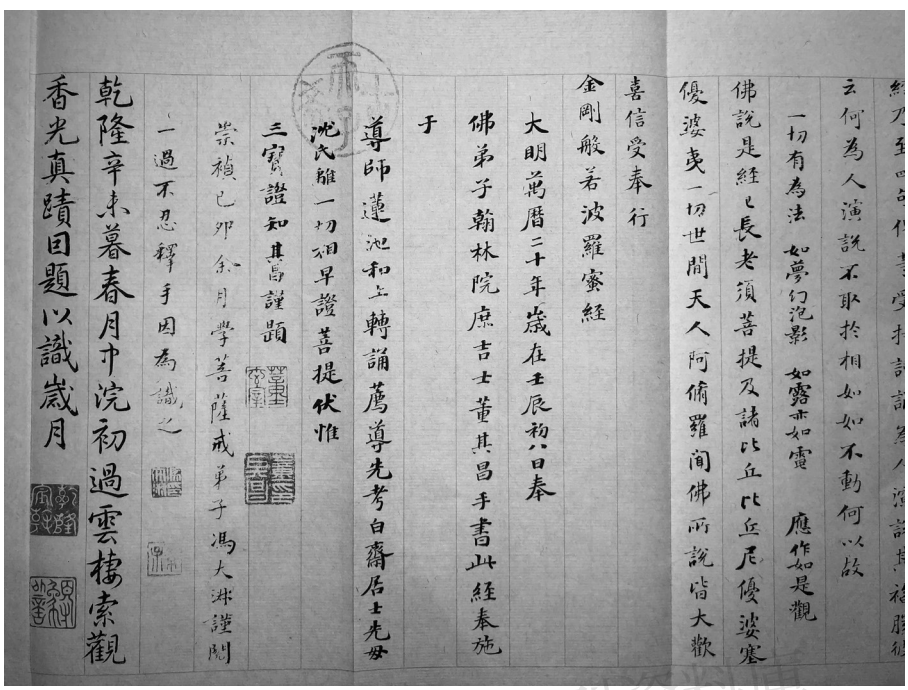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
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来善護念諸菩
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
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圖48　董其昌　《小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592年　杭州雲棲寺藏　局部


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聞佛所說皆大歡
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大明萬曆二十年歲在壬辰初八日奉
佛弟子翰林院庶吉士董其昌手書此經奉施
于

尊師蓮池和上轉誦萬尊先考白齋居士先妣
沈氏離一切相早證菩提伏惟

三寶證知其昌謹題

崇禎己卯仲秋月學菩薩戒弟子馮大洪謹跋

一過不忍釋手因為識之

乾隆辛未暮春月中浣初過雲棲索觀
香光真蹟目題以識歲月

圖49　董其昌　《小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592年　杭州雲棲寺藏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0　董其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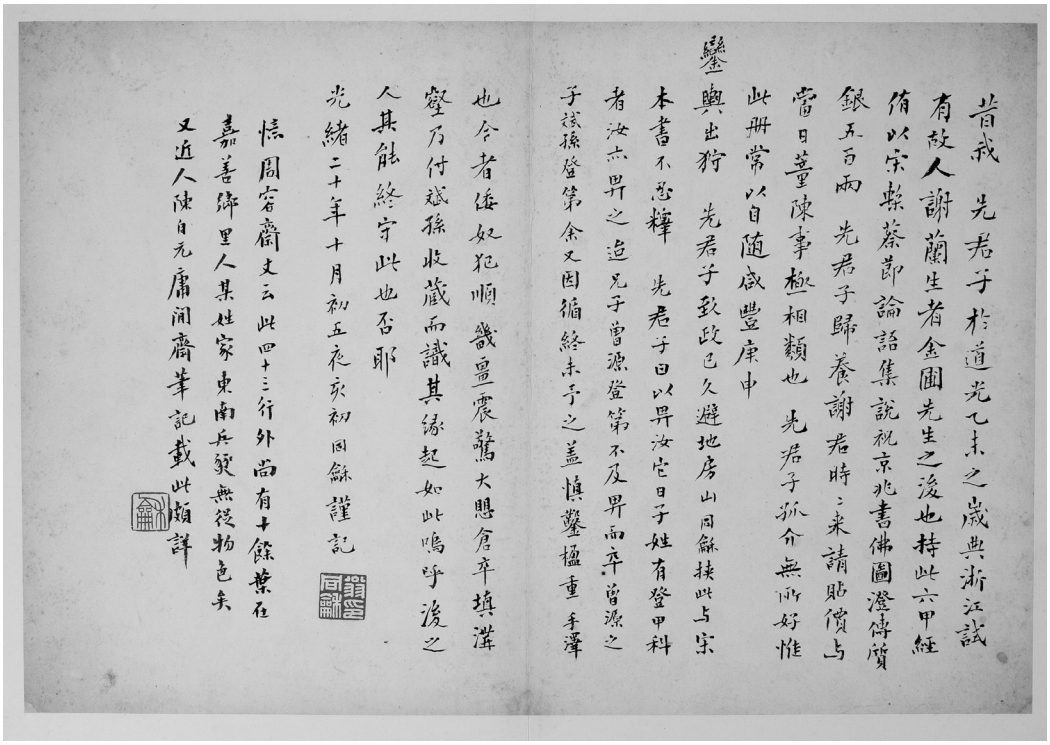


圖51　翁同龢跋《小楷靈飛經》　1894年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2 曾衍東 《六甲靈飛上乘圖軸》 Elliott家族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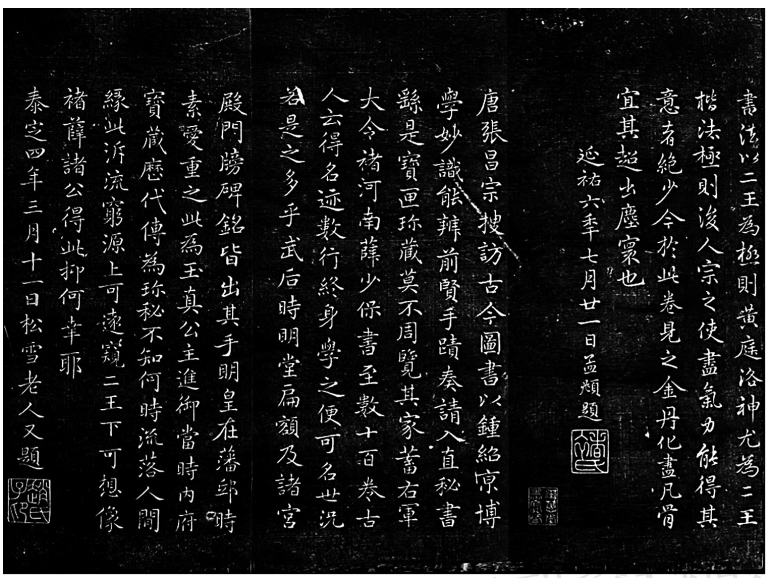


圖53 趙孟頫二偽跋 （傳）鍾紹京，《小楷靈飛經》後，收入《滋蕙堂帖》，卷三 臺南私人收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ng Qichang and Scriptures of the Tang Dynasty

Lu, Hui-w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an attempt to improve his grasp of the *xiaokai* (the small-sized regular) script, the renowned late-Ming calligrapher Dong Qichang (1555-1636) enthusiastically sought out ancient masterpieces for study. Dong especially treasured brushed pieces even if they were by little-known or even anonymous writers (as opposed to engraved reproductions of works by the celebrated masters). He considered the energy and dynamism in the brushwork of these pieces, many of which were Buddhist or Daoist scriptures, as critical keys to unlocking the methods of the ancients. Dong's ideas and theories about the aesthetics, techniques, and history of the *xiaokai* scrip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alligraphers of his time and later. Nevertheless, an in-depth study of Dong's efforts in this area is yet to be done. *Lingfei jing* (*Scripture of Spiritual Flight*), attributed to the Tang calligrapher Zhong Shaojing and now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ieces in the *xiaokai* script that Dong collected and studied. This paper looks into Dong's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is piece, his encounters with other similar works, and how they helped shape his ideas about the *xiaokai* script. Partly due to Dong's promotion, the *Scripture of the Spiritual Flight* became greatly popular after the 17th century. This paper end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numerous copies and reproductions of this piece and how the work itself became a synonym for perfection in the *xiaokai* script.

Keywords: Dong Qichang, xiaokai, the small-sized regular script, *Lingfei jing*, *Scripture of Spiritual Flight*, Zhong Shaoj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